

新 中 學 文 庫

天 邊 外

翁 賴 爾 著
顧 仲 彝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舊

世界文學名著

天邊



874
895
36

一 天邊外（三幕劇）

奧尼爾的 *Beyond the Horizon* 的改譯本

二 瓊斯皇（八場劇）

奧尼爾的 *Emperor Jones* 的譯本

三 附錄 戲劇家奧尼爾評傳

目次

國家圖書館



001707569

天邊外

劇中人物

馬介民

農夫

夏麗金

馬史氏

他的妻

夏老太太

史笛伯

馬史氏的胞兄

英兒

馬安榮

馬介民的兒子

潘三

佃工

馬安華

賀醫生

第一幕

第一場：鄉路。春天的日落時分。

第二場：田家，同日晚上。

第二幕（三年後）

第一場：田家。夏日的正午。

第二場：可以望見大海的小山頂上。次日。

第三幕（五年後）

第一場：田家。晚秋的黎明。

第二場：鄉路。日出時分。

幕啓時，馬安華坐在短石牆上。他是個身高而瘦削的青年，年二十三歲。他的前額廣闊，眼黑而大，頗有詩人的神采。他的容貌很文雅而近馴弱，嘴頷間頗顯出是個意志薄弱的人。他穿着一條灰色法蘭絨的西裝褲，黃皮鞋，天青色綢襪衫，鮮明的領帶。他在夕陽光下唸一本新裝的書。他關上書，用手指隔在書頁中以示讀到何處，轉頭向着天邊，眼瞧着田地和遠山。他的嘴脣動着好像在背誦什麼詩句。

他的哥哥安榮由右首沿路走來，剛從田間督工回來。他年二十七，那神貌恰好與他胞弟相反——粗壯，膚棕色，魁梧，具有男人雄健之美，真是一個鄉間的農家子弟，雖無高深學問，但很聰明能幹。他穿着農夫的粗服，釘靴，闊邊山東草帽。他止步靠手在拿着的鐵耙上和胞弟講話。

安榮（安華還沒看見他哥哥的來到，所以他高聲的叫）喂！華弟！安華吃了一驚，轉過身來，看是哥哥，便呈微笑。）嚕嚕，老是日裏做夢，可真了不得呀。我猜你又帶着一本舊書啦。（他跨過溝，坐在他胞弟近旁的石牆上。）看的是什麼——詩罷。（他

第一幕

第一場

鄉間大路的一部分，由左首上右首下，適成對角，遠處看得見蜿蜒曲折的鄉路，好像一條白色的絲帶，轉輾向遠處地平線而沒。路的兩旁低山環侍，山脚下新播種的田，一片綠色，猶如棋盤樣的非常整齊。

對角形鄉路所圈成的三角田場，正種着秋麥，碧綠的在發芽。田和路間有一塚不整齊的短石牆，不過太短，也算不得是牆。路的後面有一條溝，溝上有堤岸一條，綠茵如氈，堤岸上有古槐一株，正在苞發新葉；堤岸上還有石牆一段，由左蜿蜒向右，經過樹下。

這是五月的某黃昏，太陽剛要下山，地平線上的小山頂端還透着一線紅光，猶如火燄，天空上也因此染上了玫瑰色。此紅光隨着表演的時間漸漸減退。

伸手要書，讓我看。

安華（遲嫌地把書遞給他）小心不要把牠弄髒了。

安榮（望着自己的雙手）這不是髒——是最乾淨的好泥土。（他翻了幾頁，默讀了幾句，發出厭惡的聲音。）哼！（故意向他的胞弟做笑，用一種悲哀的唱歌聲朗誦出來）『我愛上了風和光，和海的明媚。但是神聖而最不可侵犯的夜呀，我所最愛的還是你。』（他把書遞回）還你拿去葬了罷。我猜你在大學念了一年書，才愛上了那種東西罷。幸而我讀完小學就停止了。不然，說不定也會發傻的。（他冷笑，親密地拍着安華的背）你想想要是我一面唸詩一面種田呀，那可糟了；我不敢說牛都要逃完了。

安華（笑）或者設想我要是來種田的話。

安榮 去年秋天你就應該回大學去，我知道你是喜歡去的。那種生活你最合適——而在我是最不合適。

安華 哥哥，你知道我爲什麼不回大學去。爸雖沒有明說，可是他心裏很不喜歡我再

我知道他要省點錢，整頓整頓田地。並且，我當學生也不聰明，因爲你瞧我成天的只會念書。我現在想幹的，是出去四處的跑不停的動，決不在一個地方住下來。

安榮 好，你明天動身到海上去旅行，倒很好使你有動的機會。（一提到出門，他們都默然無語。停了一會。最後還是安榮很不自然的打破寂靜，裝出毫不介意的神情。）
| 笛舅舅說你這次去要三年才回來哩。

安華 他算來大概要三年罷。

安榮 （悶悶地）那很久呀。

安華 你算一算，就會知道並不久。舅舅說到南洋羣島重要的碼頭走走，先要化上一年多。要是我們再到別的地方去——印度呀，澳大利亞呀，南非洲呀，豈不是要走上三年麼？

安榮 你能到國外去走走，當然是很好的。（一會以後）媽要很望念你呢，華弟。

安華 是——我也要弔念她的。

安榮 你這次出去，爸也覺得不好過的——不過他表面上不露出來罷了。

安華 我也看得出他心裏難過的。

安榮 你知道你走了我也很不高興的。（他放一手於安華近旁的石牆上。）

安華 （放一手於安榮的手上，有一點羞澀的神態。）那我也知道的，哥哥。

安榮 我會像旁人一樣的弔念你。你得明白，你跟我兄弟的情感，跟大多數的兄弟不同

——他們常常打架，久不見面，可是我們常常在一起，從不吵架的。怪不得我心裏這樣難過。

安華 （動情）我也是一樣難過的，哥哥——相信我罷！我不願意離開你和兩位老人

家——但是——我又覺得我不能不走了。好像有樣東西正在叫我去——（他指着天邊）喔。我不知道怎樣解釋給你聽纔好，哥哥。

安榮 不必了，華弟。我明白你自己要去——這就是你一切的理由：不過我無論如何不

願意你失掉這種機會的。

安華 你這樣想，正見得你待我真好。

安榮 嚇！要是我沒有手足的情分，可不是個該死的混賬嗎？我知道你是多麼需要這種航海的旅行，來造成你一個新人——我是說你的身體——使你恢復重前的健康。

安華 （有些不耐煩）你們老是說我身體不好。從前我的確常常在家裏病，你們就以爲我是求遠要害病的了。你不知道這幾年來我的身體已經強壯起來了。要是我只爲了身體，沒有旁的緣故去跟舅舅航海的話，那我就住在家里種田罷。

安榮 不成的。種田不是你的本性。我們兩個對於田地的感情是完全不同的。你——唔，你喜歡田地因爲這是你家的一部份；如果你當牠是工作和出產農物的地方，你就會討厭牠。這話對不對？

安華 對的，我想對的。於你就不同了。你真是完全完全一個馬家的子孫。你跟這兒的鄉

土是分拆不開的了。你也是這兒的出產品，好像這兒的一種麥一株樹一樣。爸也是如此。這塊田地就是他一生的工作，他並且很喜歡知道另一個馬家的子孫，有他同樣的愛好，等他死了，會繼承他遺下的工作，我能夠了解你的態度和爸的態
度；我想這種態度是偉大而誠懇的。但是我呢——唔，我可生下來就不是這樣的。
安榮 對了，你不同；但是切實明白的說，我想我知道你另有一種處世的態度。

安華 （沉思地）我不相信你真的會知道。

安榮 （自信地）當然我知道。你已經見過了一點兒世界，就覺得家鄉太小了，你想出
去看看整個的世界。

安華 還不止呢，哥哥。

安榮 喔，當然不止。我知道你要學習航海術和船上的一切，預備將來好做個海員。那也
是不足為奇的。家裏要吃要用，你就想起海員的薪工是很多的。還有，你在船上心
裏愛到什麼地方去就到什麼地方去，不用化一點兒船錢。

安華（帶着半愁的微笑）還不止呢，哥哥。

安榮 當然還不止。在國外通商的口岸上或是旁的地方，常常有出乎意外的好機會給你碰到。聽說在南洋，一個年輕人，只要張着眼睛找機會，總會碰到好運氣的。（愉快地）我敢賭呢，你靜靜的出神，老想着這個吧！（他笑着拍他胞弟的背）好，要是你忽然間變成一個百萬的富翁，常常回家來走走舒服舒服。我們的田地上可以用很多的錢，但是決不會虧本的。

安華（強笑）這次出去關於實際生活方面，我一分鐘也沒想過，哥哥。

安榮 唔，你應該想的。

安華 不，我不應該的。（指着天邊，夢想地）假如我告訴你，叫我去的單是美，西方奧妙神祕的美，遙遠而未知的美。我在書中看過不少關於西半球的傳說神話，我感覺到放浪形骸於偉大廣漠的空間的需要，飄零到異國去，追求那天邊外面藏躲着的祕密的歡樂。假如我告訴你這才是我出去的唯一理由。你怎麼說？

安榮 我會說你是瘋了。

安華 (縐眉) 不要那麼說，哥哥。我是正當的。

安榮 那麼，你住在這兒罷，因為我們這田莊上你要尋求的都已經有了。空間够闊的了，只要跑一哩路，就到了海灘，在那兒可以有所要的一切的海；可望的也足够了，海上的美也够欣賞了。只除了冬天。(他露齒笑) 至於神祕奧妙，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但是也許牠們就潛伏在這四周罷。我要你明白這兒是第一等頂好的田莊，一切田莊上的設備都全的。(他笑)

安華 (他也胡亂笑起來) 對你解說也是沒用的，你這鈍夫！

安榮 你在船上不要對舅舅說什麼神祕奧妙的話，不然，他會當你瘋子，丟你在海裏的。(他由牆上跳下) 我還是趕快回去罷。夏老太太今晚要過來吃晚飯，我總該打扮得乾淨一點。

安華 (譏刺地——幾乎尖酸地) 麗金也來的吧。

安榮（不知所措——茫然四面亂看，只不看安華那面——矯作不關心之狀）是的，

麗金也要來的好，我快些回去罷，唔——（他一面說，一面跨過水溝到大路上。）

安華（他似乎正在和內心的強烈的感情奮鬥——任性地）等一等，哥哥（他由石

牆上跳下）有點事我要——（他猝然停止，咬着嘴唇，臉色漸紅。）

安榮（面向着他，半帶挑激地）什麼？

安華（不知所措地）喔——不要緊的——沒有關係，唔，沒有什麼。

安榮（他凝望着安華的轉開去的臉有好一會不講話）也許我猜得到——你所要

說的是什麼——但是我想你不說也是對的。（他由安華身旁拉得他的手而緊

握之；兄弟二人站着互相凝望了一分鐘）這些事我們都沒有辦法，華弟。（他突然

放下安華的手，轉身開去）你快要回來的，是不是？

安華（呆呆地）是的。

安榮 那麼，再見罷。（他由路之左首跑去了。安華目送了他一刻；然後又爬上牆上去，向

小山張望，面現深刻的悲哀。一刻以後，麗金由左邊匆匆進來。她是個強健，美麗二十歲的農家女子，苗條嫺雅的身材。她的臉，雖然近於團圓，卻很美，大而深藍色的眼睛，襯在太陽光燻黑的臉上，更加動人。她身材雖小，但細小中帶有一種力的表現，這種力是堅定意志的力，潛伏在她的年輕的坦白動人的美的裏面。她穿一套純白的衫褲，頭髮蓬着，腳上穿白帆布的軟底鞋。

麗金

（看見他）喂，安華；

安華

（驚起）喂，麗金！

麗金

（跳過水溝，坐在他旁邊的牆上）我正在找你呢。

安華

（譏刺地）哥哥剛打這兒走過。

麗金

我知道的。剛纔我在路上碰到他。他告訴我你在這兒。（親密地充滿了嬉戲的神

情）我並不要找你哥哥，你這玩皮的東西，什麼意思？我要找你呢。

安華

因為我明天要走了嗎？

麗金 因爲你媽要你回家去，叫我來找你。我剛把媽車到你家裏去了。

安華 (敷衍地) 你媽好嗎？

麗金 (面帶愁容) 她老是這樣。不好也不壞。安華，我希望她不要老發脾氣，她的病也是沒有辦法的啦。

安華 她又罵你跟你嚕嚕，可不是？

麗金 (點頭，然後反抗地叫出來) 她老是嚕嚕嚕嚕。不管我替她做什麼事，她總說我做錯的。要是爸還在世的話——(她以自己的盡情吐露爲不好意思而停止了) 我想我不應該在你面前這樣子抱怨我媽。(她嘆氣) 可憐的媽，天曉得她也够受的了。我想，一個人一步也不能走動，當然容易生氣。喔，我要是能够像你跑到別的地方去，那多好呀！

安華 有時候在家不好——出門也一樣的難。

麗金 哪我真傻！我賭過咒不提你出門的事——在你未去以前；可是一開口，我又說上

了！

安華 你爲什麼不願提起我出門呢？

麗金 因爲提起了，大家難過，這又是你在這兒最後一晚上。哦，安華，你去了，我要——唔，我們都要很思念你呢，你媽走來走去，老是要哭出來似的。你知道我心裏多難受呀。你哥哥，你和我——我們好像常在一塊兒似的。

安華（強作微笑）你跟我哥哥還可以常在一起。我一個人孤另另地出去，纔難過呢。但是你會看見新的風景，新的人物，使你忙個不了；而我們留在這兒，所看見的還是厭舊的老地方，才真難過呢。真糟呀，使我們記起相聚快樂的日子，你又恰巧在這春天，一切都這麼好看的時候出門去。（嘆一口氣）唉，我不應該這樣說的，我知道出門去於你是再好不過的事。你爸說你出去可以碰到許多發財的機會。

安華（發怒地）這太該死啦！爸所說發財的機會，要我跨過這條路去拿，我也不情願的。（他覺着自己發怒的無謂，而微笑了）原諒我，麗金，我竟這樣氣盛。不過機會

這些話剛纔我哥哥已經說得太多了。

麗金（莫明其妙，慢慢的說）唔，那麼，假如不是——（突然的懇切的）喔，安華，你爲什麼要去呢？

安華（驚詫着連忙轉身向她——慢慢地）你爲什麼問這個，麗金？

麗金（在他的搜索的眼光之下低首）因爲——（說不出來）唔，太糟了。

安華（追問）爲什麼呢？

麗金 喔，因爲——一切都糟。

安華 現在我要不去，也不成啦。過了一時，你就會忘掉我的。

麗金（憤怒地）不會的！我永遠不忘記——（她頓住，轉身以掩其窘狀。）

安華（柔和地）你答應不忘記我嗎？

麗金（閃避地）自然不忘記。你真太下流了，以爲我們會這樣容易忘記你的。

安華（失望地）喔！

麗金（裝出輕快）但是你還沒有告訴我你要出門的緣故呀。

安華（悶悶地）我不知道你能懂得不能懂得。這是很難解釋的，就是我自己也只能感覺得到而說不出來。你也許也感覺別過。我記得，第一次覺到的時候還是個小孩子——你大概還沒忘記我從前是個多病的孩子！

麗金（聳肩）喔不要去想牠罷。

安華 你想了才會明白我的緣故。唔，那個時候，媽要燒飯了，她總把我的椅子推到西窗的前面，叫我向外望，不要鬧。叫我不鬧是很容易的。我老是愛靜的。

麗金（憐憫地）對的，你從來不鬧——你受的苦也就够啦！

安華（沉思地）因此我常常向田山那邊望過去，望到那邊——（他指着天邊）過了幾時，我就忘記身上的痛苦，而夢想起來了。我知道那些小山後面是海——許多人告訴過我——我常常奇怪不知道海是個什麼樣子，心要就胡思亂想起來。（微笑）當時那遙遠的海，在我看來有世界上的一切神祕——現在還是神祕

的牠叫我去，正像現在叫我一樣。（稍微一頓）有時我的眼光彎彎曲曲跟着這條路通到遠處，通到山腳下，彷彿牠也在追求着海似的。當時我就許願到我長成強壯的時候，我就跟着那條路跑，跟牠一塊兒去找海。（微笑）你可明白，我這次出去就是要實行我多年前的許願。

麗金

（被他講幼年夢想的低而諧和的聲音迷住了）是的，我明白。

安華

在那窗下夢想，是我當時最快樂的生活。那時我喜歡孤獨。一切形形色色的太陽下山我都記得爛熟。所有一切太陽下山的影子都在那——（他指着）天邊外面。因此漸漸的我相信一切世界上的奇事奇蹟都發生在那些小山後面。那兒有美麗的仙女的家。我那時相信有仙女的（微笑）也許我現在還是相信的。無論如何，在當時，她們總算是真的，有的時候，我能够真的聽見她們，用柔和的聲音叫我出去跟她們玩；在黃昏時候，叫我出去到路上跟她們跳舞作迷藏，去找太陽藏躲的所在。她們唱小小的歌兒——唱那小山後面她們家裏所有的一切神奇的

東西的歌兒——給我聽；她們答應給我瞧，只要我去！只要我去！但是我當時不能去，我就哭起來了。媽以為我痛了纔哭的。（他突然大笑）我想這就是現在我要去的緣故。因為我還能聽見她們在叫我。但是天邊的遙遠，天邊的迷戀，還是跟重前一樣的。（他轉向她——柔和地）你現在明白了麼，麗金？

麗金（着迷，細聲說）明白的。

安華 那麼你也感覺到的？

麗金 是的，是的，我感覺到的。（不自覺地她挨近坐到他的旁邊去。他的手臂也偷偷地抱着她彷彿他也不知不覺似的。）喔，安華我怎麼能不受感動呢？你講得多好聽呀！

安華（突然覺到他的手臂撲着她，她的頭靠在他的肩上於是溫柔地移開自己的手。麗金驚覺，手足無措）那末現在你該明白我要出門的緣故了。這個之外——還有一個理由。

麗金 還有一個理由？那麼，你得把那個也告訴我。

安華 （搜索地望着她。她見他注視低下頭去）我不知道我應該不應該告訴你。不管是什麼理由，你能答應我不生氣嗎？

麗金 （柔和地，她的臉還是閃避着）好，我答應你。

安華 （率直地）我愛你，這就是其他的一個理由啦。

麗金 （以手掩面）喔，安華。

安華 我本來不打算告訴你，但是我覺得我不能不告訴你。現在我要到這麼遠的地方去，又要這麼久的時間——也許永遠不再回來。告訴你也沒有什麼關係了，這麼許多年來，我一直愛你，但是我從前並沒有知道我真的愛你。後來我決定跟舅舅到外洋去，我纔想到要離開你了，想到離開你心裏就感到痛苦，於是好像電光一閃的恍然大悟——從我愛了你，從我能够記得的時候起，我就愛上了你。（他輕輕地把麗金臉上的一隻拉開）麗金，你不要把我的話放在心上，我知道我愛

你是多麼可能的——我明白；因為我發見了自己的愛情，同時也發見了別人的愛情。我知道哥哥愛你——我也知道你也一定很愛他的。

麗金（如暴風雨之驟發）我不愛他！我不愛你哥哥！我不愛他！（安華詫異得癡癡地望着她。麗金悻亂地泣哭。）怎麼什麼東西——把這種傻念頭放進你——你的頭腦裏的？（她忽兩手抱着他的頸部，俯首在他的肩上。）喔，安華！不要走罷！不要走罷！現在你一定不能走啦！你不能夠走啦！我不讓你走！你走了我要——心碎的！

安華（癡呆的迷惑，一變而為不勝喜悅的神情。他緊抱了她——慢慢地溫柔地）你的意思說——你愛我麼？

麗金（哭泣着）愛的，愛的——當然我愛你的——你以為我不愛你麼？（她舉首帶着一種震顫的微笑，望入他的眼裏）你這蠢東西！他吻她）我一向是愛你的。

安華（疑惑）但是你跟哥哥常常在一起的！

麗金 因為你從來不邀我出去逛逛的。你老是看書，一點也不理我。我也太自傲了，以為

你在大學裏念了一年，自以為很有學問，目空一切，不屑跟我來往了。

安華

（吻她）我想——（一笑）我們從前都是傻子！

麗金

（忽然恐怖起來）你不再出門啦，是不是，安華？你告訴他們，爲了我的緣故不出去了，好不好？現在你不能够去啦！

安華

（迷惑）也許——你也可以去呀。

麗金

喔，安華，不要發傻罷。你知道我是不能去的。我去了，誰照料媽呢？難道你不明白，我爲了她是不能去的麼？（她哀求地抱着他）請你不要走罷——現在一定不能走啦。告訴他們你已經決定不走了。他們不在乎的。我知道你爸媽都會喜歡呢。他們大家都會喜歡的。他們都不願意你出遠門去。決定了罷，安華……我們一塊兒住在這兒多麼快樂，這兒什麼東西都認識。快告訴我你不去！

安華

（面對面的，和一個最後的決定相搏，臉上顯出內心的爭鬪）但是——麗金——

我——舅舅——

麗金 他不在乎的。他知道了這是你的幸福，他怎麼能阻擋你呢？他怎麼能怪你呢？（安華還不說話，她又哭起來了）喔，安華！你剛纔說——你愛我的！

安華 （被這種訴哭克服了——一種不可收回的決定在他的聲音裏）我不去了，麗金，我答應你，哪不要再哭了。（他抱着她，慈愛地撫摩她的頭髮。一會以後，他充滿着快樂的希望說道）也許哥哥的話是對的——比他知道的還對些——他說我在這兒家鄉可以找到一切我所要追求的東西。我想愛情一定就是那種祕密——從西半球從天邊外面叫我去的就是這祕密——我不去，牠就來啦。（他緊緊把麗金抱住）喔，麗金，我們的愛比什麼遙遠的夢還甜美呢！（他熱情地吻她，由石牆上跳下來，抱她到路上放下。）

麗金 （快樂的笑）我愛，你力氣不小呀！

安華 來罷！我們馬上去告訴他們。

麗金 （驚惶）喔，不好，安華，等我走了之後，再說罷。他們在一起的時候，一定要跟我

們鬧的。

安華（吻她——愉快地）隨你的意罷——小小的聰明姑娘！

麗金 那麼，我們去罷。（她拉他的手，他們起身向左邊走。安華突然停步轉身，對那小山和快要消逝的夕陽紅光作最後的凝視。）

安華（向天上望，以手指示）瞧！第一顆星出來啦。（他俯身下去，溫和地吻她）這是我們倆的星。

麗金（溫和的低語的說）是的。我們自己的星。（他們互抱，站着向星望了一會。然後麗金再拉他的手，引他向左走。）來，安華，我們去罷。（他半轉身來跟她時，他的眼睛還凝望着天邊。麗金催促說）我們要趕不上喫晚飯了，安華。

安華（躁急地搖頭，彷彿他在搖去某種擾人的思想——（突然說）不錯。那麼我們跑罷來！（他們笑着奔跑下）

第二場

同日晚九點鐘，馬家田舍的坐起間，左首有兩窗可以望見田野。兩窗之間靠牆的地方，一張舊式半桌。後面左角，有一架碗碟櫥，櫥右的後面牆上有一窗可以望見大路。窗旁一門，通外庭。更右些，一張木榻，榻旁一門通寢室。右角，一張靠背椅。右邊近中部的牆上，一門通廚房。更前些，一個炭風爐，和炭箕等等的東西。臺中一八仙桌。桌上中間，一盞大的煤油燈，四張橙子——三張靠臂椅，四圍亂放着。還有一張竹躺椅，有腳踏，牆上掛着舊的字畫——

房裏一切東西，都清潔，整齊，放在適當的地方，並且並不呆板。這種氣象顯得主人從勤苦省儉得來的舒服，爲全家通力合作共同得來共同享受的。

幕啓時，馬介民，他的妻，船主史笛伯（舅舅）和安榮，都在臺上。馬介民的身材面貌都和他的兒子安榮一樣——只不過他是一個六十五歲的安榮，生着短而整齊的白鬚。

馬太太是個矮小，團圓面龐，看來頗守禮法的五十五歲的婦人，從前一定是個書香人家出來的閨閣。農家的操作使她變成憔悴的老鄉婦，但她舉動談風，還保存着書香人家的溫文爾雅。安華的風雅態度還是從母親方面遺傳來的。她的胞兄，船主，矮而胖，有一副久經風霜的愉快的臉面，和白髭——一種老水手的模樣，大聲談話，指手畫腳，他年五十八歲。

馬介民坐在八仙桌前，架着老花眼鏡，正打着算盤算帳。船主坐在後面一張椅子上，身前傾，兩手靠他前面的桌上。安榮坐在左邊凳上，下頭抵着胸部，凝望着地，蹙額有所思。幕啓時，船主剛要說完一件海上的故事。旁的人裝作注意聽他，面上卻都表示着心不在焉。

笛伯（咯咯地笑）於是那個馬來女人，看我的船平上岸來，她就在碼頭上跟我打招呼，她說——她那發猷的臉嚴重得像裁判官一樣——她說，「船老闆，費心你告訴我海鷗晚上在那兒睡覺的？」如果這不是她真正的話，我情願天誅地滅（他

用雙掌擊桌，大聲地笑。旁的人強作微笑。這真是蠢的馬來女人的問話，可不麼？於是我也很嚴重的望着她，我說，「太太，我不能正確的答覆你。我還沒見過睡熟的海鷗啦。將來我聽見海鷗打鼾的時候，我會仔細瞧瞧他睡在那兒，再寫信告訴你罷。」於是她罵我是一個不懷好意的傻子，匆匆的走了。（他又大笑特笑起來）我就這樣打發她走着。（旁的人微笑了一下，但馬上又陷於陰鬱的狀態中）

史氏（心不在焉地——覺得她應該說些話）但是既然如此，海鷗究竟睡在那兒的呢？

笛伯（拍桌）呵！呵！你聽她，介民，又是一個！

介民（眼閃耀着）他們放開翅膀，浮在浪花上睡的。

笛伯他們告訴魚兒該醒的時候，叫他們吹口嘯。呵！呵！

史氏（強作微笑）你們男人說話多俏皮呀。（她繼續縫衣。介民假裝翻帳，安榮凝望着地板。）

笛伯（把他們一一打量一番，作不解狀。最後他再也不能容忍這種死沉沉的寂靜了，衝口說道）你們好像看守死人似的。（以過分的關心說）我的天呀，難道真的死了人麼？

介民（嚴厲地）別胡說啦，老笛！你明明知道我們並沒有什麼不快活的事呀。

笛伯（辯駁地）我也找不出你們爲什麼守喪一樣的悲哀呀。

史氏（憤怒地）老笛，你怎麼說出這種話來。我們的安華你半夜裏就要帶上你的舊船去，你說免得誤了時刻！我想你等他明天早上喫了早飯再走罷。

笛伯（絕對地對旁的人訴說）這豈不又是女人家的見識嗎？天呀，我老笛不能叫潮水漲起來，迎合我個人的意思的。我自己六點鐘起身開船，也並不是玩的。你說我的船舊——並不舊呀——跟從前一樣的好呀。

史氏（她脣震顫）我不願意安華去。

介民（眼光從眼鏡上望着她——安慰地）哪，別說了。

史氏（反抗地）真的，我真的不願意他去！

笛伯 據我看來，你不應該把這件事看得太難過了。這種航海可以使他成人立業。我會留心教他學航海，不多幾時就會掙得一張船副的證書——他此後就可以航海爲終身的職業，要是他肯出去的話。

史氏 但是我並不要他終身去航海。這次回來，你一定要帶他回家的。那時他身體也好了，他也要——娶親——（安榮在椅子裏忽把身子向前傾）——在這兒安安逸逸住下來。（凝望着自己膝上的縫東西——一會以後）我從沒有想到，讓安華去，會使我這樣難過的——不然，我無論如何不答應他去的。

笛伯 你這些都是廢話，現在什麼事都定妥了。

史氏（要哭出來了的樣子）你說話是不錯的。你自己從來不曾生過孩子，你不知道跟他們分別是什麼意思——安華又是我最小的。（安榮蹙額，在椅子裏不安靜的搖動）

安榮（突然轉向他們）還有一件事你們似乎一個也沒有想到——就是安華自己要去。他的去志是很堅決的。自從第一次談起航海，他就一直夢想出去，現在不讓他去，是不應該的。（一種突然的不安似乎襲擊了他）至少，要是他還保持着今晚對我說話時候的態度，不讓他去是不應該的。

介民（堅決的態度向史氏）安榮說的不錯。辯論可以終結了。（看自己的大銀表）安華怎麼啦？他一定早已把夏家嫂嫂推到她家裏了。難道最後在家的一晚上，他還在外面望着星做夢麼？

史氏（微帶責備地向安榮）你爲什麼今晚不推夏老太太回去呢，安榮？她和麗金過來的時候，總是你推她的。

安榮（迴避她的視線）我想今晚安華自己要去。他們走的時候，他就搶着送她們出去。

史氏 這是他客氣的緣故。

安榮（站起）好，我想他快要回去了。（他轉身向他父親）爸，我去看看那條黑牛——看牠痛得好一點點沒有？

介民 好的——去看看罷，安榮。（安榮由右門進廚房去了。）

笛伯（他出去時——低聲的說）那孩子一定可以成功一個很好的強壯的水手——要是他願意去航海的話。

介民（嚴厲地）你不要把這種傻念頭放進安榮的腦子裏——不然，我要跟你下不去的。（然後他微笑）你引誘不動他的，沒有方法引動他的。安榮生來骨子裏是馬家的子孫，天生是個農夫，而且是個很好的農夫。他生在這田莊上，死也在這田莊上，像我所希望的一樣。（以傲然的自信說）他會把這兒的田地變成本鄉頂漂亮頂有出息的田地！

笛伯 照我看來，現在已經是很漂亮的田地了。

介民（搖頭）太小了。我們要添買些地把牠擴充開來，可惜我們現在沒有本錢。（安

榮由廚房進來。手裏提了一盞燈籠，走向後面通外邊的門去。

安榮（開門停步）爸，你想還有旁的事要我做的麼？

介民 沒有，沒有啦。（安榮出去了，把門關上）

史氏（頓）我不懂安榮今晚上有什麼心事？他的舉動有點古怪。

介民 他好像有點不開心。不舒服。大概是因為安華要走了罷。（對笛伯）老笛，你一定不相信我的兩個兒子會這樣要好的。他們跟別的弟兄不同。他們一向和和氣氣，親親熱熱，從來沒有吵過架。

笛伯 你不用告訴我的。我一看就知道他們怎樣的親愛呀。

史氏（追尋着自己的思路）你沒有留意罷，介民，喫晚飯的時候，個個人都很古怪？安華好像心裏有什麼事，很是興奮；麗金面紅耳熱，只是格格的笑；安榮卻坐着一句話也不說，好像失掉了頂要好的朋友一樣；他們只顧喫不講話。

介民 也許他們都在想明天的事，像我們樣罷。

史氏（搖頭）不是的。我看恐怕有事——別的事。

介民 你以為——是關於麗金的事麼？

史氏 對。

介民（一會以後——皺着眉）我看她和安榮還談得來。我早就想提出來的，替安榮訂了親，只因爲這兩年手頭不大寬裕，一擱擱到現在。老笛，你怎麼說呢，你以為他們倆配做夫妻好不好？

笛伯（點頭表示贊同）他們一對一定很甜蜜很美滿的。

介民 要是她家答應的話，對於安榮有許多好處。我通盤打算一下——當然我是不大會打算的人——並且我主張，現在年頭不同了。年輕人的事應該讓年輕人自己去解決。可是這件親事，對於乾坤兩宅都有不可輕視的利益。夏家的田恰好靠近我們的田。如果把他們合併起來，可以弄成很整齊很漂亮的一塊田地，很够種很多的東西。她家只有一個女孩子，一個久病的寡婦，叫她們怎麼能對付田裏應做

的事呢，實在一點也不能做。她需要一個男人，一個頭等的農夫，來主持一切事情，安榮最配也沒有啦。

史氏（唐突地）我看麗金不見得肯嫁安榮。

介民 是嗎？這種事情，也許女人的眼睛厲害些，但是——他們常常在一起的呀。要是她現在不愛他，將來慢慢的總會愛他的。（史氏搖頭）你好像很肯定似的，但是你怎麼知道的呢？

史氏 我——我覺得是這樣的。

介民（他忽然想到了）你的意思以為——（史氏點頭。介民輕視地咯咯的笑）笑話！你的眼光失掉了我的信仰了。那兒會，安華跟麗金在一起的時候很少，只不過朋友的感情罷了！

史氏（驚告地）別說了！（通外庭的門開了，安華進來。他快活地微笑着，低聲哼着歌，但是他一進門，一種精神不定的暗示卻在他態度上顯露出來。）

介民 你回來啦！（安華跑前來坐在安榮坐過的椅上。介民狡猾地向他的妻微笑）你
在外面幹什麼——數星點兒，看牠們出齊了沒有，是不是？

安華 以後我要找的祇有一顆星了，爸。

介民 （責備地）就祇有一顆星你也不應該化時間去找了——這是在家最後的
一晚上啦。

史氏 （好像她對小孩子說話）這樣冷的晚上，你應該穿上外衣出去，安華。

笛伯 （厭惡地）全能的天呀，你當安華是一歲的小孩子麼？

史氏 （注意到安華的精神不安）我看你心裏有事，安華。什麼事呀？

安華 （艱難地吞嚥，把他們很快地望了一遍——然後堅決地開口說）是的，有事——

我不能不告訴——使你們大家知道的。（他開始說話時，安榮靜悄悄地由後門
進來，隨手把門關上，放燃着的燈於地板上。他在門旁站着不動，兩手斂着臂互圈
着放在胸前，靜聽着安華，臉上有竭力忍痛她表示。安華聚精會神於他所要說的

話；所以沒有注意到安榮的在場。有件我今晚纔發見的事——很美麗很光大的——這件事我從前從來沒有轉過念頭，因為我不敢希望這樣的幸福會降臨到我的身上。（請求地）請你們都記住這句話，好不好？

介民（蹙額）快些說出來罷，孩子。

安華（微帶輕視狀）好，事情是如此，爸我不去了——我的意思說——我明天不能跟舅舅去了——將來不論什麼時候也不能去啦。

史氏（釋然歡欣地太息）喔，安華，我多麼高興！

介民（驚訝）你開玩笑罷，安華？（嚴厲地）依我看來，你要把一切的計劃推翻，到這深晚纔提出來，未免太遲了罷。

安華 我請你記住：到今晚我纔知道自己。我從來不敢夢想——！

介民（激惱地）你說的是什麼傻念頭呀？

安華（面紅）今晚夏家的麗金姑娘告訴我——她愛我。她要嫁我。起先我是無意的

對她說我明天要走了，心裏很難過，有點捨不得她。這是真話。我從前並不知道我會愛她。（彷彿對他們申明他的行為爲無過）我也從來沒有向她提過一個字。但是——突然間——我不知道怎麼啦，覺得非向她說不可。我以為沒有什麼關係的，因爲我就要走了。並且我想她已經愛上了——別人。（慢慢地——他的眼睛閃閃發光）可是她哭了起來，她說她愛的一直是我，但是我卻一點也不知道。（衝過來拉住他）我早知道了！你進來的時候，我正在告訴你爸——安華，你不去，我真快活呀！

安華（吻她）媽，我知道你會喜歡的。

介民（昏亂地）呀，真是糟糕！你把我們的心都弄糊塗了，安華。麗金也是，她爲什麼忽然變了態度呢？呀，我正在想——

史氏（匆忙地——一種警告的聲調）不要管你剛纔想的是什麼，介民。現在說出來又有什麼用呢。（有含義地）現在的事情不是跟你希望的差不多麼？

介民（沉思地——開始明白那一邊的意思）是；我想你的話的沒有錯。（在困惑之中搔首）但是怎麼會這樣的結果！跟我聽見的完全相反。（最後他起身帶着赧顏的微笑，跑過安華這邊。）我們很喜歡你不去了，你的媽跟我，因為你去了，我們要多麼的思念你，這是沒話說的；我們也很喜歡。已經定好了親事。麗金姑娘是個很好的女孩子，將來一定是位賢妻。

安華（很受感動）爸肯答應我，不責備我，真使我又高興又感激。

安榮（他臉色緊張至極，跑前伸出手來，強作微笑）我想現在該輪到我來道喜了，可不是？

安華（看見他哥哥突然地顯身在他前面，驚叫一聲。）哥哥：（不知所措）吓——我——我並沒有瞧見你。你是不是在這兒當你——

安榮 你所說的我都聽見了；現在祝頌你們幸福無量，跟麗金姑娘。你們應得享受世界上最美滿的幸福。

安華（接他的手）哥哥，謝謝，你人真好——（他瞧見安榮眼裏的苦痛，話也說不下去了。）

安榮（給他的弟弟一個最後的握手）祝你們倆稱心如意罷！（他轉身回到後面，俯身去撫弄燈籠，以免他的傷感被旁人看見。）

史氏（對笛伯說，而笛伯給安華的突變宗旨，驚嚇得一個字都說不出來）怎麼啦，老笛？你不向安華道個喜麼？

笛伯（困惱）自然要道喜的！（他起身拍拍安華的肩，喃喃地說出含糊的話）祝你交好運氣罷，孩子。（他站在安華旁邊，好像他要再說一些話而不知道從何說起似的。）

安華 謝謝舅父。

笛伯 那末，你不跟我上船去了？（他的聲音表示不相信。）

安華 我不能去了，舅父——現在我不能去了。在別種情形之下我無論如何是要去的。

（他不自覺地歎氣）但是你明白我已經發見了——一個更大的夢啦。（然後以很快樂高興的神情說）我要你們大家明白一件事——我再也不願意做個只喫飯而不做事的人了。這就是說現在是我新生命的一切的開始啦。我從今天起要安心的住下來，一心一意的種田，做我應做的事。我要證明給你看，爸，我跟你和哥哥一樣是馬家的好子孫，一樣是個能幹的好農夫，只要我心裏要。

介民（仁慈地，但懷疑地）這種精神是不錯的，安華，也沒有人懷疑你不願意做，但是你從來沒有學過——

安華 那末，我立刻就開始學，你教我，好不好

介民（撫慰地）當然我願意教你的，孩子，並且很喜歡教你，不過你開始的時候，最好不要太辛苦了。

笛伯（他在驚惶與駭怪交集之中傾聽着上面的談話）介民，你不見得真的讓他留在家裏罷，呀？

介民 吓，事情既竟這樣了，安華要怎麼樣，由他罷。

史氏 由他這纔對呀！

笛伯 (愈加不開懷了) 那末我要說句話了，你真是個無用的意志薄弱的可憐蟲，竟讓小孩子——跟女人——來隨便擺布你的計畫！

介民 (狡猾地喜悅) 這跟你一樣呀，老笛。你不能叫海水來迎合你的意思，我也不敢自命我能够替年輕的男女支配愛情呀。

笛伯 (輕視地) 愛情！他們年紀輕輕，剛看見愛，還不懂愛情是什麼東西啦。愛情！安華，我替你丟臉呢，你在暗地裏給女人抱一下親個嘴，就把建功立業，把你的機會破壞。沒有見識——簡直沒有，完全沒有——一點瘟見識也沒有！他在激怒中以

拳擊桌)

史氏 (挑戰的向笛伯笑) 你真是講愛情頂好的一個，老笛——一個瘦弱怪癖的老鰥夫。免開尊口罷！

笛伯（被他們的笑話激得更生氣了）我倒一世沒有做過傻子，你們纔是傻子呢。

史氏（譏刺地）自己享受不到，就說人家是傻子，是不是，老笛？（她笑。安華和他的父親也咯咯的笑。笛伯激得滿口噴沫）唉，老笛，你真傻，一點事也沒有生氣幹什麼呢。

笛伯（憤怒地）沒有什麼！你說得好像我對於這兒的事全無關係似的。我倒覺得我應該參加點意見。我跟船公司辦交涉，另外藏起一些喫的東西，都不是爲了安華嗎？

安華 你待我真好，舅父，我感激你。真的。

介民 當然，我們都感激你的，老笛。

笛伯（不受和解）我一直打算好這次出去，一定有安華陪伴我了——在路上跟他談談話，指點他，教訓他，種種的事我盤算了很久了，我心裏確定以爲可以有他，現在他忽然變卦。我這次出去要加倍的冷靜了。（他拍桌，以圖掩飾這種怯弱的顯

露）混賬的女人，都是她在裏面作梗呀。（激惱地）不過這些都是廢話，布置妥當的房艙怎麼辦呢？艙裏都油了白漆，睡板上換了新席，新被，和新褥子，一切都是新的。又叫木匠做了一個書架，安華可以帶書來放——書架前面裝了一條活動的橫木，不論船怎樣顛動，書不會倒出來的。（帶着興奮的驚惶）想沒有人來住這個布置好的房艙，我手下的船員要怎樣的疑心我呀？替我佈置房艙的——又要怎樣的猜想呢？（他憤怒地搖其指）他們恐怕要疑心我本來打算帶個女人上船的，後來開船的時候，她丟了走了！（他想到這層痛心地上額上的駭汗）老天爺呀！他們一定會拿這種話來取笑我的。他們那班東西，什麼話都會相信！

介民

（擠一擠眼）那麼現在你趕快出去找個老婆，叫她住那個新房艙罷，不然沒有辦法的了。而且她会很漂亮，纔配住那漂亮的房艙。（他故作關心，看表）你現在沒有多少時候去找老婆了，老笛。

笛伯

（衆人微笑時——他恨恨地）你放狗屁，介民！

安榮 (由後門旁站着沉思的地方跑前來。他的臉有嚴肅的決定的表情) 你不用愁那個房艙沒有人住，舅舅，要是你肯帶我去，我願意替代安華。

安華 (敏捷地轉向他) 哥哥！(他即刻瞧見他哥哥眼裏堅決的神情，馬上了解他這種決定的理由——驚惶失措) 哥哥，你一定不能去！

安榮 你已經下了決心，華弟，現在我也下了我的決心。記住你沒有權干與我的事。

安華 (聽了他哥哥的聲調，很難過) 但是哥哥——

安榮 不用干預，華弟——這就是我請求你的。(轉向他的舅父) 你還沒有答覆我的問題，舅舅。

笛伯 (咳清喉嚨，不安地斜眼瞥了介民一眼，介民眼睛釘着他的兒子，表示他以爲安榮是突然發了瘋了) 當然，我很喜歡同你去的，安榮。

安榮 那末，事情就決定了。我只要幾分鐘就可以把我小小的行李收拾好。

史氏 不要發傻老笛。安榮跟你開玩笑的。

笛伯（不平的）這屋子裏誰在開玩笑，誰不在開玩笑，就很難講話。

安榮（堅定地）我並不是開玩笑，舅舅。（笛伯懷疑地望着他）你不要害怕，我不會失信的。

安華（安榮聲調中的含義，襲傷他的心）哥哥！這是不應當的！

介民（盛額）我看，這不是開玩笑的資料——安榮一向不開玩笑的。

安榮（面向他的父親）爸，你說得不錯。我一言爲定，我已經決心去了。

介民（目瞪口呆）——他不能再懷疑安榮的聲音裏的堅決了——孤立無助地）但是爲什麼呢，孩子，爲什麼呢？

安榮（閃避地）我一向要去的。

安華 哥哥！

安榮（半帶惱怒地）不准開口，華弟！（再轉向他的父親）我一直沒有提起過，因爲華弟要出去，提出來也是沒用的；現在華弟留在這兒，我就沒有理由不出去了。

介民（呼吸困難）沒有理由？你敢站在那兒對我講這種話嗎，安榮？

史氏（匆遽地——看見風浪要來了）他的話沒有一個字是真心的，介民。

介民（揮手叫她靜默）讓我來說。（用一種較為慈和的聲調）什麼事把你突然變了心，安榮？你跟我一樣的明白，在現在田裏工作頂忙的時候，你忽然要走了，這是不應該的。

安榮（迴避他的眼光）華弟學會了就可以替我的。

介民（安華）天生不是種田人，你纔是的。

安榮（你很容易找個人來做我的事。

介民（極力遏抑着自己的惱怒）真怪，安榮，我常常以為你是頂明白的，現在竟說出這種瘋話來。（輕視地）找個人來做你的事，你並不是這兒的長工，安榮，可以通知一聲要走就走的。田地是我的，也是你的。你一向是明白的。你剛才說要出去，那是你放棄你正當的責任了。

安榮（俯視地板——簡卓地）爸，我很對不起。（稍微一頓）再說也是沒用的了。

史氏（釋然）哪！我知道安榮會明白的！

安榮 媽不要弄錯。我說的話不能收回的。

介民 你意思說，你一定要去，不管——一切嗎？

安榮 但是我要去了。我不得不去了。（他藐視地望着他的父親）我覺得不應該失掉這種好機會，去遊歷世界，廣廣見識，唔——我要去了。

介民（帶着厲害的輕視）原來——你要去遊歷世界，廣廣見識（他的聲音增高，大而發顫）我永沒有料想到，竟有這麼一天，活着親眼看我的兒子公然對我說一個天大的謊（爆裂出來）你撒謊！馬安榮，你是撒謊的壞蛋！

史氏 介民

安華 爸！

笛伯 够了够了，介民！

天邊外

介民（揮去他們的勸解）他撒謊，他知道他撒謊。

安榮（面紅）我不跟你辯，爸，你無論說我怎麼樣的壞都可以。

介民（在嚴酷的憤怒之中，向安榮搖其手指）你知道我說的是真話——所以你怕跟我辯！你說你要去遊歷世界廣廣見識，你撒謊呀！你天生不喜歡遊歷的。我看你長大起來，我知道你的本性，你的本性就是我的本性。你去，就是違背你的本性，要是你真的去，你將來要懊悔的。你以為我不知道你逃走的真的原因麼！逃走真是頂確當的字眼兒了。你要逃走，因為麗金姑娘愛了你弟弟，你失了戀，生氣——

安榮（他臉兒漲紅——緊張地）住口，爸，那種話我不愛聽——就是你說我也不愛聽！

史氏（衝過安榮這邊，把他保護地隔開）不要生氣，安榮他所說的話都不是當真的！

（安華呆呆地站着，兩手緊握着，臉現痛苦狀。笛伯瞠目張口地坐着。安榮安慰快要哭出來的母親。）

介民（在惱怒的勝利中）這纔是真話，馬安榮你想一想，真要養死人呢！

安華（抗辯地）爸！

史氏（由安榮處那兒跑到他父親處，把兩手放在他肩上，意思要推他回到剛才坐過的椅子裏）你靜靜罷，介民，你靜靜罷。

介民（由他妻子的肩上望着安榮——囁強地）這纔是真話——千真萬確的真話！

史氏算了，算了！（她用手去掩他的口，但他的頭歪到一邊去。）

安榮（他已能自制了）你錯了，爸，這並不是真話。（以輕蔑的堅決的語氣）我不愛麗金姑娘，我從來也沒有愛過她，我腦子裏想也沒有想過。

介民（以一種不相信的惱怒的鼻音說）啦！你謊上加謊啦！

安榮（失了自制——苛刻地）無論誰要離開這樣幸福的家鄉，你以為除了這種淺薄理由之外，別無緣故，那是解釋不通的。可是我討厭這個地方，痛恨這個地方——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有這樣活動的機會我總是喜歡的。

安華 哥哥！不要去！你把事弄得更糟了。

安榮 （恨恨地）我不管。我在這兒已經做了我應做的工作。我要走，也可告無罪了。（突然悲憤交集；說話漸見激烈）這整個兒糟透的事，我深恨痛絕了。我恨這兒的田地，每一小塊我都恨。我恨在污泥裏耕種，在太陽下面流汗，像個奴隸，得不到一聲感謝。（憤淚滾出來了——哽聲地）我要去，永遠再不想回來，要是舅舅不肯帶我去，我會找別的船。無論如何，我總要走到別的地方去。

史氏 （一種着慌的聲音）你不要回答他的話罷，介民，他自己都不知道說的是什麼呢。等他神志清醒一點，再對他說罷。喔，介民，不要——

介民 （把她推開；他的臉因怒情充溢而緊張變白。睜視着安榮好像他真是恨他的）
你敢——你敢對我說這種話麼？你竟侮辱這兒的田地——馬家的田地——你生長的家鄉——你——你——（他捏緊一拳高舉頭上，恐嚇地向安榮跑來）
你這該死的小狗！

史氏（尖聲叫喊）介民！她以兩手掩面，無力地坐落介民的椅子裏。安榮還是站着不動，臉色灰白而堅定。）

笛伯（起身把兩臂伸過桌上向着介民）算了罷，介民！

安華（置身於父兄之間）停手！你瘋了嗎？

介民（捉住安華的手臂，把他推在一邊——然後在安榮面前站着喘氣，過了一刻。他用一顫着的手指指門）好——走罷——走罷——你不是好的兒子——不是我的兒子！你去死活都由你去！明天早上不要讓我再見你還在這兒——不然——不然——我便要攆你出去！

安華（爸！千萬不要那麼說啊！）（史氏大聲哭起來了）

介民（他身體震動地吞嚥，睜視着安榮）你走罷——明天早上——千萬不要回來——再也不准回來——我不死不許你回來——不然，我要——我要——（他搖搖擺擺，喃喃恐嚇，大踏步跑向後方右邊的門去）

史氏 (起身抱着他——悻亂地) 介民！介民！你往那兒去

介民 (含糊地) 我去——睡覺。不早了，時候不早了。(他下)

史氏 (跟着他，悻亂地爭辯) 介民！收回你對安榮說的話。介民！(她跟他下。安華和笛伯用驚愕的眼光送他們出去。安榮站着不動，眼向前直視，兩拳捏緊於腰側)

笛伯 (最先說話——歎一口氣) 唉，他發脾氣的時候，真兇恨呀！你不應該那樣對他說起田地的事，安榮，你知道田地的事情最會觸動他的脾氣。(又歎一口氣) 你不要拿他生氣時候說的話當真罷。他一靜下來，就要懊悔的。

安榮 (確定的) 你不知道爸的。(藐視地) 說過的話已經說了，收不回來了；我也選擇定了。

安華 (強烈的抗議) 哥哥！你不能去的這件事太傻太可怕啦！

安榮 (冷然地) 我隔一會再跟你說話罷。安華。(安華兩手托着頭，坐倒在一個椅子裏。)

笛伯（跑過來拍着安榮的背）我很歡喜你去，安榮。我贊成你的精神，跟你對他說話

的態度。（把聲音降低爲一種小心的耳語）像你這樣活潑潑的年輕人，海上纔是你們發展前程的地方。（他給安榮又一嘉許的背拍）你跟我會像親兄弟一樣的親熱，你等着瞧罷。我要睡覺去了。不要忘記收拾你的行李，最好能睡一忽。他們還沒起身我們就得偷偷的走了。並且可以免掉許多口舌上的麻煩。（他走向後面左門去）好，明天見罷。

安榮 明天見。（笛伯下。兄弟二人沉默了一刻。然後安榮跑過他弟弟這邊，一手撫着他的背。他充滿着感情，低聲說）鼓起你的勇氣罷，華弟。事情已經如此，難過也沒有用處。我們不妨希望將來也許會有好結果的。這種事情，都是沒有辦法的。

安華（狂肆地）但是你撒謊。哥哥，你撒謊呀！

安榮 當然我是撒謊。你知道，我也知道——這是大家都應該知道的事。

安華 爸不會饒赦你的了。哦，這件事整個兒太沒有意思——太悲痛了。你爲什麼一定

要走呢？

安榮 你不問也知道的。你知道爲什麼緣故。（狠狠地）我可以祝頌你和麗金享受世界上一切的好運氣，我真的祝頌你，我誠心誠意的祝頌你；但是你不能盼望我，在這兒，天天看你們在一起——而我孤另另的一個人。我不能容忍下去的——我預定了一切留在這兒的計劃之後，總以爲——（他聲碎了）總以爲她是愛我的。

安華 （把一手放在他哥哥的臂上）天呀，多可怕！想起我們一向這樣相愛，和睦，知道我變成你痛苦的根源，怎麼對得起你呢。要是我預料到要發生這樣的事情，我敢對你賭呢，我決不願意對麗金說一句話的。我賭呢不說的，哥哥。

安榮 我知道你不會說的；但是這更壞，因爲這樣麗金要受苦啦。（他拍他弟弟的肩）事情這樣是頂好的，不過我不能不去航海，那就是了。過了幾時，爸總會明白我的心的。（安華搖頭時）要是他不會明白——好，那也沒有辦法的啦。

安華 但是想想媽怎麼樣！天呀，哥哥，你不能走！你不能走！

安榮 （兇狠地）我不能不走——一定走！我告訴你我不能不走。留在這兒，我會發瘋，因為每一秒鐘都會使我記得我從前是多蠢的傻子呀。我不能不離開這兒，想法忘掉一切。我要是不走，我就會恨田地，恨牠引起我從前種種的事，這種種田的工，作，失掉了原有的目的，我再也不能感到興趣了。你明白這兒簡直會變成地獄的。你也愛她的，華弟。你代替我罷，不過記住我至今還是愛她的，要是我留在這兒，我還是要愛她的。那對於你跟她豈不太難堪了嗎？你設身處地替我想想看。（他兇狠地搖他弟弟的肩）你會怎麼樣的？告訴我真話！你愛她。你會怎麼樣？

安華 （哽咽地）我會——我會走的，哥哥！（他聳肩哭泣，兩手掩面）天呀！

安榮 （似乎全身突然輕鬆了——用一種低而堅定的聲音說）那麼你知道我為什麼一定要走的緣故了；再也沒有什麼別的話可以說了。

安華 （在一種反叛的狂癡中）為什麼這種事要發生到我們身上來呢？（他放肆地

四顧，好像要找負責的命運來報仇似的）

安榮（慰安地——再放手於他弟弟的肩上）生氣也是沒用的了，華弟事情已經定

了。（強作微笑）我想麗金應有選丈夫的權。并且她選得很對——我該替她喜歡呢。

安華 哥哥！我說不出來，我覺得你人真好啊！

安榮（慌忙打斷他的話）不要多說了！我們去睡罷。我要天沒亮就起身。你要是送我的話，也得起早身呀。

安華 好好。

安榮（把燈火轉小）我還得收拾行李。（他很疲倦地打呵欠）我疲倦得好像在家裏做了二十四點鐘工似的。（懶慢地）我覺得已經——死了。（安華又以手掩面。安榮搖頭，好像要把他的惡思想驅除，可憐他極力裝作高興輕快的說下去）我要熄燈了。走罷。他拍他弟弟的背。安華不動。安榮俯身把燈吹熄。他的聲音自暗

中發出。不要坐在那兒傷心了，華弟去睡罷。事情慢慢總會好的，安華可以聽見顛頓地起身了，兄弟二人黑色的身軀，可以看見摸索着向後方的門走去。

——幕落——

第二幕

第一場

佈景和第一幕第二場一樣。三年後的夏秋，赤日炎炎的一天，大約十二點半鐘光景，窗子都大開着，但是一點微風也沒有。後方的門上有補綴的布廉遮着，由此門可以望見外庭，外庭裏的小菜場，中有一泥路，由大路旁的白椿籬笆門直達此門。此室已經改變，其改變的成分，外表不及精神多。疏忽，無能，懶惰的證據，從瑣事上都可以看出。椅子以乏油漆而敝壞；桌面多污漬而歪斜；窗上已碎了幾塊玻璃；一個小孩玩的洋娃娃已缺臂，在方桌下；一鋤立於屋角，一男子的長衫放在後面的榻上；方桌上亂堆着零碎東西；許多書亂堆在碗碟櫥上。焦熱的下午天氣似乎已穿入室內來了，使無生之物也蒙着失望的疲竭的神色。

方桌左端放着一只空飯碗，兩碟小菜，一雙筷子，等着什麼人來吃飯似的。由通廚房的開着的門口，傳來洗碗的聲音，間以一個婦人的激惱聲和一個小孩的抱怨的哭聲。

幕啓，史氏和夏老太太面對面的坐着，史氏在桌後，夏太太在桌右。史氏的臉已經失掉原有的特性，原有的神采，變成一副無力的假面，有一種不安寧而流淚的莫可奈何的悲哀的表情。她說話的聲音是不肯定的，無決斷的，彷彿她已經喪失了一切意志的力量。夏老太太坐在有車輪的椅子裏。她是個瘦的，臉色灰白的，看來並不聰明的女人，大約四十八歲，眼無情而有光，多年來的一個半身不遂的病者，天天坐在有車輪的椅子裏要人推，度着極可憐的歲月，因此養成有痼疾的病人的自私和易怒的怪癖。兩女人的服裝上都帶着孝。夏老太太一面說話，一面神經興奮地縫衣，針線簍子放在桌上。

夏老太太（以不悅的神情望望桌上餘留的碗筷）安華老是不按時刻回來吃午飯的。我不懂爲什麼麗金要先端出來呢？我已經告訴過她好幾次，現在總該說說他才好。難道他拿你當作開棧房的不成？但是她不理我，她差不多和安華

一樣的壞——以爲她比我這個老病的人還懂得多呢。

史氏（淡淡的）安華做什麼事都不按準時刻的。她天生如此，也沒法呀。

夏太太（嗤之以鼻）沒法！你怎麼老是幫他說好話呢！一個人祇要有決心什麼事都有辦法——只要他們身體強壯，不弄到像我這樣無可奈何的樣子——（作虔敬的追想，她加上說）這都是天意。

史氏 安華不能。

夏太太 不能！我眼看着好手好脚的人游蕩不幹正經，把事情弄得一團糟——而我自己又沒有辦法，隨他們擺佈，真把我氣瘋了。我處處指點他們。我對安華說了不知有過幾千次，告訴他事情應該怎麼辦。你是知道的，是不是？可是你猜他聽過我的話沒有？麗金——我自己的女兒——聽過我們話沒有？不聽的，他們以爲我是個瘋癩怪僻的老太婆，已經半死的了，他們巴不得我早些死，不再麻煩他們，他們纔稱心呢。

史氏 你不應該那麼說啊。他們並沒有這樣壞的心跟兒。你後頭的日子還長呢。

夏太太 你跟旁人一樣。你不知道我是快死的人了。可是我良心沒壞，死了也沒有什麼不安。我盡力幫了他們，他們纔不至於弄到一場胡塗。現在讓他們去罷，我不管啦。

史氏 （帶着絕望的冷淡）事情也許會還要壞些呢。安華一點種田的經驗都沒有。你不能希望他一天就學會啊。

夏太太 （鋒利地）他已經學了三年了，可是愈學愈壞，不僅你的田地，就是我的也給他荒送掉啦，我又想不出一個挽回的辦法。

史氏 你總不能說安華做事不勤懇呀。

夏太太 請問你，勤懇而一無成就，勤懇得有什麼用呢。

史氏 安華運氣不好。

夏太太 由你說罷，不過事實上是糟透了。自從兩年前丈夫死了之後，事情就一天不如

一天，這你不能否認吧！

史氏（以手巾拭眼淚）死得真苦呀，不過介民是過好人。

夏太太（沒有聽見這句話）我說，打安華管家起，事情就一天比一天糟；你還不知道糟到什麼地步呢。出了亂子，安華一向都不告訴你的；事情發生在你面前，你也不會看見。但是，謝謝天老爺，麗金有時看了他顛倒的措置窘到不得了的時候，還來和我商量商量。你知道她昨兒晚上告訴我什麼話吧？可是我忘了，她叫我不
要告訴你——但是我想你是應該知道的，不該讓這種事在你背後進行，也是我的責任。

史氏（沒精打彩地）你高興你就告訴我。

夏太太（把身子傾向她——低聲）麗金差不多嚇得發瘋了。安華告訴他要把田地押掉了——他說不押田，在秋收之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弄錢了。（她坐直

——憤怒地）現在你想安華糟不糟？

史氏（退讓地）要是沒有辦法的話——

夏太太 難道你還願意讓安華把田地押出去麼？

史氏 假使安華說定不能不辦，我也不能不願意呀。

夏太太（舉起兩手）——好！你既這樣想，我再也不說話了。反正這是你的田，不是我的。

史氏 也許安華只要待到安榮回來，他會來整頓的。現在也不久了罷。

夏太太（怪高興的）麗金說安榮應該可以回來了。安華算他幾時到呢？

史氏 他說舅舅的船是條帆船，算不準的。上次他接到的一封信是從新加坡寄來的，在他們開船那一天發的。已經兩個多月了，安華說他們早該到了。

夏太太 那麼，謝謝天老爺，他馬上就要來了。他跑得也該厭倦了，回來可以安心做工了。

史氏 安榮一直在做工呢。他寫信給安華說，他在舅舅的船上已經擔任了重要的職務了。

夏太太 這種船上的傻事做一時是不錯的，但是他現在一定已經厭惡透了。

史氏 (沉思地) 我不知道他有多大的改變了。他從前又漂亮又強壯。(嘆一口氣)
三年呀！彷彿是三百多年啦！(她眼睛含淚——可憐地) 喔，要是介民能够活着等他回來——饒恕了他，那多好呢！

夏太太 他決不會的——介民不會的！當時你跟安華想盡方法要他回心轉意，他不是到死都沒軟下心腸來麼？

史氏 (微帶惱怒) 你怎麼說這種話！(傷心的) 喔，我知道他心底裏是饒恕安榮的，雖然他口上強硬不肯承認，這就是他的致命傷——就因為他太強硬太驕傲，他纔心碎喪命的。(她用手巾拭淚，哭泣)

夏太太 (嚴靜地) 這也是天命。(小孩的哭聲由廚房中傳來。夏太太氣惱地皺眉)
討厭的小東西！老是那樣哭的喊的，鬧得人家心裏煩死了。

史氏 (拭淚) 天氣熱，也難怪她哭。英兒這兩天身子不好，可憐的孩子！

夏太太 她的病是她爸邊傳得來的——老是病，常常病。安華也常常生病，像他的孩子一樣。（她深深的嘆氣）他們真不應該結婚。我當時竭力反對，但是麗金給安華的荒誕的詩情迷糊了心，不聽我的好話。安華纔配她呢。

史氏 我常常也這樣想。不過麗金跟安華在一起也够快活的。

夏太太 婚姻大數如此，也沒有辦法的。（兩婦人靜靜地坐着過一刻。麗金由廚房裏進來，抱着她的三歲的女兒，英兒，一個漂亮但是多病臉黃的小孩，淚痕滿面。麗金看來是老了許多，她的臉已失掉了年輕與新鮮。她的外表微帶無情與怨恨。她坐在桌前的椅內，厭煩地嘆氣。她穿一身洋布衣服，腰間繫着一條骯髒的圍裙。）

麗金 唏！天氣真要熱死人了！廚房裏像火爐一樣。唏！（她把潮濕的頭髮由前額推向腦後。）

史氏 你爲什麼不叫我來幫你洗碗呢？

麗金 (簡短的) 不必那邊熱得要你的命呢。

英兒 (看見桌下的洋娃娃，在她母親膝上掙扎要下去) 洋娃娃，媽媽！洋娃娃！

麗金 (把她拉住) 現在你該睡了。不准你玩洋娃娃。

英兒 (拖長聲音哭起來了) 洋娃娃！

夏太太 (激惱地) 你不能叫她安靜麼？她哭的把人家的耳朵都震破了，放他下來，讓

她去玩洋娃娃吧，只要她不鬧。

麗金 (放英兒在地板上) 好，你去玩，不要再哭鬧了。(英兒在桌前地板上坐下，靜靜

地玩洋娃娃。麗金望望桌上放着的菜碗(真奇怪，安華一次也不肯照準時候回

來吃飯的)。

史氏 (不高聲的) 一定又出了亂子啦。

麗金 (厭煩的) 大概是的。近來好像常常出亂子。

夏太太 (尖銳地) 只要你有點火氣就不會出亂子了。他不論什麼時候回來吃飯，你

都由他——你一個人家早晚的做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的事。你太好了，你就糟在這一點。

麗金 不要再跟我嘈囉了，媽！我怕聽你的了。我愛怎麼樣，謝謝你，不要來干涉我。（她拭她前額的汗——厭煩的）唏！天氣這樣熱，要幹什麼吵嘴呢。還是講講快活的事罷。（好奇地）剛纔，我不是聽見你們在講安榮嗎？

史氏 我們現在說他什麼時候能回家來呢。

麗金 （欣然）安華說，他跟叔叔說不準早晚就要到了——看他又回到鄉下來，這是多高興的事。

夏太太 我們希望田裏有了他的勞力看來也高興得多了，現在可就糟透了！

麗金 （激惱地）請你再不要這樣說了罷，媽！我們知道事情是不很好。但是常常抱怨有什麼用呢？

夏太太 呀，老親家！我剛才不是告訴過你嗎？連對我自己的女兒，我都說不進一句勸他

的話，她真好強呀。

麗金（以兩手掩耳——激怒）够了，媽！

史氏（不高興的）不要緊，安榮回來會把什麼都弄妥當的。

麗金（滿是希望的）喔，是的，我知道他會的，他最會調度田裏的事。（帶這厭倦的煩惱）要他回家來把弄得一團糟的事情，全盤從頭做起，真是丟臉的事。

史氏 安榮會料理的。

麗金（歎氣）我想安華做事常常出亂子，可也不一定完全是他的過失。

夏太太（輕視地）哼！（她氣惱地扇着自己）天呀，這兒像蒸鍋一樣的熱，讓我們到後面樹下去涼快涼快罷，那兒還有點風來罷，老親家（史氏服從地起身，動手把病人的輪椅向布簾門推去）你要來涼涼罷，麗金。這於你是有益的。教訓他一頓，讓他自己去弄飯吃。不要做傻瓜啦。

麗金（跑前去，替她們拉門簾布——隨口的）他倒不在乎。他又吃不了多少。但是我

不能走開，我要哄孩子睡覺。

夏太太 老親家，我們去罷，我在這兒熱得要命。（史氏車她向左邊出去。麗金回來，在她椅子上坐下）了。

麗金 （機械地）來，讓我把你的鞋子襪子脫了罷，英兒，這才是乖孩子呢。你現在應該睡覺了。（英兒繼續的玩，彷彿沒有聽見，聚精會神地玩洋娃娃。麗金的困倦的臉上忽現一種懇切的情緒。她向門竊窺了一眼——然後起身到書桌前。她由書桌信架上取下一信，帶信連忙跑回來坐下。她打開信封，很感興趣地讀信，兩頰因心中動而起紅暈。安華跑上後靜悄悄地打開有簾的門，跑回原路，入房裏來。他也老了。兩肩下垂，彷彿肩上壓着很重的擔子。眼睛遲鈍而無生氣，臉給太陽熏薰鬚鬚不剃已多日，一條條的汗帶着灰塵刻在兩頰上。嘴角下垂，表出他絕望，屈服的心緒。二三年的光陰，已使他的嘴及頰的瘦弱程度加強。他穿的是破西裝褲，長統靴，一件頸部張開的佛蘭絨內衣。）

安華（把自己的山東草帽擲到竹椅上——疲倦地深深的嘆息一聲）嗚今天的太陽真熱啊，麗金吃驚。最初她本能地要把信藏在胸懷裏。但她馬上想着更好的辦法，信還拿在手上，用輕蔑的眼光望着他。）

麗金（激惱地）你鬍鬚這樣長，爲什麼不剃一剃呢？你看多怕人呀。

安華（淡淡地）我忘記了——這種天氣剃鬍鬚也太麻煩了。

英兒（撇丟洋娃娃快樂地叫着奔向他）爹爹！爹爹！

安華（把她抱起來搖擺的玩——鍾愛地）這樣大熱天，我這個小寶貝怎樣呀？

英兒（快樂地喊叫）爹爹！爹爹！

麗金（困惱）不要那樣跟她玩！你知道現在她睡覺的時候了，你會弄得她不想睡，那

我得坐在旁邊等她睡熟不是很麻煩麼？

安華（在抬左椅上坐下，把英兒放在膝上）你不要愁。我會放她去睡的。

麗金（簡短地）吃了飯，你該快去做活了。

安華（歎一口氣）是的，我忘記了。（他望見麗金膝上打開的信）又在看安榮的信嗎？我想你已經背得出來了罷。

麗金（變色，彷彿被人指摘了怎麼似的——輕蔑地）我不能看嗎？他說這封信是給我們大家的。

安華（微帶惱）能看？不要這樣傻罷。我不是說能不能，我只說讀了麼許多次以後，你一定是記得的了。

麗金 唔，我不記得，（她把信放在檯上，無精打彩地站起來）我想你現在要吃飯了罷。
安華（淡淡的）我不想吃。我並不餓。

麗金 我替你留得熱熱的！

安華（煩惱似的）喔，很好。拿進來試試罷。

麗金 讓我先放他睡去。（她跑去要由他懷裏抱過英兒來）來罷。現在時候過了，眼睛也快閉上了。

英兒 (哭) 不睡! 不睡! (向她父親喊) 爹爹! 不睡!

麗金 (責安華) 你瞧你寵得她好! 我告訴你! 不要——

安華 (簡短地) 那麼由她罷! 她在這兒很好。你不鬧她。保你一分鐘她就在我懷裏睡了。

麗金 (怒) 她不能這樣子! 我要教她留心我! (搖指怒對英兒) 你這頑皮的孩子! 媽媽告訴你, 要你好, 你跟她來嗎?

英兒 (抱住她的父親) 不來, 爹爹!

麗金 (忍不住了) 你真非打不行, 你這小蹄子——你要是不當心一點, 我一定打你, 你聽見沒有? (英兒驚駭得哭起來了。)

安華 (忽然發怒) 不要唬她! 我常常告訴你, 不要拿打來嚇她! 我不答應的。(撫慰哭

着的英兒) 好好, 好了, 好孩子, 好孩子不哭的。你哭, 爹爹就不喜歡你。爹爹抱你, 你得答應爹爹乖乖兒的睡覺去。爹爹要你睡, 你睡嗎?

英兒（拉住他）睡，爹爹。

麗金（望着他們，她的灰白的臉堅定而緊張）你給她的好教訓（她咬唇。夫婦彼此相望，眼裏有互相嫉惡的表情；然後麗金冷笑一聲，轉身走開去。）好你以為容易的話，你照料她睡罷。（她跑入廚房去了）

安華（摩着英兒的頭髮——慈愛地）我們來做給媽媽看，看你是不是個好孩子，好不好？

英兒（渴睡地沉吟道）爹爹，爹爹。

安華（脫去她的鞋襪）我們來做給媽媽看，這種事情我們都會做，好不好？脫掉一隻鞋子了——又脫掉一隻鞋子了——脫掉一隻襪子了又脫掉一隻襪子了，現在通通脫完了，多麼好，多麼涼快，多麼舒服。（他俯首吻她）現在爹爹帶你到床上去，你答應馬上就睡着嗎？（英兒欲睡地點頭）這才是好孩子呢。（他小心地抱起她，抱進寢室去。他催小孩睡覺的聲音，微微可以聽見。麗金由廚房出，取得檯上

的空碗。她聽室內的聲音，蹣跚走至門口窺看。然後她起身回廚房，但還站着想了一刻，臉上現出不能掩飾的嫉妬之色。聽見房內聲響，他連忙跑入廚房去。一刻後安華復上。他跑前來，拾英兒的鞋襪，胡亂塞到櫃下去。然後，看見房內無人，跑到碗碟櫥前，揀出一本書回來椅子上坐下，馬上專心的在書上了。麗金由廚房回來，帶出一碗飯一碗菜。她把牠們放在他面前，回她原位坐下。安華繼續看書，沒有注意到櫃上的食物。）

麗金（惱怒地看了他一刻以後）喂，不要再看書了！你的飯快要冷了，你不知道嗎？

安華（闔書）對不起，我還沒看見呢。（他拿起筷，細咬慢嚼地吃起來，原來他吃不下。）

麗金 我想你也應該關心我一點。不要常常回來趕不到吃飯。在熱烘烘的廚房裏替你蒸飯蒸菜難道是好玩的麼？你弄錯了。

安華 我真對不起，麗金，我真對不起。天天都有事情耽擱我。我心裏是想照準時候回來的。

麗金（嘆一口氣）心裏想有什麼用。

安華（帶着一種求和的微笑）那麼罰我罷，麗金，讓飯冷了，不要爲我麻煩罷。

麗金 我還是一樣要等你吃完了才能洗碗呀。

安華 我自己洗。

麗金 那就糟了！

安華（裝着輕快的樣子）這種天氣，飯能够冷運氣多好呀，麗金不答也不笑，他就打開書，又看起來了，時時勉強吃一口飯。麗金激惱的兩眼釘着他。）

麗金 噯，你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安華（心不在焉地，眼還在看書）當然，有的。

麗金（怨恨地）老是看書事情是永遠不會做起來的。

安華（卽速把書闔起）我看看書消消遣，你爲什麼老是說我呢？這是因爲——（他忽然自制）

麗金（變色）因為我太笨了，不懂書，我猜你要說這句話罷。

安華（赧顏地）不是——不是。（激得生氣）你爲什麼逼我說沒有意思的話呢？

我種這幾畝倒霉的田，你不來煩惱我，不也就够麻煩了嗎？你知道我撐持下去是多麼苦，雖然我運氣不好——

麗金（輕視地）運氣不好！

安華 還有我自己不配做種田的事，我還沒有說完話；但是你總不能不相信我運氣不好罷。爲什麼你不把事情細細的想一想呢？爲什麼我們不能合作呢？我們從前常常合作的。我知道你也難過。那麼，爲什麼不互相幫助而反要麻煩我呢？

麗金（陰鬱地）我儘我曉得的盡力去做呀。

安華（起身放一手於她肩上）我知道你是盡力做的。但是我們再做得更好一點不好麼？我們大家來求進步。事情不順利的時候，請你常常說些鼓勵的話，縱然是我的過失。你知道自從爸爸去世之後我獨力支持得多苦呀。我本不是種田的人。我

從來也沒有想做種田的人。但是處在這種環境之下，我沒有旁的事可以做，於是我不能不勉強幹下去。你幫助我，我就幹得下去。你不幫助我——（他聳聳肩。頓。於是俯身下去吻她的頭髮——強作高興狀）那麼你答應我了；我以後十二點鐘準回來——你要我做什麼就做什麼。這不是公平的交易嗎？

麗金（不高興的）我想是的。（他們的談話被大聲敲廚房門的聲音打斷了）有人在外頭打門。（她連忙出去。不一會她回來。）是潘三。

安華（蹙額）不知道又有什麼事了？（大聲）潘三進來罷，（潘三由廚房進來。他是個高大笨醜的輕年佃工，一副粗重傻氣的臉，一對狡猾的眼。穿着短衣草鞋，一頂硬邊舊草帽，戴在腦後。）潘三什麼事？

潘三（懶洋洋地）水車壞了。

安華 怎麼？沒有事。前四五天剛修理好的。

潘三 照樣的壞了。

安華 你能修理嗎？

潘三 不知道碰了什麼鬼，裏邊的心子壞了，不動了。

安華 (起身拿帽子) 等一等，我去看看。大概不要緊的。

潘三 (莽撞地) 壞不壞不關我的事，我要走了。

安華 (着急地) 你難道說這兒不幹了麼？

潘三 對呀，不幹了。到今天剛好一個月，欠我的工錢算給我。

安華 但是你爲什麼現在要走呢，你知道田裏的工現在是多們忙呀？立刻要找個人，現在是很難的。

潘三 那是你的事，我不幹了。

安華 但是你爲什麼呢？你不會說我待你不好罷？

潘三 不是這個(搖着手指)你聽我說。我給人笑得慌了，就是這回事，我到錢阿根家裏去做工了；我這兒不幹了。

安華 給人笑我不明白你。誰笑你呢？

潘三 他們都笑我。我早上上街去，他們都笑我，開我的玩笑——長脚張四，馱子阿興，新來的金鬍子，那些當佃工的人都笑我。

安華 不幹了，這個原因真古怪。你替錢阿根做工，他們不是一樣要笑你嗎？

潘三 他們不敢的，錢阿根的田是村上頂好的。他們笑我替你當佃工，就是這回事！「書馱子的田怎麼樣了？」他們都叫你書馱子，天天這樣嚷着笑我。「書馱子現在幹什麼了——在稻田裏放牛嗎？用書本子喂牛麼？」有人這樣說。「他在家裏唸呢語罷，怪不得稻田裏野草長到這麼高！」（很是惱亂）他們正是這樣說的；我再也受不了啦，我要工錢。

安華 （冷淡地）唔，既然如此，你不幹由你罷。工錢等我上城去拿，明天給你——現在沒有！

潘三 （轉身向廚房的門）很好。（他出去時，又回頭說）當心明天要給我的，不然，對

你不起。(他不見了，廚房門砰然關上。)

安華

(當麗金由廚房門口站着的地方向前走來，沮喪地在她原位上坐下的時候)該死的傻瓜水車壞了？這就是我運氣壞的一個例子。誰能說這是我的過失呢。

麗金

在別人面前，他決不敢這樣放肆的！(怨恨地向檯上安榮的信一瞥)幸而安榮快回來了。

安華

(並不恨怨)對拉，我哥哥對於這種事見機得多啦。(帶着一種親愛的微笑)我不知道他有多大改變沒有？看他寫的信，好像沒有多大改變罷，是不是？(搖頭)但是我總懷疑經過這次遠行之後，不知他還願意來過這種單調無味的鄉下生活不要。

麗金

(恨惡地)安榮不像你，他愛種田的。

安華

(沉湎在他自己的思想裏——熱忱地)天呀。他所看見的經驗過的形形色色的事呀！想想他所到過的地方。都是我常常夢想的神祕的遙遠的地方呀！天呀！我

多麼羨慕他呀！多麼有趣味的旅行呀！（他跳起來，本能地跑到窗前，向天邊凝望）

麗金（尖酸地）我想沒有去現在一定後悔了吧？

安華（太鼓他自己的思想佔住了，沒有聽見她——報復地）呀，那些可惡的山呀，我常常以爲牠們會給我很大的希望！現在我看見了牠們就切齒痛恨牠們，像牢獄四周的圍牆，把我關住在狹小的牢獄裏面，叫我一點也享受不到生命的自由和神祕。（他回身過來，有一種厭惡的姿勢）有的時候，我想，要不是因爲你，麗金，和——和——（他的聲音變軟）——小英兒，我願意拋棄一切，向那條大路跑去，心裏祇抱着一個願望——就是要把世界的整個邊緣放在你和那些山的中間，恢復我的自由生活！（他頹喪的坐倒在椅內，帶着苦楚的、輕輕的、微笑）我又在做夢了。又蠢又傻的舊夢。

麗金（用沉抑的聲音——眼睛裏冒煙）做夢的不單是你一個！

安華（沉埋於他自己的思想裏頭——尖酸地）我哥哥他倒有機會——但是他得

到什麼呢？他封封信裏還不是種田人的——日記！我們現在到新加坡了。這是塊怪熱的地方，比地獄還熱。兩個水手發燒病倒了，我們的人手就不够了。我很願望船再開，雖然在波浪的前撲後仰的顛沛裏，也是怪難受的。（輕視地）這就是他對南洋印象的總按語罷。

麗金（她自抑的聲音震顫着）你何必取笑安榮呢？

安華 我想起——但是有什麼用呢？你知道我並不取笑安榮的人品，我對於他的見解卻是——

麗金（她眼發怒光——發出不可控制的憤怒）你也來取笑他嗎？我以後不能再忍受你這種話了！那一個地方比得上他，應該自己覺得難爲情呀。（安華驚異着用眼釘住她。她憤憤地說下去）你配批評人——懶惰偷閒，做事又笨，把一切事情都弄到這樣糟！

安華（惱怒地）不准你再說這種話，你聽見沒有？

麗金 你指摘自己的哥哥，他比你至少要好上十倍！你嫉妬他就是了！嫉妬他，因為他是真正的男子漢，而你不過是一個——哼——不過是一個——（她因過於憤怒而說不清楚）

安華 麗金！麗金！你這樣說話將來要後悔的。

麗金 我不後悔，我永遠不會後悔，我不過把我想了幾年的話說出來罷了。

安華 （震駭）麗金！你真有這種念頭麼？

麗金 你以為——跟你這樣一個人同居——是幸福的麼？你不能做個有能力的男子，又不能像別的男人那樣做工，害我時時受苦。你決不承認我這句話。你以為你比什麼人都好，受過大學教育，其實你什麼東西都沒有學到，只會唸死書。你以為像我這樣沒有知識的窮人，嫁了你就該得意麼——（兇狠地）但是我反覺得丟臉！我恨做你的老婆！我看見你就討厭。喔，我早先為什麼這樣糊塗！要是我當時做傻瓜，來聽你這種沒有價值，獸氣的，由書上看來的什麼詩意的傻話，那才好呢！

要是我當時瞧見了你的真實面目——像你現在這種樣子——我情願死也不嫁給你了！我同居還不到一個月，我就後悔了。我知道你是這樣一個人——已經太遲了。

安華（他聲音提得很高）現在——我才明白你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同居的——同居的是怎樣一個人呀（帶着粗澀的笑聲）天呀，我有時想到呀是多麼卑鄙多麼淺薄——但是我總對自己說，我一定看錯了——像個男子漢——像個該死的傻子！

麗金 你剛才說過要不是因為我，你想出去好，你可以去，愈快愈好，我快不留你了！我還喜歡呢！田地也會好些。自從你經管以來，牠就倒了霉。那麼去罷！去做你常常要做的一個流氓罷。這於你是頂合適的。沒有你，我也能過活，你不用愁。（歡喜欲狂）安榮快回家了，不要忘記呀，他會把事情料理清楚的。他會做真正男子漢應該做的事！我不需要你。安榮快回家了。

安華（他們都站着。安華提住她的兩肩，睜視着她的眼睛。）是什麼意思？（她狠狠地搖她）你在打什麼主意？你在轉什麼壞念頭，你——你——（他的聲音是一種粗澀的呼喊）

麗金（一種藐視的尖銳叫喊）是的，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句句都是真心話！你要殺我，我還是這樣說！安榮真的！真的！我一直愛他。（歡悅地）他也愛我！他愛我！我知道他愛我！他從前愛我！你也知道他是愛我！去罷！你要去就去罷。

安華（把她推開。她搖搖欲墮倒靠在檯邊上，含糊地）你這賤東西！（他站着怒視她，她身子靠着檯在喘氣。驚醒時的小孩的着慌的大哭聲起。哭聲繼續。夫婦二人在驚惶中站着彼此互望，他們突然覺得他們的吵嘴已到了可怖的程度了。頓。轎夫的呼叱從大道上傳來。兩人忽為同樣的預料所襲擊，屏息靜聽，彷彿在聽一種夢裏所聽得的聲音。聲音停止了。他們聽見安榮在路上又長又高招呼聲——喂！喂！）

麗金（窒息的歡呼）安榮！安榮！（她衝上去握住有簾的門拉平預備把門拉開）

安華（用一種命令強制服從的聲音）住手！（他跑到門前，輕輕把震顫的麗金推開。小孩的哭聲更高了。）我去接安榮你進去看英兒罷，麗金。（她貌視地望了他一會，但是他眼光裏有使她不能不轉身的恐怖，慢慢地跑入寢室去。）

安榮的聲音（更大的呼聲）喂喂，安華！

安華（竭力裝作高興的呼聲回答他）喂，哥哥，（他開門跑出去）

——幕落——

第二場

田間的一座小山頂上。次日早晨十一點鐘光景。是日天熱無雲。遠處的海可以望見。

山頂微向左傾斜。中後方立着一大塊圓石。石的右首一棵大樹。由左方直到處

山頂，有一條小路在草中隱約可見。

安華坐在圓石上，兩手托着下頰，朝着海方的天邊凝望。臉色灰白而憔悴，表現出一種完全失望的神情。英兒坐在他近旁草地上樹蔭之下，在玩洋娃娃，愉快地在唱歌。過一會她好奇地瞥了她父親一眼，便把洋娃娃扶起靠樹立着，爬到他的旁邊來。

英兒（拉他的手——懇求地）爹爹病了嗎？

馬安華（強作微笑望着她）不好孩子，爲什麼？

英兒 跟英英玩罷。

安華（溫柔地）不好孩子，今天不玩，爹爹今天不高興玩。

英兒（抗辯地）玩，爹爹！

安華 不好孩子，爹爹真的覺得病了——我有點兒頭痛。

英兒 讓英英看（他俯首。她拍他的頭髮）討厭的頭。

安華（吻她——帶着微笑）呀現在好些了，好孩子真乖。（她緊緊地挨近他。他們兩個向着海望了一會。最後安華慈愛地轉向她）你願意爹爹出門去嗎？——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嗎？

英兒（流淚地）不願意！不願意！爹爹，不願意！

安華 你喜歡榮伯伯麼？——就是昨天來的那個人——不是那個有鬚鬚的老頭兒——是那一個！

英兒 英英愛爹爹。

安華（帶着兇猛的堅決）我不會走的，孩子。剛才說着玩兒的？我捨不得離開小英英的。（他用兩手抱緊她在懷中）

英兒（因痛而叫喊）喔！痛呀！

安華 我忘了，好孩子。（他放她到草地上，去玩洋娃娃罷。這樣才是好孩子。小心不要晒在太陽裏。（她不願意地離開他，又拿起她的洋娃娃來玩。一刻後，她手指向左

首山下)

英兒
人呀，爹爹。

安華 (向左望) 這就是你的榮伯伯。(片刻後安榮由左邊上來，興頭頭地吹嘯着。他的外貌沒有多大改變，只是他的臉因多年在熱帶爲日所燻黑，已深深地變了黃銅色；但是他的舉止已完全改變了。從前馴良和善的性情似乎已經有一部份喪失於一種活潑的商人化的敏捷的聲音和姿態中。他的說話裏頭有威權的音調，彷彿他是慣於發號施令，要人視之爲當然而遵守的音調。身穿樸素的中山裝。

安榮 你在這兒嗎？

安華 喂哥哥。

安榮 (走過英兒身邊) 自個兒玩的小姑娘是誰呀？這個漂亮的小姑娘是誰呀？(他逗弄呵癢在笑在爬的英兒。然後兩手舉起她。把她擎到頭上) 一，二，三！(他放她在地上) 好孩子！(他走過來，在石上安華身旁坐下，安華坐在一邊讓出地方給

天邊外

他）麗金告訴我說不定在山頂上可以找到你；但是我也這樣猜。（他親熱地握住他弟弟的臂）又在玩你的老把戲了，好孩子！我還記得從前你常到這兒來發歇做夢！

安華（帶着微笑）我現在上這兒來，是因為這兒頂涼快，我已經不做夢了。

安榮（粲然）我不相信。你不會改變得那麼利害的。（頓——帶着稚氣的熱誠）現在我們這兒又像從前一樣，可以靜靜的兩個人暢談了。我回到家裏覺得真快樂。你回來了我們也真快樂。

安華（頓——有含義地）我跟麗金到各處老地方看了一下，事情好像不很——

安榮（他臉發紅——簡短地打斷他哥哥的話）不要去管那討厭的田地罷！讓我們講些有趣味的事罷。我跟你一個人談談，這還是第一個機會呢。把你這次航海的經過告訴我聽。

安榮 我想我在信裏頭，已早就告訴過你了。

安華（微笑）你的信太——簡單了。

安榮 喔，我知道我不是著作家。我寧願再經一次大風。卻不願再寫一封信。

安華（帶着懇切的興趣）那麼你經過大風的嗎？

安榮 經過的——在澳門灣。把所有的蓬通通捲起，讓牠直吹了兩天。我以為一定要去見海龍王了。從來不曾夢想到，浪會有這麼大，風會吹得這樣利害，要不是笛舅舅的航海本領好，我們大家都做了海鬼了。結果我們折了一枝大桅杆，不得不開回香港來修理。但是這些事我在信上已經告訴過你了。

安華 你從沒有說起過。

安榮 那末，一定船上骯髒的工作太多了，我忘記寫了。

安華（望着安榮——驚異地）大風會忘掉麼？（微帶輕視）你真是個古怪東西。你告訴我的是你記得的一切事情麼？

安榮 喔，要是我盡情的來告訴你，我有滿肚皮的事情呢。不過都是糟透的。你自己經歷

過，才會知道。我記得風浪頂壞的時候，我想起你，我對自己說：要是安華親眼看見他的美麗的海的觀念病，可以醫好了。我賭呢真會醫好你的。（他重重地點頭）

安華

（冷淡地）海給你的印象似乎不大好罷。

安榮

實在不很好！要是可以避免的話，我再也不想坐船了。除非要去火車不通的地方，那就不能不坐船。

安華

但是你在船上學習做水手呀。

安榮

不能不幹些事呀，不然簡直要發瘋了。船上的日子正叫度日如年呢！（笑）至於你常常想去的南洋——呀，你應該看看，聞聞！那種街道又熱又髒，你要是走上一

趟，你一生一世都還厭惡不了你所常常夢想的「奇怪跟神祕」的地方了。

安華

（厭惡的瞥視他哥哥，退縮）那麼，你在南洋所找到的單是熱臭嗎？

安榮

豈止熱臭！比熱臭還要壞上幾千萬倍呢！

安華

但是照你的信上看起來，也有幾處地方你是中意的——譬如緬甸——

安榮 是的，緬甸是個好地方。（熱誠地）但是爪哇——真是個頂好的地方。我們中國人在那兒，成功的機會頂多。我真喜歡牠。我還要告訴你，安華，我在這兒住幾天，船我就到那兒去，在船上當個小職司，也可以省掉一筆很大的旅費。我要把幾年來的積蓄都帶到那兒去做生意去。

安華 （眼釘着哥哥——慢慢地）那麼，你還要離開這兒麼？

安榮 當然的！你以為我不走了嗎？住在這兒有什麼用處！這樣小小的地方，一個人照料也就够了。

安華 我想現在你嫌這地方太小了吧。

安榮 （沒有注意到安華聲調裏的譏諷）你不知道，安華，爪哇是多麼好的地方。我在爪哇經同船的介紹，認識一個做米生意的廣東人。他十分喜歡我，還想重用我，是因為舅舅的關係不能半途把他拋棄——又答應了你們回家，不然我早就在爪哇做事了。但是我還要回那兒去，我相信在那兒一定會成功的！（他拍他弟弟

的背)你想這是不是個頂好的機會,安華?

安華 這於你——是好的,哥哥。

安榮 我們這兒一畝田能有多少出息——但是那邊的田——一年可以種四熟,米生意我也不能算外行,——我要在死之前做一番大事業。(他注意到安華的心不在焉的表情,他笑)醒醒罷,你這書獃子哈哈!我知道我講到生意,就會使你覺得怪討厭的,可不是?

安華 (帶一種不好意思的微笑)不討厭,哥哥——剛巧想到別的事上去了。(皺眉)近來有許多時候我願意有你一點兒辦事的能力。

安榮 (嚴正地)我有些話要跟你說,安華——關於田地的事,你不在乎罷。

安華 你講。

安榮 今天早上我跟麗金到四處去看了看——她告訴我許多事情——(閃避地)

我看田地上的情形不很好,但是你不能專怪自己不好,不論誰命運不好的時

安華 不是的，哥哥！這都是我的不是。你心裏跟我一樣的明明知道。不過我一切省儉，還不至於有很大的虧空。

安榮 (頓半晌) 我有一千塊錢積蓄。你拿去用好啦。

安華 不。你要拿到爪哇去做本錢的。

安榮 我不要。我能够——

安華 (堅決地) 不，哥哥，我絕對的不要！我不願意聽你再說這種話！

安榮 (抗辯地) 你總是這樣頑固！

安華 到了秋熟，一切事都有辦法了。你不用愁。

安榮 (懷疑地) 真的麼？(頓半晌) 運氣真不好了，爸不能活着代你照管照管，(悲情) 我聽見他死了，真使我傷心。他始終沒有——軟下心腸來罷，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關於我的事？

安華 實際應該說，他始終沒有明白你。他現在是明白你了。

安榮 (頓半晌) 你已經忘記了吧——當時爲什麼我不得不走的原因，安華(安華點頭，但他的臉還是閃避着)當時我比你還傻得厲害呢。但是我的走好像有天意的。天叫我慢慢明白我是個多麼蠢的傻瓜。我在海上不到六個月，那件事早就忘得乾乾淨淨了。

安華 (轉身，搜索地望入安榮的眼裏去) 你是說——麗金麼？

安榮 (不知所措) 是的。你不要誤會，不然什麼我都不該說了。(正望着安華的眼睛) 這是真的，我已經忘掉了很久很久了。這樣容易忘掉，於我當然是不大好聽，但是我想當時支配我的，不過是一種小孩子的念頭罷了。我現在斷得定我從來沒有愛過人——我當時不過覺得好玩——自以爲是個英雄就是了。(他釋然地大大的嘆一口氣) 喲！我喜歡這傻念頭已經脫離了我的胸口，我真快樂！我自從到家以後，總覺得難爲情，心裏想不知道你們怎樣想我呢。(聲音微帶懇請之情)

你現在心裏完全明白了罷，是不是，安華？

安華（低聲）明白了，哥哥。

安華 我有勇氣的時候，還要告訴麗金呢，她一定覺得我的回家有點難堪——卻不知道對於這件事的感情，完全改變過了。

安華（慢慢地）也許——爲她起見——你還是不告訴的好。

安華 爲她起見？你以爲她不願意我再提從前我的傻事嗎？不過，我總以爲更壞的！

安華（衝口而出——用一種悲苦的聲音）隨你罷，哥哥；但是請你現在不要再說牠罷！頓。安華摸不着頭腦地惱怒地望着安華。安華停一刻後又說下去，用一種他欲使之保持平靜而未能的聲音）哥哥，請你原諒我，倒霉的頭痛使我神經都炸裂了。

安華（喃喃）只要你不會心裏難受，那沒有什麼關係。

安華 笛舅舅多早晚還不回來，到那兒去了？

安榮 他跑到碼頭上去照料照料船上的事，他說不定什麼時候才回來呢。

英兒 （指着山下左首）看呀媽媽媽媽！（她掙扎起來，麗金在左首現身。她身穿白色衣服，表示她剛剛修飾好的。她看來很漂亮，臉紅，精神煥發）

英兒 （奔到她母親面前）媽媽！

麗金 （吻她）乖孩子！（她跑向大石前，冷冷的對安華說）阿根有事要見你。他在路上等你。

安華 （起身——沒精打彩地）好，我就去。（當他望麗金時，注意到她外狀的改變，他因痛心而臉色陰沉下去）

麗金 帶英兒一同去罷。（對英兒）跟爹爹去，才是好孩子呢。婆婆有好東西叫你去喫呢。

安華 （短促的）來罷，英兒。

英兒 （拉着他的手，快樂地在他旁邊跳着下山）爹爹！爹爹！（他們向左首下山去了。）

麗金皺着眉送他們一刻——然後帶着一種微笑轉向安榮。我要坐一會了。來，安榮，這不跟舊時一樣麼？（她輕快地跳上石頂坐下）從屋子裏出來，覺得這兒真好看，真涼快呢！

安榮（在大石旁邊半坐着）是的。這兒好極了。

麗金 因為你來了，我生活都不想做了，（興奮地笑）我覺得真自由，我願意生兩個翅膀，飛過海去。你是男人。你不知道燒菜洗碗是多麼可怕可厭的事！

安榮（把臉一歪）我能够猜想的。

麗金 你媽一定要替你弄第一頓晚飯請你，你回來了她是多麼快活呀。她把我趕出廚房的那種情形，真是怕人，你會想她以為我是耍毒害你呢。

安榮 媽是這樣的，她老人家真好。

麗金 她很罣念你。我們大家都罣念你，就是田土也很罣念你喲，今早上我指你看的，都表示罣念着你呢。

安榮（眉頭一皺）情形是不很好，那是事實！可憐的安華，實在太難爲他了。

麗金（輕視地）都是他自己不好。他做事一點興趣也沒有。

安榮（責備地）你不能責備他呀。他是天生不配種田的；但是我知道他爲了你，媽和小英兒已經盡了他的能力了。

麗金（冷淡地）哦。（忤然）但是謝謝天老爺，這些日子現在都過去了。你來掌管了田地之後，安華常常歸咎的『壞運氣』也不會長久了。向來田地上所需要的是個有遠見有準備的能幹人！

安榮對的，安華沒有這種幹材。他自己也坦白地承認的。我來替他找個好的佃工——有經驗靠得住的——幫他耕種，工錢之外，跟他講明，年底再給他一筆酬勞。這樣，安華不必什麼事都管了，他自己也不用愁惱得要命了。麗金，你看他多憔悴呀。他應該保重才是呢。

麗金（心不在焉地）我想是的。（因爲她心裏在想他說的上一半的話）你爲什麼

要雇個佃工來照料呢？我的意思，現在你回來了，佃工是不需要的了。

安榮 喔，當然我在這兒的時候，我會替他照料的。我是說我走了以後。

麗金 （彷彿她不能相信她自己的耳朵似的）走？

安榮 是的。我預備再到爪哇去。

麗金 （震駭）你再去航海嗎？

安榮 不去航海，不；航海的職業我再也不願意幹了。我要到爪哇去做米生意。

麗金 但是——那是很遠的地方——是不是？

安榮 （從容地）大約有六千英里。遠是可以算遠的了。（帶着熱誠）不過我在那兒有個很好的機會，麗金，你不信，問安華。我剛纔把這件事詳細告訴了他了。

麗金 （臉上勃然變色）他曾阻止你沒有？

安榮 （駭怪）沒有，當然沒有！爲什麼呢？

麗金 （慢慢地抱怨地）那正像他——不阻止你。

安榮（怨恨地）安華人太好了，他知道我決定了一件事情，他總不願意阻止我的。我一告訴他這是多麼好的一個機會，他就明白了。

麗金（昏迷地）你一定要走麼？

安榮 一定的。喔，我並不是說馬上就走。說不定，等船要等上好許多時候呢。無論如何，我沒走之前，我要住在家裏跟你去問候問候親戚朋友的。

麗金（不欲言地）哦。（突然悲痛）喔，安榮，你不能走！你不能走！我們大家都想過——我們大家一直在希望禱告你回家來，一心一意的住在這兒，料理料理田裏的事情。你一定不能走？你走了，試想老太太會怎樣的傷心。你讓安華掌管田地，會弄到怎樣的糟呀。你該明白呀。

安榮（蹙額）安華管事並不見得怎麼樣壞。有了一個佃工來照料，事情是很穩當的。

麗金（固執的）但是你老太太呢——想想她呀。

安榮 我的出門，她已經過慣了。她知道我去是爲她和我們大家的好處，她不會反對的。

你問安華，兩年之後，我就會發財，你等着瞧罷！然後我就回來安安逸逸的住下來，把田地弄得好好的。並且，我在那邊也可以幫你們一點忙。（懇摯地）我告訴你，麗金，我一上岸，我就動手做，我相信勤懇的工作和上進的決心一定能發財的；我知道是能夠的！（興奮地——用一種驕傲的聲調）我告訴你，我覺得我能夠做比種田更偉大的事，這次的航行把我的眼界擴大了。叫我明白了世界是多麼大的一個地方。老守在這兒好像蒼蠅黏在糖漿裏似的，我是再不能滿足的了。這兒的事情好像沒有多大意義，你應該了解我的意思。

麗金（癡呆地）唔——我想我應該。（頓半晌——她心中疑忌突起）安華告訴你什麼話——關於我的？

安榮 告訴關於你的沒有呀！

麗金（緊瞅着他）你說的是實話嗎，安榮？他並沒有說到——我——（她不知所措地停住）

安榮（駭異）沒有，我記得他並沒有說到你。爲什麼？爲什麼你想他說到你呢？

麗金（自扭其手）喔，我願意明白你是不是在說謊喇！

安榮（憤憤地）你說什麼話？我從來沒有跟你說過謊話！是不是現在我爲什麼要說謊呢？

麗金（仍然不信）你是不是——你願不願意罰誓——不是爲了——（她眼向下望，半轉身離開他）爲了從前你走的原因現在才又要走麼？因爲如果是的——我要對你說——你不必走拉——（她說完時，她的聲音沉降爲一種震顫的溫情的私語）

安榮（不知所措——強笑一聲）喔，原來這就是你所要說的呀？唔，關於這件事，你用煩惱了——（懇定地）我決不怪你，麗金，上一次我做了傻瓜走了之後，又再回來，你當然覺得不安的。

麗金（她的希望破碎了——帶着痛心的喘氣）喔。安榮！

安榮（誤會）我知道我不應該說起這種傻事，然而我想還是說個明白的好，那末我們三個人還能够跟從前一樣的住在一起，不致有什麼誤會。

麗金 安榮！不要再說了！

安榮 我已經說開了頭，讓我說完了罷。這也可以消除我們的誤會。你不要以為做過一次傻子的就會常常做傻子，也不要因為我從前的傻事叫你現在常常不高興。我要你相信，我把那種傻事，已經老早就忘記了——現在——你——好像——一直是我的親妹妹；麗金，真是這樣的。

麗金（再也不能忍耐了——惛亂地狂笑）安榮——請你不要說了罷！（她再以兩手掩面，她的下垂的兩肩在震顫）

安榮（怨悔地）怎麼我今天一開口就會得罪人。我跟安華提起這件事，他也不准我說下去。

麗金（兇狠地）你所告訴他的——就是你所告訴我的話麼？

安榮（驚訝）吓當然爲什麼不是呢？

麗金（震顫）喔，我的天呀！

安榮（驚駭）爲什麼我不應該說麼？

麗金（昏亂地）喔，不管你幹什麼！我不管！你不用管我，走罷！（安榮起身跑下小山左方，驚駭不安，不快樂，看了她的行爲莫明其妙）

安榮（頓半晌——指着山下）喂！他們回來了——笛舅舅也來了。怎麼回來得這樣快呀？我不懂。難道他要我趕快上船去麼？安華抱着孩子。（他回到大石旁。麗金的臉還是閃避着他）嚇！我從來沒見過的父親愛他的孩子像安華這樣親熱的！他時時刻刻在招呼她。可是我並不怪他。你們都應該覺得驕傲：她正是個可愛的女孩子喲。（他瞥着麗金，看看這種很明顯的得她歡心的企圖有什麼效果沒有）我看她像安華的地方很多，你看是不是？也有許多像你的地方。她的一對眼睛。

麗金（可憐地）喔，安榮，我頭痛！我不願意講話！請你走開，好不好！

安榮

（站着眼釘着她有好一刻——然後一邊走開去一邊用傷心的聲調說）今天這兒個個好像生氣似的。我覺得我在這兒是用不着的了。（他站在左首路旁，用鞋尖踢草。片刻後，笛伯進來，安華抱着英兒跟着。笛伯似乎完全沒有改變，還是三年前愉快的大聲說話的樣子。他因爬山吃力，大聲喘着氣，肆力在抹臉上的汗。安華敏捷地瞥了安榮一眼，注意到他的沮喪的外貌，然後轉眼望麗金，麗金當他們近前時已經移轉了位置，背向着他們，兩手托着下頰，向海方凝望）

英兒

媽媽媽媽！安華把她放下，她便奔跑到她母親那裏。麗金轉身，以一種突然的強烈的熱情抱她在懷中，敏捷地再轉身，背向着他們。下面的事表演時，她繼續抱着

（英兒）

笛伯

（氣喘地）咻！安榮，有個好消息給你。讓我透一透氣再說。咻！天呀，爬這樣的小山，比在海上風的時候爬桅桿還難些呢。讓我休息一忽兒。（他在草上坐下，抹着

臉）

安榮 我沒有想到你這樣快就回來了，舅舅。

笛伯 我也並沒有預料到呀；但是我在水手公會得到了一點關於船的消息，所以就回來找你啦。

安榮 （懇切地）什麼消息，舅舅？

笛伯 我在公會門前經過，想順便進去看看有什麼人願意接替你的位置的。他們都很想念你，問起你；他們問我不知道你願不願意做船上的二副？我想到你要往爪哇去，我就問他們是什麼船，開那兒去的？他們說是條新船，到爪哇去的。

安榮 （他的眼閃閃發光——興奮地）天呀，好運氣喲！他們什麼時候開船？

笛伯 明天早上。我不知道你願不願意這樣快走，所以我就對他們這樣說了。他們說這個缺留到今天晚上等你回音。事情是這樣的，你自己決定罷。

安榮 我願意的，說不定要等上幾個月才有這樣的機會呢。（他的眼睛望望安華，又望望麗金，然後收回來——懷疑地）但是——討厭得很——明天早上太快了。我

願意牠遲一兩禮拜才開，那多好呢。剛回來——又走了，似乎說不過去。不過這一千回裏面碰不到一次的機會——（徵求安華的意思）你以為怎樣呢？安華，要是你，你怎麼辦？

安華（強作微笑）我是遲疑不決的，你知道。（盛額）這當然是難得碰到的好運氣——我想你不應該放過罷。但是不要叫我來替你決定。

麗金（轉身望着安榮——用一種強烈的怨恨的聲調）好，安榮，去罷！（她敏捷地又轉過身去了。接着大皆覺得不安的不說話有好一會）

安榮（思索地）是，我想我去罷。這件事結果於我們大家都有好處，你以為對不對，安華（安華點頭但不說話）

笛伯（起身）那麼，事情就決定了。

安榮（現在他已決定了，他的聲音充滿着希望和力量與精神。所以鏗鏘而有聲色）是的，我去。我去得快，回來得也快，這是一定的；將來我不會空手回來了。你敢說我

不會空手回來的。

笛伯

安榮，那你沒有多大工夫了。要把事情弄妥，你頂好趕快去罷。我馬上要回船上去。

你頂好跟我來罷。

安榮

我回屋子把行李收拾好了，馬上就走。

安華

（靜悄悄地）你們兩個都在這裏用飯罷，好不好？

安榮

（愁煩地）我不知道。還有工夫麼？現在什麼時候了？

安華

（責備地）媽特別爲你在弄飯菜呢，哥哥。

安榮

（面紅——害羞地）該死！我剛纔忘記了！世界上什麼機會都可以錯過，可是不能不在家裏吃今天的晚飯！（他轉問笛舅舅——靈敏地）來罷，舅舅。跟我到屋

子裏去，一路上你再把剛纔的事仔細一點告訴我。吃晚飯之前我得把行李收拾出來。（他和笛伯動身向左首去。安榮回頭叫道）你也快回來罷，安華？

安華

好。我就來了。（安榮和笛伯走了。麗金放英兒於地上，兩手蒙着臉，她的兩肩在顫

動，彷彿她在哭泣似的。安華用一種嚴肅陰鬱的神情凝望着她。英兒倒退向着安華跑來，她的驚奇的眼睛釘着她的母親。

英兒（她的聲音茫然的顯示驚嚇，拉着她父親的手）爹爹，媽媽在哭呢，爹爹。

安華（俯下身去撫摩着她的頭髮——努力着靜定不使粗暴的聲音漏露出來）不是的，媽媽沒有哭，孩子。太陽光射在她的眼睛上就是了。你餓了麼，英兒？

英兒（決然地）餓了，爹爹。

安華（有含義地）現在是你喫午飯的時候了。

麗金（含糊的聲音）我來了，英兒。（她連忙拭乾眼淚，不看安華，跑過來拉着英兒的手——沉悶的聲音）來罷，喫午飯去罷。（她由左首走去，眼睛望着地下，跳躍的英兒拉着她的手，安華等她們先跑了一刻，然後慢慢地跟着走下。）

——幕落——

第三幕

第一場

和第二幕第一場同——五年後十月杪一天早上大約六點鐘光景。天未黎明，但當表演進行時，窗外的黑暗漸漸褪成灰色。

室內祇有一盞煤油燈照着，多煙煤的燈罩立在檯上，一切都呈凋謝頹敗之狀。窗簾破碎骯髒，有一扇窗已沒有窗簾了。書案上堆滿着亂書和積塵，成爲灰色，彷彿是多年不會用過了。粉壁上滿是霉點。餐桌上都是熱碗和倒出的食物所印成的污痕。一張搖椅的橫木已壞，現用一塊白木板修補着。雜亂的風爐，柴炭，蒲扇，和其他零星物件，到處零亂地放着。屋的某角上還堆着稻草。

室內的全部空氣和多年前完全不同，是一種習於貧窮，絕望地屈服於貧苦，也不覺

得有什麼羞恥了。

幕啓，麗金坐在燒水的炭爐旁邊，伸手向火取暖，彷彿室內的空氣是潮濕而寒冷的。一條厚的圍巾包着她的肩部，半掩着她的藍色白邊的喪服，她老得可怕了。她的灰白的皺紋很深的臉，像頑石般缺乏表情，彷彿她對於什麼事都不會發生感情的了，她的動情的能力已經枯竭了。她說話時的聲音沒有音節，低而單調的。身上衣服疏忽的凌亂的穿着，不整潔的頭髮已帶灰色，鞋上全是泥，證明她對生活漠不關心。

她的母親睡在她旁邊有輪子的椅子裏，有被蓋着。

後面寢室的房門開着，傳來一種聲音，彷彿有人起身了，麗金轉身向寢室門，面帶遲鈍的氣惱之色。一刻後，安華現身門口軟弱地倚在門上支持他的身體。他頭髮長而不剪，臉面和身體都消瘦了。額骨上有一塊一塊鮮明的紅色，眼睛以發熱而在燃燒。身穿綿襖，足踏破爛的氈拖鞋，沒有穿襪。

麗金（遲鈍地）唏——唏——唏！媽睡熟了昵。

安華（用力地說）我不會鬧醒她的。（他軟弱地跑到檯旁的搖椅前，筋疲力竭的樣子坐下來。）

麗金（凝望着炭爐）你還是跑到炭爐旁邊來罷，這兒暖呢。

安華不。我現在熱得火燒似的。

麗金那是發燒。你知道醫生叫你不要起來跑來跑去。

安華（氣惱地）那個老東西！他什麼也不知道。上床躺着——這就是他唯一的藥方啦。

麗金（冷淡地）現在你覺得怎麼樣？

安華（輕快地）好些了！從來都沒有覺得這樣好的。真的我現在好了——只不過沒有力氣。我想這大概是個轉機了。從此以後，我會好得很快，會嚇你一跳呢——可並不是那鄉下老庸醫的功勞。

麗金他常常替我們看病的。

安華 你的意思是說，他常常看我們死罷！他看死了爸和媽——（聲音碎了）——還看死了——我的——英兒。

麗金 （遲鈍地）我想他是盡他的本領看的。（頓半晌）好啦，安榮帶了一個專門醫生快來了。那應該使你滿意了罷。

安華 （尖酸地）你整晚等着不睡就是這個緣故麼？

麗金 是的。

安華 等安榮吧？

麗金 （一點感情也沒有）總得有人等他才對。他去了五年了，等他回來，也是應該的呀。

安華 （帶着尖酸的譏諷）五年啦！好長久呀！

麗金 唔。

安華 （有含義地）等了五年啦！

麗金（冷淡地）事情已經過去了。

安華 是的，過去了。（頓半晌）他打來的兩個電報還在麼？（麗金點頭）給我看看，好不好？電報來的時候，我的頭燒得正熱，昏昏的不知道他講什麼。（匆遽地）但是現在我覺得好了。讓我來再看一遍。（麗金把電報自胸懷裏取出交給他）

麗金 拿去。先來的一個在上面。

安華（把上面的一個打開）『香港。今午抵此，因有要事結束。事畢即搭船回家。』（他尖酸地微笑）生意頂要緊，這是哥哥的信條。（他念）『祝你們都好。』（他譏諷地再念）『祝你們都好。』

麗金（遲鈍地）他不知道你病了，一直到我覆他一個電報，才告訴他的。

安華（悔恨地）當然他不知道。我真傻。我近來脾氣不好。你的覆電怎麼說呢？

麗金（所答非所問）我叫電報局到那邊去收錢。

安華（激惱地）你說我害的是什麼病呢？

麗金 我說你肺部有病。

安華 (微愠) 你真傻！我對你解釋過不知道多少次，我害的是胸膜炎，你總不明白胸膜是在肺外面，不是在肺裏面！

麗金 (無情地) 醫生對我怎麼說，我就怎麼寫。

安華 (惱怒地) 他是不懂病的混蛋！

麗金 (遲鈍地) 沒有什麼關係。我只要告訴安榮你有病就是了，是不是？

安華 (頓半晌後，打開別一封電報) 這是他昨天晚上發的。讓我看。(他念)「來電悉。決搭夜車，帶一專科醫生，抵城即雇汽車下鄉。」(他計算) 現在什麼時候了？

麗金 大概快六點了。

安華 他應該快到了。他帶一個知道一些東西的醫生來了，我真喜歡。一個專科醫生馬上會告訴你，我的肺一點病都沒有。

麗金 (笨拙地) 近來你咳得很厲害。

安華（激惱）胡說八道！你自己難道不會有過討厭的傷風麼？麗金緘默地望着炭火爐。安華在椅子裏不安地在動。一頓。最後安華的眼凝望在熟睡的夏太太。你媽能够睡得這樣熟真是福氣。

麗金 媽是倦了。她跟我坐着等了大半夜呢。

安華（訕笑地）她也等安榮嗎？（頓。安華嘆氣）我無論怎樣也睡不着。我數數目數到一萬多，還是沒用！我後來不再去數了，直躺在那兒，讓頭腦去胡思亂想。（他頓着，然後用溫情的同情聲調說下去）我剛纔想到你，麗金——想你這幾年來太苦啦。（求恕地）真對不起你，麗金。

麗金（沉悶的聲音）我不知道。現在都過去了。大皆都是苦的。

安華 是的；除了哥哥，誰都苦的。（忽然發出一種病的嫉妬）哥哥已經大大的成功了

——他所希望的成功。（譏諷地）現在他回家來，要我們崇拜他的偉大。（皺眉

激惱地）我說什麼話？我的腦子一定是病了。（頓半晌）這幾年來我們都

很苦。（他的聲音低降爲一種震顫的耳語）尤其是最近八個月，自從英兒——死了之後。（他以抽搐的聳肩來遏抑他的哭泣——然後深悲極痛地說）我們的幸福的最後希望喲！要是有天老爺的話，我要從靈魂裏咒我的天！（他大大的咳嗽起來，連忙以手巾自掩其口）

麗金（沒有望他）英兒死了——倒好過了。

安華（陰鬱地）我們都是死了好過。（忽然生氣）你告訴你的媽，不准她再說英兒的死是因爲我遺傳給他的先天太弱。（軟弱得要流出眼淚來了）不准她再說，我告訴你？

麗金（嚴厲地）唏——唏！你會鬧醒她；鬧醒了又要嚙嚙嚙埋怨人家——不埋怨你——埋怨我。

安華（咳嗽，軟弱地躺在椅裏——頓）你媽反對我就是因爲我不肯求哥哥幫忙。

麗金（怨恨地）你不妨求求他幫忙。他賺了很多錢啦。

安華 你怎麼想跟他拿錢呢？

麗金 (遲鈍地) 我看並沒有什麼不對，他是你自己的哥哥。

安華 (聳肩) 對你講有什麼用處？我不能夠求他幫忙。(傲然地) 我還支持得下去，謝謝老天。你不能否認呀，沒有人幫忙，我也能夠成功把——(他突然不說而苦笑) 我的天呀，我驕傲什麼呢？東欠債，西欠債，田糧跟利息都沒有付！我真是傻子！(他躺回他椅裏，閉目靜上一刻，然後低聲說) 我可以坦白說，麗金，我是完全失敗了，我又拖你下水。平心而論，你恨我——我不能怪你。

麗金 (不動情) 我並不恨你。我想也不是我的不是。

安華 不，你愛——安榮，也不能怪你。

麗金 (遲鈍地) 我並不愛誰。

安華 (舞動手把她撇在一邊) 你不必否認。這又沒有什麼關係。(頓半晌——帶着一種溫情的微笑) 你知道麼？麗金，我在半夜黑暗裏又在做夢啦！(短笑一聲)

我在想我病好之後將來的計劃。（他用懇求的眼睛望着她，彷彿怕她要譏笑他似的。她的表情並不改變，她眼釘着炭爐。他的聲音表示懇摯的聲調）總之，爲什麼我們不應該有將來呢？我們年紀還輕啦。要是我們能够把這片田地的霉頭摔掉就好了！這塊田地破壞了我們的生命，可咀咒的東西！現在哥哥快到家了——

我不再驕傲做傻子啦，麗金！我要向他借錢，讓我們到城裏去另闢一條新的生路。我們要到活動而不是呆滯的地方去，從新做起。（自信地）我在城裏決不會像在這兒那樣失敗的，麗金。我決不再叫你丟臉。我要證明給你看，我在這兒讀過的東西是有用處的。（漠然地）我預備寫東西，或者跟這類差不多的事情。我常常想寫東西的。（辯解地）你願意的罷，不是麗金？

麗金（遲鈍地）有媽呢。

安華 她可以跟我們同去。

麗金 她不願意的。

安華（惱怒地）原來你這樣回覆我！（他以強烈的感情而震顫。他的聲音很離奇，使

麗金震驚地轉身望他）你撒謊！你推在你媽身上！你要住在這兒。你知道哥哥快回家了——（他咽塞而咳嗽）

麗金（起身——用一種着慌的聲音）怎麼啦？（她跑到他那兒來）我跟你去就是了，安華。不要再咳嗽了罷！這於你是很不好。（她用遲鈍的聲調安慰他）我跟你到城裏去——只要你病好了就去。真的我跟你去，安華，我應承你啦！（安華躺下來，閉着眼。她站着憂急地望他）你現在覺得好些了麼？

安華 好些啦。（麗金跑回原位坐下。頓半响，他張目，在椅子裏坐起。他的臉紅而喜悅）那麼你願意去啦，麗金？

麗金 是的。

安華（興奮地）我們要從新做人，麗金——你跟我。我們苦了這麼久之後，生命總應該給一點幸福給我們了。（激烈地）一定會給我們的。不然，我們受的苦變成沒

有意義的了——那是想不通的，決不會的。

麗金（被他的興奮擾得愁煩了）當然，當然，安華，但是你不能——

安華 喔，不要害怕！我覺得完全好了，真的——我現在又能希望啦。喔，你要知道有事情給我們盼望是多麼榮耀的事！你能不能感覺到那種快感——過了這樣多可怕的日子以後，一種新生命的美景開展在我們眼前？

麗金 是的，是的，但是你應該要——

安華 胡說八道！我不用再小心了。我快要恢復一切的氣力了。（他輕快地起身）你瞧！我覺得身輕如羽毛呢。（他跑到她椅前，俯下身去微笑吻她）親個嘴——幾年來的第一個親嘴，是不是？——歡迎我們新生命的開端罷！

麗金（忍受他的接吻——愁煩地）坐下來，安華！請你坐下來罷！

安華（帶着溫情的固執——撫摩着她的頭髮）我不用坐下啦。你真傻，愁什麼？（他放一手於她椅背）你聽我說！一切我們所受的苦，都不過是一種試驗，證明我們

是值得有更好幸福的實現呢。（狂悅地）這種試驗我們都經過了！牠打我們不倒！現在夢想要成爲事實了！你懂麼？

麗金

（用着慌的眼睛望他，彷彿她以爲他是發了瘋了）懂的，安華，我懂的！但是你現在回床上去休息好不好？

安華

不。我要去看太陽上山。太陽上山是好運的先兆呀。（他急急的跑到後面左方的窗前，推開窗簾，站着望出去。麗金跳起來，匆匆跑到餐桌左方，停着用一種緊張的熱切的態度看守着安華。他向外窺時，他的身體好像漸漸無力而疲竭的。要倒下來的。他說話時的聲音是悲哀的。）太陽還沒有啦。時候還沒有到呢。我能看見的，單是小山的黑邊後面，灰色的天空罷了。（他轉身過來，讓窗簾落下來。伸出一手，扶壁以支其身。他的一刻間的假氣力，已經消散了，他的臉色依然沉悶，他的眼睛依然深陷。他可憐地想笑一笑，這不是很快樂的先兆，是不是？但是太陽會出來的——快出來了。（他軟弱地搖擺欲墮）

麗金（連忙跑到他身邊扶着他）請你上床去睡罷，好不好，安華專科醫生應該快來了，你不願意把精力都消耗完罷，可不是？

安華（匆遽地）你說的對。他不要以為我的病比實際還厲害。我現在覺得好像能够睡了——（高興地）——睡一場好好的暢快的寧靜的覺了。

麗金（扶他到寢室門口）這是你最需要的！（他們進寢室了。一刻後她又現身，回頭叫說）我關上這個門，你安靜的睡罷。（她關門，連忙跑到她母親那兒，搖牠的肩）
媽媽醒來罷！

夏老太太（從夢中驚醒）哎呀！什麼事呀？

麗金 安華他剛才在這兒跟我說話。我扶他上床睡了。（現在她能確信她母親是醒了，她的恐怖過去了，她又沉於遲鈍的冷淡中了。她在她椅子裏坐下，凝望着炭爐

——遲鈍地）他的舉動——真可笑；他的眼睛看起來——真害怕呀。

夏老太太（帶着苛刻）你把我叫醒，嚇得我幾乎頭都昏了，就會這個緣故嗎？

麗金 我害怕呀。他說話瘋瘋癲癲的。我總不能使他安靜。我不願意獨個兒那樣子跟他在一起。誰也不知道他會幹出什麼事來呢。

夏老太太 (輕視地) 哼！一步都步不來的。我能幫助你嗎？你爲什麼不跑去叫阿金呢！
麗金 (遲鈍地) 阿金不在這兒了。他昨天晚上走了。他的工錢三個月沒有給了。

夏老太太 (憤憤地) 我不能怪他。好好的人誰願意到這種地方來做工呢？(突然惱怒) 喔！我願意你沒有嫁給那種樣的男人！

麗金 (沒精打彩地) 他現在病在床上，你不應該說他了。

夏老太太 (用力作暴怒狀) 你很知道麗金，要不是我拿出我積蓄的錢來暗中幫助你，你們兩個早做了叫化子——這都因爲他的獸頭獸腦的驕傲，不讓安榮知道事情弄到這樣糟了。我這樣的人倒要把我節省下來防老的錢來養他

——而我又是一個沒人照料的殘廢人！

麗金 安榮會還你的媽。我可以告訴他，不讓安華知道。

夏老太太（嗤之以鼻）哼，請問安華以爲你跟他靠什麼養活的呢？

麗金（遲鈍地）我想他從沒有想到這個。（稍頓後）他說他已經決定主意，安榮回家來，就請求他幫忙。（在廚房的時鐘敲了六下）六點了。安榮應該馬上可以到
了。

夏老太太 你想這個專科醫生對於安華有什麼益處麼？

麗金（絕望地）我不知道。（母女兩人沉默着，沮喪地釘着炭爐有好一會）

夏老太太（生氣地戰慄）給我把被拉上一點。我冷得要命呀！

麗金（指着後面的門）說話輕一點。他能睡，讓他睡一會罷。（她疲困地由椅子上站起，放幾塊炭在炭爐裏）這是最後幾塊炭了。明天燒火的柴都沒有了。（她嘆氣跑到後面左首的窗前，拉開窗簾望出去）天快亮了。（她跑回炭爐前）看來今天天氣會很好的。（她伸手取暖）昨晚霜一定下得很重。天氣暖了很久，現在應該冷了。（汽車的喇叭聲，由外面遠處傳來）

夏老太太（敏銳地）聽那不是汽車的聲音麼？

麗金（不感興趣）是的。我想一定是安榮。

夏老太太（帶着神經過敏的氣惱）不要坐在那兒像馱子罷。看看屋子裏像什麼樣

！喲！那新醫生不知要當我們是什麼人家呢？看看那個燈罩滿是烏煙！唉，麗

金，你——

麗金（冷然地）我在廚房裏已經預備好一盞乾乾淨淨的燈啦。

夏老太太（堅決地）現在推我到廚房裏去罷。我不願意他們當怪物看我。我去睡一

會罷。你現在也不用我了，我想睡得要命。（麗金車她母親由右首下。汽車聲

音漸響，最後停在屋門口的大路上。麗金由廚房回來，手拿一盞點燃的燈，她

放在檯上，先前一盞的旁邊。小道上脚步聲——接着一陣厲害的敲門聲。

麗金跑去開門。安榮進來，賀醫生帶着一個小黑皮包跟着。安榮已大大地改

變了。他的臉似乎已經成爲很緊張的，無情的，從他的決斷的態度可以看出，

這種態度卻由於無時不在當機立斷，斷必準確的訓練上得來的。他的眼睛較前敏銳機警，甚至於有一種兇惡的狡獪的暗示。然而現在他的表情卻是很擔憂的一種。賀醫生是個矮的，陰沉的中年人，鬚髭整潔尖銳。目架眼鏡。

麗金

安榮，我等了你——

安榮

（連忙點頭）我拚命趕回來。（他一面脫帽子，大衣，放在檯上，一面替麗金和醫生介紹。他身穿一套值錢的商人的西服，看來比前胖了）我的弟媳——賀醫生。

（他們沉默地相對鞠躬。安榮連忙四面瞥了一眼）安華在那兒？

麗金

（手指着）在裏面。

安榮

我來替你脫大衣，賀先生。（一面幫醫生脫大衣，一面問）他病得很厲害麼？

麗金

（遲鈍地）他一天比一天壞。

安榮

真糟！這兒來，賀先生帶燈來。麗金。（他跑進寢室去，醫生和麗金帶着明淨的燈跟着。麗金一進去就出來，隨手把門掩上，慢慢的跑到通外面的門前，把門打開，在門

口站着，向外張望。安榮和安華的談話聲自寢室傳來。一刻後，安榮再出來，輕輕地掩上門。他跑前來。在檯右搖椅裏坐下，一手托着頭。他的臉上有一種深悲極痛的着慌的表情。他沉重地歎氣，哀傷地向前瞪視。麗金轉身站着望他。然後她關門，跑回她炭爐旁的椅子裏，把椅子轉過來面對着他。

安榮（連忙望她——一種粗澀的聲音）這種情形已經有多久了？

麗金你意思問——他病了多久麼？

安榮（簡短地）當然還有什麼旁的事？

麗金去年夏天他病了一次。自從英兒死了之後，他一直病到現在——快八個月了。

安榮（粗澀地）爲什麼你不告訴我——打電報給我呢？你們難道要他死麼？該死，看來真像這樣子呢！（他的聲音碎了）可憐的安華病在這樣偏僻的鄉下，除了一個鄉下庸醫之外，有誰來照料他呢！這是多麼可恨而丟臉的事喲！

麗金（遲鈍地）我有一次想告訴你，但是他知道了，氣得發瘋。他說他很驕傲，什麼都

不願意懇求人家。

安榮

驕傲？懇求我也要驕傲？（他跳起來，神經興奮地跑來跑去）我不懂你怎麼辦的。你難道沒有看見他病得很厲害麼？你難道不知道——吓，我看見他那樣子，幾乎驚惶得昏過去呢！他看來——（他聳肩）——呀，可怕！（帶着嚴厲的輕視）我想你老是以爲他身體很弱的，就當他生病是件當然的事。天呀，我早些知道就好啦！

麗金

（沒有情感）一封信要那麼久纔能寄到你那兒——我們又沒有錢來打電報。我們的債到處都欠到了，我又不能再向媽借。她把積蓄的錢借給我們，現在她存的已經沒有多少了。這件事不要對安華講。我從沒有告訴過他。他知道了，那是不得了的。不過我實在沒有辦法，因爲——不向媽借錢，真不知道怎樣過活呢。

安榮

你意思說——（他的眼睛似乎初次看見室內貧窮的景像）你發那個電報叫我付錢，是不是因爲——（麗金緘默地點頭。安榮以拳擊桌）天呀！而我一直

——什麼都有的喲！（他在椅子裏坐下，把椅子拉近麗金——任性使氣地）但是——我總不明白。爲什麼？爲什麼發生了什麼事？事情怎麼會弄到這樣的？告訴我！

麗金

（遲鈍地）並沒有多少可以告訴的。事情一天壞似一天，就是怎麼一會事——安華好像什麼都不在心上。自從你媽死了之後，他什麼興趣都沒有了。於是他雇個人來照料，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不欺騙他的——他並不知道——一個個都走了。後來英兒死了，他連什麼事都不管了——老是獸在家裏，只是看書。所以我不得不求媽幫忙了。

安榮

（驚奇而又害怕）呀，該死，多可怕呀！安華一定是發瘋了，不讓我知道。太驕傲不願意求我幫忙！究竟他怎麼會這樣的呢？（一種突然的，可怖的猜疑，進了他的心裏）麗金！老實告訴我。他的心景有沒有失常？

麗金

（遲鈍地）我不知道。英兒的死使他頂傷心——但是現在也該慣了罷，我想。

安榮（奇怪地望着她）你的意思是說你現在是慣了？

麗金（一種死沉沉的聲音）總有一個時候——你會不覺得難過——什麼都不覺得。

安榮（眼釘着她半晌——很可憐地）原諒我，麗金——我並不是怪你。我沒有明白——看見安華躺在床上，病到這般田地——使我對個個人都會生氣。原諒我，麗金。

麗金 沒有什麼要原諒。那不要緊的。

安榮（又跳起來，跑來跑去）謝謝老天，我回來得還不算遲。這個醫生很有把握。這是第一件應該考慮的事。等安華病好起來了，我們再把田地弄個穩健的基礎。這事我來辦——在我走之前。

麗金 你又要走麼？

安榮 我不能不走。

麗金 你寫信給安華說，你這次回來不走了。

安榮 我是那樣希望的——但是到了香港，我才知道不得不再去走上一趟。（短笑一

聲）老實告訴你罷，麗金，你不要以為我真是富翁了——現在還不是。我寫信那個時候，我的確有錢。我做米穀生意，賺錢很容易；但是我還不知足。我要錢還賺得容易些，因此就像別的傻子一樣，做投機生意。喔，起先我勝利了，有幾次我差不多有一百萬的家私——但是到後來一敗塗地。最後我太受不了了，就自己厭惡自己，打定主意，洗手不幹了，回家來真正的從新開闢生路。（他發出一種難聽的笑聲）現在可笑的地方來了。輪船開的前一天，我看見有一樁發大財的機會。（他彈指作聲）多容易！我儘量投資。於是，事情還沒下文，我就走了——我那時自信不會錯的。但是我到了香港——我不是打電報給你說有要事耽擱麼？那就是這件事。（他癡惡地微笑，跑來跑去，兩手插在袋裏）

麗金

（遲鈍地）你統統——都失掉了麼？

安榮（再坐下來）差不多。（他由衣袋裏取出一枝雪茄咬去一端，燃之）喔，我並不

是說完全破產。這次失敗之後，我還有一萬存款，也許是兩萬。但是五年苦工的報酬祇有這麼一點。實在太可憐了。所以我不能再回去一次。（自信地）我在那邊只要一兩年就賺回來——本錢不必多。（一種疲倦的表情表現在他臉上，他沉重地嘆氣）我不願意再回去。做生意我厭惡極了。

麗金 太壞了——事情好像不很順利啊。

安榮（拋去沮喪——活潑地）事情還會糟得利害呢。不過我走之前把田地整頓好的錢是够的。等安華病好了我再走。我趕快要把事情弄妥當。（滿意地）我得休息一下了，我所需要的休息就是田裏的勞工——好像我從前所慣常的勞工一樣。（突然停止，戒慎地放下他的聲音）我失敗的事一個字都不要對安華說呀！記住這句話，麗金！你知道爲什麼。要是他變成這樣量躁的性格，知道我窮了，他一個小錢都不肯接受的，明白麼？

麗金 明白的，安榮。（頓半晌，當其時安榮想入非非地在抽煙，他的心顯然是忙於將來的計劃，寢室的門開了，賀醫生提着皮包進來。他隨手靜悄悄地把門關上，跑前來，面帶嚴重之色。安榮由椅子裏跳起）

安榮 啊，賀先生！（他推一張椅子到他自己和麗金之間）請坐罷。

賀醫生 （瞥視他的表）我得趕九點鐘的車回城裏去。不能耽擱了。我只有一分鐘的時間了。（坐下來。咳清喉——用一種敷衍的不關痛癢的聲音）令弟的病，馬先生，是——（他停着看看麗金，有含義地對安榮說）最好我跟你——

麗金 （帶着頑梗的怨聲）我知道你什麼意思，先生。（遲鈍地）不要怕我受不住。我忍受困苦已經忍受慣了；我猜得出你要說的是什麼話。（她遲疑了一會——然後用單調的聲音說下去）安華快要死了。

安榮 （惱怒地）麗金！

賀醫生 （舉手命令他們靜下來）我診斷令弟的結果，恐怕跟這位太太的話一樣。

安榮（呻吟）但是，賀先生，當然——

賀醫生（安靜地）令弟活不久了——也許還有幾天，也許只有幾個鐘頭。他此刻還活着，真是件奇事呢。照我的診察，他兩個肺部都爛得很兇了呢。

安榮（傷心地）好天喲！（麗金在一種魂不守舍的凝注中，眼釘着自己的衣裾）

賀醫生 抱歉得很，我不能不這樣告訴你。要是還有什麼補救的辦法——

安榮 沒有什麼辦法了麼？

賀醫生（搖頭）太遲了。六個月之前，也許還有——

安榮（悲痛）如果我們帶他到山上去——到莫干山去——也許——

賀醫生 那在六個月之前也許可以延長他的生命。（安榮呻吟）但是現在——（他有意義地聳肩）

安榮（突然想起而驚惶）天喲，你沒有告訴他吧。是不是，賀先生？

賀醫生 沒有。我騙他。我說天氣的改變——（他急忙地看表）我得走了。（站起）

安榮（起身——固執地）但是一定要想個法子呀——

賀醫生（好像他跟小孩子說話）最後的機會——靠天呀。（他戴起帽子，穿起外衣

——對麗金鞠躬）再見。

麗金（眼睛都不抬起來）再會。

安榮（機械地）我送你上汽車，賀先生。（他們出門去了。麗金不動地坐着。汽車動身的聲音可以聽見，其聲漸漸遠去。安榮再入。在他椅子裏坐下，兩手扶着頭）麗金！（她舉眼正望着他）我們進去看看他好不好？天呀！我怕看他！我知道他會看出我的心事來的。（寢室的門無聲地開了，安華現身門口。他的兩頰以發熱而紅暈，他的兩眼特別的大而有光。安榮帶呻吟的聲音說下去）這是不成的，麗金。讓他完全沒有希望麼？總得找個辦法。我們帶安華到莫干山去。他一定會好的。一定要把他醫好的！

安華（用一種溫柔的聲調）爲什麼一定呢，哥哥？（安榮轉身，用慌張的眼睛釘着他）

安榮（轉身過來）安華（責備他）你下床來幹什麼？（他起身跑向他）現在就回床上去罷，聽醫生的話，不然，我要罵你的！

安華（不理這些話）扶我到那邊椅子上罷，哥哥。

安榮 見鬼了我來扶你！你快回床上去罷，床上纔是你應該去的地方，去躺着罷！（他捉住安華的手臂）

安華（譏誚地）躺在那兒等我死麼，哥哥？（冷淡地）不要做出小孩子的樣子。我躺得討厭了。坐起來好得多呢。（當安榮遲疑時——兇狠地）你再把我把回床上，我馬上就起來。要我不起來，除非你坐在我的胸口上，不過這時於我的病沒有好處罷，來罷，哥哥。不要再傻罷。我要跟你談談，我現在就要跟你談談。（帶嚴肅的微笑）一個臨死的人總該有這點權利罷，可不是？

安榮（凜縮）請你千萬不要那麼說罷！要是你答應我不那麼說，我就讓你坐下。記住了。（他扶安華到他自己的和麗金的椅子中間的椅上）現在好了罷，就坐在這

兒罷！一等，我去拿一個枕頭來。（他跑入寢室去。安華望着麗金，麗金恐懼地閃避了他。安華悲苦地微笑。安華拿着枕頭回來，把牠放在安華背後）怎麼樣？

安華（帶着一種親愛的微笑）很好！謝謝你（當安華坐下時）你聽我說，哥哥。你從前請求我不要說——我把我的地位弄清楚了，我也就不說了。（慢慢的）第一點，我知道我快要死了。（麗金低頭，以兩手掩面。她總是保持着這種姿態，當他們弟兄在談話的時候。）

安榮 安華不會的！

安華（沒精打彩地）會的！不要對我撒謊了罷。在你未到之前，麗金把我放回床上之後，我就開始覺得了。（悲苦地）我正在計劃我們的將來——麗金和我的——

所以剛覺得時候，是很難受的。後來醫生診察我的時候，我也知道了——雖然他還騙我。後來爲證實起見，我站在門後偷聽他對你們說的話。所以不必再用飄渺的莫干山，或其他這一類腐敗的話來譏誚我罷。因爲我要死了，你們不應該

當我是個弱者或者是個膽小的懦夫那樣來看待我。我現在既然確實知道快要死了，倒也什麼事都不放在心上。最使人難過的倒是發獸似的懷疑。（頓。安榮在無可奈何的悲痛中茫然回顧，不知道說什麼好。安華用一種親愛的微笑望他）

安榮（最後胡亂地說）並不是發獸。你還有希望呢。你要是聽見了醫生所說的話，就可以證明一切啦。

安華 喔，你意思是說他的靠天麼（沒味地）我不想信天的。並且，我比隨便那個醫生都知道多些呢——因為我自己感覺得到。（把這個題目拋開）但是我們不是已經同意不談這個題目了麼？把你自己的事情告訴我罷，哥哥。這就是我現在覺得有興趣的事。你的信太簡單了，不大明白。

安榮 我本來想多寫幾封信的。

安華（微帶譏刺）從你的信看起來，你大概已經完成了五年前你出發時候所抱的

願望罷？

安榮 那不是什麼可以誇口的事。

安華 (駭異) 你真的老實實地得到了這樣的結論了麼？

安榮 唔好，現在看起來，也不是什麼大得了不得了的事。

安華 但是你發財了，是不是？

安榮 (連忙瞥了麗金一眼) 是，我想是的。

安華 我很喜歡。你可以把我在田地沒有做到的事都做起來啦。但是你在那兒幹什麼？

告訴我罷。你跟你的朋友做米穀的生意麼？

安榮 是的。兩年之後，我就做了股東。去年我把股份賣掉了。(他很遲疑地在答安華的

問話)

安華 後來呢？

安榮 我自己做。

安華 還是米穀生意麼？

安榮 是的。

安華 怎麼啦？你看起來好像怕我指摘你什麼似的。

安榮 開頭四年，我覺得很驕傲的。四年後的事我就不敢誇口了。我做投機生意。

安華 米穀麼？

安榮 是的。

安華 你用賭博來賺錢麼？

安榮 是的。

安華 （沉思地）我心裏正在疑惑你竟變到這樣了。（一頓以後）你——一個種田的人——也去幹買空賣空，用紙頭來賭博啦。我們三個人這一幅圖畫，是有嚴重的意義的，哥哥。（他悲苦地微笑）我是一個失敗者，麗金也是一個失敗者——但是我們都多少可以歸罪於天。但是你是三個人中間最大的失敗者啦，哥哥。你

違背了你自己的本性有八年之久啦，你明白我的意思麼？你愛田地的時候，你是個創造者。你和生命是很和諧的合在一起。可是現在——（他停着彷彿他找不到適當的字）我的腦筋昏亂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說，你所愛創造的大地，跟賭博相去不曉得有多遠呢——所以你理應該受罰。你得受苦纔能回到——（他的聲音變弱了，他疲倦地嘆氣）沒有用了。我不能說了。（他向後靠在椅背上，合着兩眼，在喘氣。）

安榮（慢慢的）我想我知道你所說的意思，安華——並且句句話是真的。（安華感恩地微笑，伸出他的手，安榮握之。）

安華 我要你答應我一件事，哥哥，等我——

安華 我什麼都答應你，我賭呢！

安華 記住，哥哥，麗金加倍的受了苦啦。（他的聲音因無力而半吞半吐）經過了一番

痛苦之後，哥哥，請你——醒過來罷。你聽我的話。等我死了——你一定要娶麗金

的。

麗金（帶哭）安華（安華躺下來，兩眼閉着，滯重地在喘氣）

安榮（做暗號給麗金要她安慰他——溫柔地）你疲乏了，安華。你還是躺下來休息一會的好，你看是不是我們以後再談好啦。

安華（帶着一種譏刺的微笑）以後你總是那樣樂觀的，哥哥（他疲竭地嘆氣）好，我去休息一會罷。（當安榮來扶他時）太陽快出來了罷？

安榮 現在六點多了。

安華（當安榮扶他進寢室時）哥哥，關上門。我不願意聽見聲音。（安榮再出來，輕輕地關門。他跑過來，再在他椅上坐下，兩手扶着頭。他的臉以無淚的強烈的悲痛而緊張。）

麗金（瞥着他——驚怖地）他神志昏亂了，是不是？

安榮 他也許有點昏亂。發熱的時候會這樣的。（帶着無可奈何的暴怒）天呀，多丟臉

啲！我們什麼辦法都沒有。只是坐着——等啲（他由椅子上跳起，跑到窗邊。）

麗金

（遲鈍地）他說話——發瘋似的——像他平時一樣——不過他說的話——

不合情理的，你看是不是？

安榮

我不知道。他對我所說的話，是真話——雖然他說得空虛飄渺一點，可是——

（他敏銳地向麗金警視）你想爲什麼要我們答應——（昏亂地）你知道他說的話。

麗金

（遲鈍地）他心裏亂想，就隨口亂說。

安榮

（自信地）不——他的話是有道理的。

麗金

他要安頓了我——在他死了之後，我想。

安榮

不，不是這個意思。他都知道我當然會照料你的，無必——那樣說呢。

麗金

他也許想到——五年前發生的事，你剛從南洋回來的時候。

安榮

什麼事？你什麼意思？

麗金（遲鈍地）我們大鬧一場。

安榮 大鬧一場，那跟我有什麼關係呢？

麗金 在一方面說起來——爲的是你。

安榮（駭怪）爲的是我？

麗金 是的，大半爲你。你知道麼？我跟安華結了婚，不久就發現我弄了一個大錯——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安榮 大錯（慢慢地）你意思說——你發現你不愛安華麼？

麗金 是的。

安榮 天呀！

麗金 後來我以爲生了英兒，會不同的，我會愛他的；但是事情並不如此。我再也忍不住他的不會辦事和書獃子的傻氣——我後來幾乎恨他了。

安榮 麗金！

麗金 我實在沒有辦法。隨便那一個女人都沒有辦法。事情是這樣，因為我愛上了別的人。（他疲倦地歎氣）現在告訴你也沒有什麼害處了——事情已經通通過過去了——死了。當時我真愛上的是你——只不過等我曉得已經太遲了。

安榮 （吃驚）麗金！你知道麼你在說什麼話？

麗金 當時——是真的。（忽然兇狠地）我有什麼辦法呢？隨便那一個女人都沒有辦法。

安榮 那麼——在那次我回家的時候——你愛我的？

麗金 （頑硬地）我知道你第一次離家的真正的緣故——個個人都知道的——三年之內我天天想——

安榮 想我愛你麼？

麗金 是的。那天在小山頂上，你譏笑你過去愛我是多傻——我才知道你不愛我了。

安榮 好天呀！但是我從沒想到——（他停住，想到往事聳聳肩）安華可曾——

麗金 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在你回來之前，我們大鬧一場，我氣瘋了——我剛纔對你說的話都告訴他了。

安榮 (無言地張口向她一刻以後) 你告訴安華——你愛我麼？

麗金 是的。

安榮 (驚怖地閃避她) 你——你——你這發瘋的傻子，你！你怎麼能够這樣做呢？

麗金 我沒有辦法呀！我實在忍無可忍——不能不說出來了。

安榮 那麼我住在這兒的時候，他是知道的了！可是他並不說也不表示——天呀，他一定受够了痛苦啦！你不知道他多麼愛你麼？

麗金 (遲鈍地) 我知道。我知道他喜歡我。

安榮 喜歡你！你是這樣的女人麼？你爲什麼告訴他呢？你一定要他痛苦麼？怪不得他要死了！你們這樣子住上五年麼？

麗金 我們住在一個屋子裏。

安榮 他現在還以為——！

麗金 我不知道。自從那天之後，這件事我們一個字都沒提。看他的樣子也許他還以為我是愛你的。

安榮 但是你現在不愛我啦。太糟了！太傻了！你並不愛我喇！

麗金 （慢慢地）現在我就再來試試，也不會知道愛的感覺了。

安榮 （野蠻地）並且我現在也並不愛你，那是一定的！（他倒在椅裏，他的頭在兩手的中間）可惡極了，這樣的事竟會發生在安華跟我的中間。吓，我一直愛安華比愛誰都利害。為他的幸福起見，世界上沒有事我不願意做的。而我現在竟害了他了——可恨呀！我怎麼再去見他呢？我能對她說什麼話呢？（他以痛心的暴怒而呻吟。頓半晌）他要我答應——我怎麼辦呢？

麗金 你可以答應他——安安他的心——事實上不理他就是了。

安榮 什麼？現在還要騙他——在他臨死的時候麼？（決然地）不！你說非騙他不可，那

末你去騙他。你現在有一個機會。解除你給安華的一切痛苦。跑進去見他。告訴他。你並不會愛過我——這是一個錯誤。告訴他。你當時說愛我。是因為你發了瘋。你並不知道說的是什麼話。告訴他隨便什麼話。只要他能夠得到一點安慰！

麗金（遲鈍地）他不會相信我啦。

安榮（憤怒地）你一定要他相信你的，你聽見沒有？你一定要——現在——快一點——不然會來不及的。（她遲疑，他哀求地）麗金，請你去罷！你難道不知道你對不起他麼？你不去，你的良心永遠不會原諒你自己的。

麗金（遲鈍地）好，我去。（她疲倦地起身，慢步跑向寢室去）但是，我看這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安榮的眼睛焦急地釘着他，她開門，踏進房去。她在那兒站了一刻。然後她用一種着慌的聲音叫喊）安華！你在那兒？（然後她連忙跑回來，驚怖地在戰慄）安榮！安榮！他不在！

安榮（誤解她——他的臉因恐怖而變白）他不在——

麗金（打斷他的話——昏亂地）他不在了！床是空的。窗打開了。他一定爬到外頭去了！
安榮（跳起來）他衝入寢室，馬上回來，面帶震驚駭怪之色）來罷！他不會走遠的！（拿得帽子，捉着麗金的臂，擁她向門跑去）希望——（門隨手關上，切斷了他的話）

——幕落——

第二場

和第一幕第一場同——鄉間大路的一段。東方已現明亮的顏色，一條稀薄的顫動的光燄慢慢地鋪張在黑色小山的邊沿上。可是，路旁還沉浸於黎明的灰色中，朦朧不明。前台的田地有一種荒蕪未耕的情狀，因為在夏天沒有耕耘過。後面的蛇行的籬笆有幾部份是崩毀了。蘋果樹沒有葉，似乎是死了。

安華衰弱地由左方顛頓上。他跌到在溝裏，在那兒躺了一會；然後竭力爬到他可看見日出的岸堤上，衰弱地倒下。麗金和安榮由左首沿路急忙的跑上來。

安榮（停住四望）他在那兒！我知道的！我知道的！我知道在這兒可以找到他的。

安華（他們跑到他身邊時，他用力地坐起來——帶着一種蒼白的微笑）我以為可以逃走了。

安榮（帶着慈和的威嚇）你逃不掉的，你這壞東西，我們要帶你回去——帶回你到床上去。（他預備舉起安華）

安華 不要，哥哥。不要，我對你說，不要！

安榮 你難過麼？

安華（簡單地）不。我要死了。（他又衰弱地倒下。麗金哭一聲在他旁邊坐下，枕着他的頭於她的膝和腿上。安榮站着無能為力地俯視着他。安華的頭不安靜地擺動）再回房裏去我是受不了的了。這好像我一生一世——都得關閉在一個房裏似的。所以我想我情願死在——只要我有勇氣——單獨的——死在大路旁邊的水溝裏——望着太陽出來。

安榮 安華！不要說話罷。你只是耗費你的氣力。休息一會兒，我們帶你——

安華 還希望麼，哥哥？不要希望了。我知道的。（他停着沉重地呼吸，眼睛用力望着天邊）

太陽出得這樣慢呀。（帶着一種譏刺的微笑）醫生對我說，叫我到遠地方去——可以醫好的。他說的對。可以醫治我的，一直是這個方法。現在來不及了——這一生——不過——（他一陣咳嗽，使他身體震顫）

安榮 （帶着粗澀的哭聲）安華呀！（他對命運之神無可奈何的暴怒，捏緊兩拳）天
喲！天喲！（麗金傷心地哭泣，以她的巾拭安華的嘴唇）

安華 （用一種突然充溢着希望的幸福的聲音）你不必爲我悲傷啦。你瞧見麼？我到底得到幸福了——自由了——自由了——脫離了田地去自由了——自由的到處去遊浪——永無窮期的遊浪！（他以一肘撐起自己，他臉上生輝，指着天邊）看呀！在這些小山外邊不是很美麗麼？我能够聽見從前的聲音在叫我去呢——（歡躍地）現在我就要去了！這不是最後的終點，而是個自由的開始——

我的航行的起點呢！我到底走上了我航行的路了——到底得到解放的權利了——在那天邊的外面喔，你應該喜歡——喜歡——爲我而喜歡呀！（他衰弱地

倒下）哥哥（安榮俯身向他）記住麗金——

安榮 我一定照顧她，我對你罰誓，安華！

安華 麗金喫了不少苦——記住，哥哥——只有犧牲——那就是上天的祕密——

（他忽用他最後的餘力坐起，指着太陽的圓盤正從小山的邊緣上升起來）太陽！（他的眼睛釘着牠一刻。他喉間咯咯作響。他含糊地說）記住（便倒下死去。麗金發出一種恐怖的喊叫，跳起來，顫抖着，兩手掩着目。安榮在那身體前屈下一膝去，放一手於安華的心房上，然後他鄭重地站起。）

安榮 （向着麗金，那屍體在他們中間——用一種沉悶的聲音）他已經死了。（忽然憤怒）你真該死，你沒有告訴他喇！

麗金 （可憐地）他沒有我騙他，已經很快活了。

安榮（指着屍身——以暴怒而戰慄着）這都是你害他的，你這該死的女人，你這膽小的懦夫，你這殺人的兇手！

麗金（哭泣着）不要罵我，安榮！我沒有辦法呀——他也知道我多苦喲。他對你說——記住。

安榮（眼釘着她一刻，他的怒氣消退了，一種深切的憐憫的表情漸漸昇上他的臉。然後他瞥着地上的胞弟，傷心地用一種哀憐的聲音說）原諒我，麗金——爲他的緣故——我會記住——（麗金把兩手由臉上放下，莫明其妙地望着他。他舉眼正視着她，半吞半吐喫力地說）我——你——我們兩個都把事情做錯了！我們一定要互助——將來——我們總會明白怎樣才是對的——（拚命地）也許我們——（但是麗金——總該聽見罷——卻一無表示。她只是靜默着遲鈍地用一種憂傷疲竭的神情凝望着他，她的心已經浸沒於那耗竭的平靜之中，再也不給任何希望所能驚擾了）

瓊斯皇

人物

布魯特斯·瓊斯——皇帝。

亨利·施密塞——一倫敦商人。

本地老嫗。

稜姆——土人領袖。

兵士們——稜姆的侍從者。

小而無形的恐懼們；澤夫；犯罪的黑人們，看牢人；種植家；拍賣人；黑奴們；剛果巫醫；鱷魚神。

此劇發生於西印度羣島之一，這島的名稱。白種航海人尙未訂定。該島上的政

天邊外

府制度暫時是帝國。

第一場

瓊斯皇宮中的大殿——一間寬暢，高大，白壁的大房子。地板是白磚鋪成的。後面靠左有一大圓頂拱門，門外是走廊，有白色的大柱腳，這所宮殿一定造在很高的地方，因為走廊外面看不見什麼，只有山巒重疊的遠景，山頂上簇聚着茂密的棕樹林。在右牆正中有一小一點的拱門，通宮殿中的住室。殿中除了正中一隻用未斬斲過的木塊做成的大椅外，空無一物。這很明顯的就是瓊斯皇的皇座。椅上塗着耀目刺眼的鮮紅色。座上放着一橘黃色的坐墊，另一較小的放在地板上當腳墊用。從皇座到中右兩門口有鮮紅色的蓆條鋪在地磚上。

這是將近黃昏的時候了，然而黃色的陽光在走廊外面還炫耀地照着，空氣中壓着重重的蒸熱。

幕啓時，一黑種本地老嫗很小心地從右首門裏偷偷的溜出來。她是個年紀很老，穿着很粗劣的洋布，赤脚，一塊紅色印花手巾包裹着頭上僅有幾縷的白髮。一束用顏色布包的東西，挑在木棒的一端，背在她肩上。她在門旁遲疑了一會，望望後面，好像怕給人看見，於是不聲不響的一步一停地向後門口走去。正在此時，施密塞從走廊下面發現。

施密塞是個高身材，圓背肩，大約四十歲光景的人，他的禿頂禿生在一根長頸上，喉頭突出，好像一個雞蛋。他的面色本來是白潤的，他的容貌本來是很勇武的，但經了熱帶陽光和熱氣的蒸曬後，和本地土酒的煊染後，變成病容的黃色面皮和驚人的紅色鼻尖。他的一雙小的淡藍色的眼睛，現在鑲着紅邊，溜來溜去像雲貂的眼睛。他的神情是十足的卑鄙，膽怯和危險。他穿了一身破舊的騎馬裝，污穢的白色斜紋褂褲，綁腿布，踢馬刺，戴一頂白色軟木的軍盔。子彈帶和一根自動的手鎗縛在腰上。手裏拿一根馬鞭。他看見那女人，停步下來懷疑地矚着她。於是他決定了主意，用脚尖輕輕走進殿來。那女人繼續向背後望沒有看見他，等到看見已經太遲了。施密塞跳前去抓住了她的肩頭。她兇猛的但

無聲音的掙扎着，想掙脫他的手。

施密塞（抓得更緊——粗暴的）不要動！我的乖乖，不用逃，你現在掙不脫的了。我把你鈎

住了。

婦人（知道掙扎沒有用，便不動了，顯出極大的害怕，倒在地上，抱住他的膝，懇求。）別告訴他！別告訴他，

先生！

施密塞（極大好奇心）告訴他（於是輕蔑地）喔，你意思說是皇上罷。不管他，喂，究竟什

麼一會事爲什麼你們都溜出去？我猜你偷了東西罷。（他用馬鞭打着她的包。）

婦人（重重的搖頭）不，我沒偷。

施密塞鬼話！但是告訴我到底有什麼事。外邊情形很古怪，我今天一早起來就聞得出

空氣裏有點古怪。你們黑人一定有什麼鬼事。這個宮殿好像是流血的坟墓。那

些人到什麼地方去啦？（那婦人陰沉沉的不作聲。施密塞舉起鞭子恐嚇她）喔，你不說，說

不說？我給點利害你看看。

婦人 (膽怯得很) 先生,我告訴你。你別打他們走啦——都走啦。(她做一揮的手勢指着遠山)

施密塞 逃走——到山上去了麼?

婦人 是的,先生。天上的皇帝——天父。(她在地板上很快很機械的叩頭) 他吃了飯睡覺。於

是他們去了——都去了。我是老太婆。我單獨地留在後面。現在我也去。

施密塞 (他的卑鄙的滿意代替了他的驚異) 喔!原來是這樁好事情。他們都到山上去的時

候,我在空氣裏就聞到是什麼事。那咚咚的鼓不久就要打起來了。(作極清楚的

表示) 這件事,我是頂喜歡的一個!他該當那臭黑人擺架子!皇上天曉得他們

把他拉出去鎗斃的時候我只希望我在那裏。(突然間) 他還好好的在這裏麼?

婦人 是他睡着。

施密塞 他一醒過來自然會知道的。他也很乖,很知道他的時候快到了。(他跑到右首門

口,把手指放在口上吹出尖聲。老嫗跳起來,跑出後面的拱門。施密塞追上去,一手摸手鎗) 站住,不

然我開鎗!(但他彎了彎腰——改變態度) 你這黑牛,你要走,走罷。(他站在門口,看着她)

（瓊斯從右首上。他是個高身材，很威武的體格，純粹黑種血統的中年男子。他的容貌絕對是黑種人的。不過在他面上有特殊的表情——堅強的意志，剛毅獨立的信心——使人見了肅然起敬。他的眼睛銳敏活動，狡猾聰明。他的態度狡黠，多疑，不可捉摸。他穿一件淡藍色的制服，裝飾着許多銅紐，肩頭上兩個沉重的金章，領上袖上都嵌着金線。他的褲子是鮮紅色，兩邊嵌着兩條淡藍線。紋皮縛帶長靴，銅踢马刺，腰上縛着一根長筒的柄上鑲珠寶的手鎗，放在一個皮套子裏。他一直保持着得勝的神氣。）

瓊斯（不看見任何人——睡眼矇矓的霧着眼睛，惱怒的叫道）誰敢在我宮殿裏這樣的吹口嘯？

誰敢來驚醒皇上我總有一天要拿根皮鞭來打死你們幾個黑奴！

施密塞（走前來——一半害伯一半輕視的神氣）這是我吹口嘯喚醒你的。（瓊斯怒容滿面）我

報告你消息。

瓊斯（裝出最和霽的態度，但仍不能掩飾輕視白種人的神情）喔，是你，施密塞先生。（他坐在皇位

上，很尊嚴的）你有什麼消息報告給我？

施密塞

（走近來有意看看他受挫後不安的神氣）今天情形有點古怪，你注意到沒有？

瓊斯

（冷淡的）古怪沒有。我看不出有什麼古怪！

施密塞

那末你實在不及我想你那麼狡猾。你朝廷上的人到那兒去了？（譏諷的）軍官

閣員跟其他的人呢？

瓊斯

（並不驚惶）我一閉上眼，他們就跑開了——在那城裏喝酒談話去啦。（譏諷的）

你難道這點也不知道麼？你不是每天跟他們一塊兒鬧酒麼？

施密塞

（很不高興，但裝着無事——霎一霎眼）這是每天工作的一部分。我不能不喝——可

不是——在進行我的事業的時候？

瓊斯

（輕蔑的）你的事業！

施密塞

（輕率的大怒）天呀，你剛來這兒的時候，我邀你進來參加，你是多喜歡和感激

我呀。那時候，你毫無高傲威武的神氣！

瓊斯 (像電閃一樣的手在手鎗上——恐嚇的) 白種人，講話客氣些！講話客氣些！你聽我話現

在我是首領，你忘了麼！(那倫敦白人正想用事實來挑戰他最後一句話，但瓊斯眼睛裏的兇光把他壓下去變成膽怯了。)

施密塞 (膽小的哀鳴) 老首領，我並無惡意。

瓊斯 (自卑的) 我接受你的道歉。(手由手鎗上落下來) 你不用再翻舊帳了。那個時候的

我是一件事。現在的我又是一件事。你當時准我參加你這樁欺詐的事，並不是出於你的好心。我替你做那些骯髒的事——大半也是最廢腦力的事——那時我對你是很有價值的，就是這個理由。

施密塞 唔，天曉得，我給你一個開頭是別人不會給你的——可不是。人人都怕雇用你，因為你在美國越獄的那故事太可怕了，但是我不怕。

瓊斯 不對，你不應該爲了這個來輕視我。你自己也坐過不止一次的監牢。

施密塞 (大怒) 你撒謊！(以譏笑來避免這題目) 哼！誰告訴你這個謠言？

瓊斯 有許多事不用人家來告訴我的。我在人家的眼睛裏看得出來。（頓一會——深思似的）是的，你給我開的頭。後來就不用化多少時候，把這班樹林裏的傻黑種人管得服服貼貼。（驕傲的）從一個沒票的船客做到皇帝只化兩年功夫！這多了不得！

施密塞 （好奇的）我猜你的許多錢一定藏在某處安全的地方。

瓊斯 （滿足的）當然！放在一個外國銀行，隨你有什麼變故發生，沒有人能提用這筆錢。只有我。你以為我爲了什麼榮耀纔來做皇帝麼？哈！轟轟鬧鬧這榮耀的把戲只不過驅騙這兒的黑種土人罷了。要他們的錢便得給他們大把戲看。我給他們把戲，他們給我錢。（作露齒笑）每次拿錢的就是我！（轉責備口氣）但你不應該反對我呀，施密塞。我給還你的要比你給我的增加好幾倍。我不是保護你麼？你在青天白日下做欺人的生意，我不是假裝不見麼？而同時我又制定法律防止欺騙！（他吃吃的笑。）

施密塞 但是，我並無惡意說這話，你自己不是左括右括的收斂人家的錢麼？看看你加

在他們身上的捐稅！天呀！你把他們榨乾了！

瓊斯（吃吃的笑）不，他們還沒完全榨乾啦。我不是還在這兒麼？

施密塞（想到祇有他曉得的祕密而微笑）你不久會明白他們現在已經榨乾了。（驟然改變題

目）你說我破壞法律，你自己呢？你一手制法律，一手就破壞牠。

瓊斯我不是皇帝麼？法律不約束皇帝的。（嚴正的）施密塞，你聽我告訴你。像你做的是

小偷，像我做的是大偷。小偷遲早得進牢獄。大偷就能做皇帝，請你坐在聖賢堂裏做壞事。（回憶的）我在花車上做了十年侍役，聽了十年白種人的談話，我學到的，是同樣的一個事實。後來我有了應用這理論的機會，兩年之內便做了皇帝。

施密塞（免不得露出小魚之對大魚的尊敬）是，你的把戲玩得真不錯。天曉得，我從沒看見

過一個壞蛋有你這樣好運氣的。

瓊斯（嚴厲的）運氣？你什麼意思——運氣？

施密塞你當時偶然發見的那顆銀彈，豈不是運氣麼——爲了這個這班黑種的傻瓜

纔在革命的時候，投降到你這邊來，可不是麼？

瓊斯

（大笑）喔，這顆銀彈當然是運氣！但這是我自己手造出來的運氣，你聽見麼？
裏的鉛是我自己裝進去的。對了呀！當稜姆雇了個兇手來謀殺我的時候，他站在十尺外瞄準了要鎗斃我，他的鎗打不中，我一鎗把他打死了，你聽見我說麼？

施密塞

你當時說你身上有魔法，鉛的子彈打不死你。你對他們說你身子非常結實，只有銀的子彈打得死你。天呀，這樣的湊巧不真正是你的好運氣麼？

瓊斯

（驕傲的）我有腦子，又用得快。這不是運氣？

施密塞

你知道他們並不是因為沒有銀子彈纔不打你。他們當時打不中你是你的運氣。

瓊斯

（大笑）這班樹林裏的傻黑人跪下來在地皮上只顧叩頭，當我是聖經裏出來的神蹟。喔，天呀！從此之後他們全在我手掌裏吃飯。我的鞭子一打，他們都跳過去了。

施密塞

（嗤之以鼻）這都是美國人的玩意兒。

瓊斯 可不是能講大話纔能成大人物——只要他們相信當然，當我沒有靠背的時候我就講大話；但我決不胡說八道。我知道我騙得他們相信——我知道的——所以這把戲玩得很够牢靠的。並且不是我還得學他們的話，又教他們學英國話麼？這不是工作麼？可是你一句話也沒學，施密塞在這兒住上十年，雖然你知道你學會了話更可以多賺錢，但你沒有那種耐心去麻煩這件事。

施密塞

(紅臉) 別管我。我聽說你真的替自己造了一顆銀彈，是真的麼？

瓊斯 這也是虛張聲勢。我自己選了一夥銀彈，我告訴他們將來有一天我會用這顆銀彈打死自己的。我告訴他們像我這樣大人物，除了自己沒有人可以對付的。他們可不用試驗的。他們於是又倒下來叩了一陣頭。(他笑) 我這樣說可以在外面很安全的走走，不會有妒忌的黑種人在樹後面瞄準了暗殺我。

施密塞

那末你真選了一顆麼——真的麼？

瓊斯 當然真的。就在這兒。(他拿出手鎗，打開，把鎗彈取出來) 五顆鉛的，最後一夥是銀的。牠

出這班黑人有勇氣要把我趕走，我已經可以把看得見的錢都拿在手上了，我立刻辭職。我馬上離開。

施密塞 到那兒去？

瓊斯 這不關你的事。

施密塞 我罰誓你不會再回到美國去罷。

瓊斯 (疑忌的) 爲什麼不去？(於是安泰的笑了笑) 因爲那逃獄的那個故事麼？這是謠言。

施密塞 (懷疑的) 喔，是的。

瓊斯 (銳利的) 你以爲我撒謊麼？

施密塞 (很快的) 不，上帝打我！我剛纔想到你在黑種人面前撒的謊，說你在美國殺了

許多白種人。

瓊斯 你怎麼曉得是撒謊？

施密塞 你真的殺了人，不是要坐監麼？(狠毒的) 據我說到的，在美國黑人殺白人不

發亮得多好看呀？（他取在手裏，很敬愛的瞧着，好像牠有古怪的魔力。）

施密塞 讓我看。（伸出手去拿。）

瓊斯 （粗暴的）不准你動手，白種人！（他把子彈放回鎗膛，把鎗插回身後。）

施密塞 （罵罵）天打的你以為我是賊麼！

瓊斯 不，不是這個。我知道你不敢偷我的。只不過這顆子彈什麼人我都不准碰的。牠是我的兔子的脚。

施密塞 （嗤笑）是件法寶罷，呀！（惡毒的）唔，你有的的一切法寶馬上都要用得着了，上天救我罷！

瓊斯 （嚴正的）喔，他們要討厭我的把戲，還得有六個月。那時我看事情不對我自動走。
施密塞 囉！你都計劃好了麼？

瓊斯 我不是傻瓜。我知道做皇帝的日子是短了。乘有太陽的時候早些把稻草晒乾。你難道想我要終身做這個行業麼？當然不是！有了錢在這種苦地方幹什麼？當我看

利的。他們把白人放在油裏燒死的，是不是？

瓊斯

（冷冰冰的）你以為私刑就可以嚇到我麼？我告訴你，施密塞，說不定我在美國

殺死過人的，說不定幹過的。也許不久我還會殺死一個白種人，如果他不小心的話。

施密塞

（勉強笑出來）我不過跟你開玩笑。你竟會當真起來麼？你剛纔不是說你從沒

有下過牢麼。

瓊斯

（同樣的音調——不過稍稍驕傲）也許我在美國進過牢，祇因為賭錢吵嘴、用剃刀斬

傷了人。後來這個黑人死了，我說不定坐了二十年的牢。也說不定我後來跟着牢的吵起嘴來，當我們在路上工作的時候。他拿鞭子打我，我用鏟子把他的頭鏟成兩半，於是我就逃走，把腳鐐拿掉，很安全的逃走，也許我做許多事情，也許我沒有做過。我告訴你的是一個故事，而我是這樣的人：如果你露出半句話去，我要把你這做賊的命一下子就斷送了！

施密塞（害怕起來）你想我會洩漏你的祕密麼？我不會！我不是一直是你的朋友麼？

瓊斯（驟然鬆懈下去）當然你是的——並且你還是做我的好朋友。

施密塞（恢復他的常態——也恢復了他的恨毒）要表示我是你的朋友，我要告訴你一件消息。

瓊斯快說！快說！看你高興的樣子一定不是好消息。

施密塞（警告的）說不定你辭職——你應用銀彈的時候已經到了吧？（他接着譏諷的笑

了幾聲）

瓊斯（迷惑）你說什麼明白的說。

施密塞今天你看見過宮殿四周的衛兵和當差的麼？我沒見一個。

瓊斯（不介意的）他們都在花園裏底下睡覺。我睡覺，他們也都溜了去睡覺，我假裝着

不曉得。只要我一擡鈴，他們都會飛也似的跑進來了，他們胡亂的說一直在外面

工作哩。

瓊斯 皇

施密塞 (用同樣譏諷的口氣) 你現在揷鈴,你就知道我什麼意思了。

瓊斯 (驚嚇得機警起來,但仍保持着不介意的口氣) 好,我來揷鈴。

(他伸手到皇位底下摸出一隻喫飯時的叫人鈴,鈴上也漆着鮮紅色。他用力
的揷鈴——於是停下來聽了一會。於是他跑到兩處門口,再揷鈴,向外望。)

施密塞 (惡意的滿足地瞧着他——譏諷的) 血舟將沉,血鼠都拋槳棄櫓而他去矣。

瓊斯 (驟然發怒,把鈴丟在屋角落裏) 低賤的黑奴! (他看見施密塞的眼睛注視着他,自己控制起來,碎

然發出一陣低聲的吃笑) 我想這次我的牌鬪得太兇了一點。一個人不能常常靠着

四同花偷鷄的。我剛纔不是說要再做六個月皇帝麼?我現在換了主意了。我讓
步,此刻就把皇帝的行業辭掉。

施密塞 (真正的敬佩他) 天呀,你真是個冷靜的鳥,不會錯的。

瓊斯 慌亂是沒用的。我曉得這把戲玩完了,我就不遲疑的跟他接了一吻告別了。他們
都跑到山上去麼?

施密塞 是的——個個黑人都去了。

瓊斯 那末革命就在門口了。那末皇帝還是早點發脚上路的好。（他向後門走去）

施密塞 你去找你的馬麼？你一匹都找不到了。他們第一件事就是把馬偷去。我早上去

找我的馬，已經不在了。這是最先使我懷疑的一件事。

瓊斯 （驚呆了一秒點，搔搔頭，哲學家的態度似的）唔。那末我用脚走。脚呀，執行你們的責任！（他

取出金錶，看錶）三點三十分。太陽下山是大約六點三十分。（放回錶——冷靜的自信）

我有很多時間可以舒舒服服的走。

施密塞 不要太這樣自信呀。他們馬上就要追上來。這件事的背景是稜姆，他恨得你像

地獄裏的魔鬼一樣。他情願喫你不喫飯！

瓊斯 （譏嘲的）這沒有價值的傻黑奴！你以為我怕他麼？我站在他的厚皮頭上已經不

止一次啦，如果他再來麻煩，我得再來一下——（兇狠的）這次我一定要結果他

的性命！

施密塞 你得穿過一個大樹林——這班黑奴能嗅氣味追趕上來好像獵狗一樣。即使

你認識那樹林裏的小路像土人一樣熟悉，但你得在十二點鐘內走出這個樹林。

瓊斯

（尊嚴的譏嘲）

你聽我說，白種人你以為我是天生的傻瓜麼？為上帝的緣故。你相

信我是有點頭腦的！你以為我還沒會去看過那個樹林麼？我好幾次假裝去打獵，那裏的路線方向高高低低清楚得像一本書。我閉了眼睛都不會迷路。（大大的諷

刺）

你以為這班自己姓名都弄不清楚的黑人會有腦子去捉布魯特斯·瓊斯

麼？嘿，我猜不能罷！絕對不能的！白種人在美國用獵狗來追我，我祇對他笑笑。欺騙這兒的黑蟲是樁羞恥的事，因為要欺騙他們太容易了。喂朋友，你瞧着罷。我要叫

他們弄得狼狽不堪。天還沒黑我就會穿過平原到那樹林子的邊緣上。晚上到了樹林子他們就沒有機會找着我了，明天早上我就在樹林子的那邊出去，到海邊上有法國的軍艦停泊着。它帶我去到馬知尼克，袋子裏有一大捲鈔票，什麼都

安全了。這比滾一塊木頭一樣容易。

施密塞 (惡意的) 但是萬一不幸，你給他們捉住了，怎麼辦？

瓊斯 (堅決的) 他們不會的——這就是回答。

施密塞 但是，譬如這樣說——你怎麼辦呢？

瓊斯 (不悅) 這鎗裏有五顆鉛的彈子給本地的黑人們用——打完之後，我就拿銀彈來騙他們，我是他們捉不住的。

施密塞 (嘲笑的) 囉，我忘掉那顆銀彈了。你預備從從容容開鎗打自己麼？我的天呀？

瓊斯 (陰沉不樂的) 白種人，你可以拿所有的錢來賭一件事。這顆銀子彈一直到最後是有用的，當牠出去的時候牠會響響亮亮的礮的飛出去。一個人死在銀子彈裏，也算死得無愧，這是事實！(於是搖身抖去他混身的害怕——自信的笑) 哈！我講什麼還不到這地步，也永遠不會到的——這班傻黑奴在這兒決不會的。(誇口的) 銀彈會給我好運氣的。不論在日裏或晚上，我的思想，賽跑，打仗，玩把戲，都能勝過這班

蠢牛你瞧我罷！

（由遠山上傳來一陣微弱而堅定的鼓咚咚聲，低而顫動。開始時緩而整齊如脈跳——每分鐘七十二次——漸漸加快，不斷的直到幕落。

瓊斯 （聽到了大喫一驚。害怕慢慢的爬上了他的臉和眼，他聽了一會。於是他竭力恢復漠然不關心的態度）

他們爲什麼打鼓？

施密塞 （卑鄙的笑）爲你。意思說那流血的禮節已經開始了。我從前聽見過，我懂得。

瓊斯 禮節什麼禮節？

施密塞 黑人正在開流血的會議，跳戰舞，鼓起他們的勇氣，然後來找你。

瓊斯 讓他們來！他們都得受點教訓！

斯密塞 他們正在開邪教集會——念咒語，求魔法，幫助他們去抵抗銀彈。（高聲大笑）

我的天，但是他們多安靜呀！

瓊斯 （雖強自安慰，但不免害怕震驚）
囉嚇嚇小鷄罷了！

施密塞

(意味到瓊斯的情緒——惡意的)

今晚在樹林子漆黑的時候，他們會叫魔鬼和妖

精像獵狗一樣的追趕你。你的頭髮根根都會豎起來，在天沒亮的時候。(嚴重的)

那臭樹林在日裏都是很古怪的。靜得一點聲響也沒有，誰曉得有什麼鬼怪的事情出現，我一進去，背上像澆冷水，一陣陣寒冷得發抖。

瓊斯

(嗤之以鼻)

我不像你那樣膽小，樹木跟我是老朋友，還有圓月給我照亮。這班可

憐的黑人，讓他們念呪求魔法去，我不管。你以為我會相信老太婆講的妖怪鬼精麼？放屁，白種人你不是跟我講話。(吃吃的) 你知道麼他們是對付一個浸禮會教堂的好教徒，纔這樣幹的，我在美國火車上當侍役的時候，在鬧事之前，我進過浸禮會。讓他們去念邪教的巫咒罷。浸禮會教堂會保護我，把他們都趕到地獄裏去。

(用自信滿足的音調)

並且我還有一顆銀彈，我別忘了呀。

施密塞

囉！你自從到了這兒之後，早把浸禮會教堂忘掉了罷。我自己聽說你也請教過他們的巫醫，就是你稱呼他們豬雞的。

瓊斯 皇

一七九

瓊斯

(猛烈的)我假裝的！當然我假裝的！我從頭就玩這套把戲。如果我發現黑人相信

黑是白的，我一定叫得比他們頂響的還要響。替浸禮會傳教我又沒有什麼好處。

我是爲了錢來的，我的耶穌只能暫時擱在旁邊。(猝停止看錶——機警的)我沒有

時間跟你胡扯了。我馬上就得動身。(他在皇位底下拉出一頂價值很貴的巴拿馬帽，帽帶是

一根許多顏色的緞帶，活潑的戴上頭)白種人，再會！(露齒作笑)說不定將來在監牢裏再

會罷！

施密塞 見不到我，你也不會的。唔，不是爲了幾個錢我不會加在你們夥伴裏的，但是我

一樣願意你交好運。

瓊斯

(諷刺的)你是我會到的人中間最膽小的一個！我告訴你我是很平安的好像在

紐約一樣。那班黑人這時候打鼓最早要到天黑纔有動靜。那時候我早就走得遠

了，他們永遠捉不到我。

施密塞

(惡意的)你路上碰到鬼怪替我候候。

瓊斯（作露齒笑）如果這鬼有錢，我就告訴他，你要到手的錢比他願意輸還多哩。

施密塞（被諷甚得意）呀哈！（於是好奇的）你不帶行李麼？

瓊斯 我要走得快，我就帶很少行李。我有罐頭的食品埋在樹林子邊上。（驕傲的）現在

我得小心，應用我的腦子！（作一慷慨隨便的手勢）我把宮殿裏的東西都留給你

——你還是早些拿走，在他們來到之前。

施密塞（感激的）很好——謝謝你。（瓊斯向後門走去時——警告的）喂！小心，你不走那邊

出去的好吧。

瓊斯 你想我要像普通的黑人從後門裏溜出去麼？我還是皇帝呀，可不是瓊斯皇帝從

來的路上出去，卑賤的黑人誰也不敢阻擋我。（他走至門口，聽一聽遠處的鼓聲）你聽

聽那鼓聲。一定是一個極大的鼓，聲音纔能傳得這樣遠。（於是帶笑地）哈，如果他

們沒有銅樂全隊來歡送我，這鼓聲也算一部分罷。白種人，再會。

（他把手放在口袋裏，漠不關心的吹着口嘯，跑出門向左而去。）

施密塞

(在後面用驚炫崇拜的眼光看他出去) 他的神經多鎮靜呀! (發怒) 囉——這該死的

黑人——裝出多大的神氣! 我希望他們捉住他, 給他一個活該! (於是將私情藏起,

開始做事, 貪婪的向四周瞧看) 舊貨店的商人一定會找到許多可以換現錢的東西。

亨利, 我的孩子。讓我來看看。(他轉身向右門走去, 幕亦漸下。)

第二場

平原的盡頭，大樹林的邊緣。前台是一片平沙地。四周點綴着幾塊石頭，幾顆半發育的矮樹向地彎着枝幹，以避免強烈的貿易風。後台是大森林，好像一片漆黑的牆，隔成兩個世界。眼睛在黑暗裏看慣了一會，纔辨得出近身的幾株樹幹的輪廓，極大的深黑的樹身。風在樹林裏失了力，只聽見莊嚴的單調的哀鳴聲，充滿在空氣裏。可是這聲音只能增添森林的殺酷不動情的印象，打破沉悶的深厚的寂靜。

瓊斯

（從右面走上，走得很快。他在樹林邊上停步，很快的向四周看看，向黑暗裏窺探一會，好像在找尋熟識的路途記認。於是他顯然很滿足，已到了他預定的地方，他倒在地上，疲倦得什麼似的。）喂，到了。只化一

霎眼的功夫！再多一刻這兒附近就要黑得像骰子上的黑點一樣。（他從後褲袋裏拉出一塊包頭手巾，拭抹出汗的臉）喔！氣都透不過來！我累死了。舒服的皇帝太沒有訓

瓊斯 皇

練了，跑過這麼寬的平原在炙烈的太陽光下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於是吃吃的笑）

快活一點，黑人，最壞的還在後面呢。（他抬起頭來，眼瞪着樹林，驟然又發出一陣吃吃的笑聲。

聲調裏有點害怕。）

我的天呀，你看看這所樹林呀！怪不得那個賤貨施密塞說牠們

是漆黑的，他不敢進去。（很快的轉開去，看看脚，乘機轉換題目——央求似的。）脚呀，你總算

走得很好。希望你不要生泡呀。現在你可以休息一會了。（他脫去皮靴，他的眼睛很小心

的不敢看樹林。他很小的摸摸脚底。）

你倒還是好好的——只不過些少熱一點。你涼

一涼罷。你要記得你還有很遠的路要跑哩。（他很疲累的坐着，聽着押韻的咚咚鼓聲。他喉

裏高聲的咕嚕着，掩飾過他心中漸漸增大的不安）

蠢傻的黑人奇怪，老是這樣打鼓不會

討厭麼。好像比起先響一點了。說不定他們在追上來了。（他連忙爬起來，向後望望平原）

現在天色暗了，他們如果在一百尺外面，也看不清楚了。（於是搖抖身體像一隻打濕的

狗，想把這些沉悶的思想抖去。）

當然，他們還遠得很哩。你自己坐立不安的爲什麼！（但

是他坐下來，很快的把靴帶繫上，同時自己安慰自己地咕嚕着。）你曉得什麼？你的肚子餓了，你

不安的是這樁事。喫飯的時間到了！沒有東西只有風在肚子裏，當然使你手足無措了。好，讓我把鞋上的帶子繫好，我們馬上就在這兒喫飯。（他把鞋帶繫好）呀！讓

我瞧！（他用兩手兩腳在地上爬，用眼睛找）白石頭，白石頭，你在那兒？（他看見第一塊白石頭

爬過去——滿意的說）呀你在這兒！我知道這是對的。罐頭食品，到我這兒來罷。（他把

石頭翻開，伸手進去摸——慌亂的聲調）不在這兒！天呀，這個地方是對的呢，還是錯的呢？

那兒又是一塊石頭。我猜這一定是的了。（他爬到第二塊石頭，翻過來。）也沒有罐頭，你

在那裏？不在這裏。天呀，到樹林裏去餓一晚麼？（他說着話從這塊石頭爬到那塊石頭，發狂

似的快把石頭翻過來。最後他很興奮的跳起身來）難道我找錯了地方麼？一定找錯了！但是

剛纔我在太陽光裏沿着那條小路在平原上走，怎麼會弄錯的呢！（差不多是悲哀

的）我餓了，我是餓了！我不能不喫點東西啦。如果不喫，我的力氣什麼地方來呢？

天呀，我無論如何要把罐頭找出來！天怎麼暗得這樣快？一點也看不見了。（他在磚

上括燃一根火柴，向四周窺視。火柴一亮，鼓聲很明顯的增快了。他混亂的咕嚕着）我記得只有一

塊白石頭，怎麼這兒會有這許多白石頭！

（驟然，他害怕得喘着氣，把火柴丟在地上踏熄。）

黑人，你發瘋了麼？你的火光不是正可以告訴他們你在什麼地方麼？爲上帝的緣故，用用你的頭腦，天呀，我應該多麼小心呀！（他瞪着身後的平原，有點害怕，他的手放在

手鎗上）

但是這許多白石頭那兒來的呢？那個洋鐵罐頭，我用油布包好的藏在石頭底下又到那兒去了呢。

（當他背轉身的時候，小而無形的恐懼從樹林的深黑處爬出來。牠們是黑的，無定形的，只不過牠們的發亮的小眼睛可以看見。如果牠們有可以描寫的形體的話，那可以說像小孩子大小的飛螢，牠們的舉動沒有聲音，但一直竭力的有意的向上昇，昇不上就沈下來。瓊斯轉身向樹林。他瞪着樹木的頂，也看不出他究竟在什麼地方。）

從樹上一點也看不出什麼來！天呀，這四周的景象一點也不像我從前見過的。我一定迷失了地方。（悲哀的預覺不利）真是古怪呀！真是古怪呀！（猝然勉強裝出輕視的

神氣——怒聲說）樹林呀，你們要跟我搗亂麼？

（從在地上的恐懼們那裏發出一陣低聲的譏笑，像微風吹動着樹葉的細聲。恐懼們用各種彎扭的姿態向上向前直向瓊斯奔來。瓊斯向下看，嚇得大叫一聲，向後退卻，一面拉出手鎗——用顫聲問道）這是

什麼。這是誰？是誰？快走開；不走我開鎗啦！你不走麼？——

（他開鎗。一閃光，一聲響，接着又是寂靜，除了遠處咚咚的鼓聲。無形體的恐懼們退入樹林。瓊斯呆站着用心的聽。鎗聲和手鎗仍在手裏的感覺使他從震動的神經裏恢復過來。他用很自信的音調向自己說。）

牠們不見了。一鎗把牠們嚇跑了。牠們不過是小動物——小野豬，我想。說不定就是牠們把我的罐頭掘出來喫掉了。當然，你這傻黑人，牠們大概是——鬼罷。（興

奮的）

糟糕，你開鎗不過破壞你自己的計劃。那班黑人一定聽見了你趕快進樹

林罷，不要再等了。（他跑向樹林——停頓一下——很勇敢的堅決的鼓勵自己）黑人，進去！你

怕什麼？那兒又沒什麼，只不過樹木罷了！進去！（他勇敢地投入林中。）

第三場

九點鐘。樹林裏。月剛升起。月光穿過枝葉的罩，映成幽淡怯弱的光。一堆矮樹和爬藤天生成一塚深密的牆，圍成一塊三角形的空地。牆的那邊是樹林，一大片漆黑像圍繞的堡寨。一條小徑隱隱從後左方引來，到三角空地，又逶迤向右首隱去。此場剛現出時，台上看不見什麼東西。除了不斷的打鼓聲——現在比前一場更響一點也更近一點——一切寂靜無聲，只不過時而有古怪的啣嗒聲。漸漸的黑人澤夫的形體顯露了，彎着腰在三角空地的後端。他是個中年的，疲削的，棧色皮膚，穿着花車上侍役的號服，帽子等等。他在地上的擲兩粒骰子，從地上收起來，搖了搖，擲下去，很有規矩的，很嚴正的擲骰收骰，像自動的機器一樣。沉重緩步的腳聲，沿着左首的小徑而來，瓊斯的聲音，提高了嗓子勉強裝出高興的聲調，以掩飾他聲音裏的顫抖。

瓊斯

月亮上昇了，黑人，你聽見麼？你以後就有亮光了。不會再把頭撞在樹幹上，不會再讓矮樹把你的皮綁腿撕破了。現在你看得見是往那兒去了。快樂呀！從此之後，就容易啦。（他剛好跨到三角空地的後方，他用袖拭拂面額。他已把巴拿馬帽丟失了。他的面上有括傷痕，

他的鮮麗的制服已撕破了好幾處）

現在不曉得什麼時候？我不會再拈根火柴來看啦。

嗜好熱呀！

（疲累的）

我在樹林裏跑了多久了？一定好幾點鐘啦。好像永遠跑不到

似的！不會很久，月亮還只剛昇起。這晚上多長喲，皇帝陛下！

（悲哀的吃笑）陛下！現

在這孩子沒有多少皇帝的氣味了。

（強作歡笑）

不管他。這都是把戲裏的一部分。

這晚上總會完的。像其他的東西一樣。等你平安的出了險，手裏拿着鈔票，這些事

情都是給我笑笑取樂的。（他開始吹口嘯，但自己阻擋自己）

你這可憐的傻瓜，你吹口

嘯幹麼！

你要別人聽見你麼？

（他不講話聽）

你聽那面鼓聲！聲音已經近了一點啦。

他們把鼓帶了來追。該走罷。

（他向前一步，忽又停步——憂慮的）

我聽見古怪啾啾的

聲音，不曉得是什麼？

在這兒聲音很近好像——

好像——

天呀，好像什麼黑人在

擲骰子（害怕）有了這種觀念還是早些走罷。（他很快的走入空地——看見澤夫呆住了

——害怕的喘着氣）誰在那裏你是誰呀？澤夫是你麼？（他走向澤夫去，暫時忘記了他現在的境況，真的相信他是活人——決樂的叫出來）

澤夫我看見了你真喜歡呀！人家告訴我

說我給你一刺刀，你死啦。（忽然頓住，昏亂）黑人，但是你怎麼到這兒來的呢？（他迷

住了一樣瞪着澤夫，澤夫繼續機械地擲他的骰子。瓊斯的眼睛開始亂轉起來。他訥訥的說道）你死了

麼——抬起頭來——你不能跟我講話麼？你是——你是——鬼麼？（他在盛怒的

瘋狂態度下取出手鎗）黑人，我殺死過你一次。我難道再要殺你一次麼？那末接受罷。

（他開鎗。煙飛盡，澤夫已不見。瓊斯站在那裏發抖——於是堅定自信一點）他走啦。是鬼不是鬼，

一鎗完了他。（遠處的鼓聲又明顯的比前響一些快一些。瓊斯也覺得了——嚇了一跳回過頭來看）

他們追近來了！他們走得真快！而我在這兒開鎗讓他們知道我在那兒。喔，天呀，我

得趕快跑呀。（忘記向小徑走，他胡亂向後面矮樹中鑽進去，在黑影裏不見了。）

第四場

十一點鐘。在樹林裏。一條寬的骯髒的路，斜的從前右首到後左首，跨過舞台；兩邊全是樹林，高牆一樣的圍在路邊。月亮現在很高了。月光下，路閃着很難看和不真實的顏色。這好像樹林暫時讓在旁邊。讓路跨過去，有一種特別用意，在裏面。所以這用意完畢，樹林仍能合攏來，路也就不見了。瓊斯從右首樹林裏蹣跚着跑上。他的制服又破又爛。他喫驚地向四圍看看，當他發現這條路的時候，他的眼睛在月光中閃爍。他疲乏已極的倒下地來，沉重的喘了一會氣。於是他發怒。

瓊斯 我熱得要溶化了！跑，跑，跑，老是跑。討厭的褂子好像一件縛住臂膀的犯人背心！
（他撕去褂，丟掉，上身已赤裸）呀！這樣好一點！現在我可以呼吸了！
（低頭看腳，見有巨鐵）

倒霉的踢馬刺。牠們害我翻筋斗，跌斷頭頸。
（他解去牠們，厭惡的把牠們丟開去）滾這

些不值錢的皇帝裝飾品都拿掉了，走起路來也輕鬆一點。天呀！我累得要死啦！

（頓一會，聽着遠遠不斷的鼓聲）

我這樣拚命的跑，總以為跟他們離得很遠啦——但

是那討厭的鼓聲還是一樣——只有近些。可是，我總是在向前走，他們永遠捉不住我的。（嘆口氣）只要我的腳站得起來，想不到這兒來這樣結果。皇帝的行業

真不容易擺脫。（他疑心的向四圍看看）這兒怎麼會有這樣的路？又寬又平的好路。

我不記得從前看見過這條路。（害怕的搖搖頭）晚上的樹林子裏有這許多古怪的

東西！（忽然喫驚）天老爺呀，別讓我再看見鬼罷！他們把我嚇壞了！（於是自己安慰道）

鬼！你這傻黑人，沒有這會事的！浸禮會的牧師不是告訴過我好幾次麼？你是文明

人，難道跟這兒的笨傻黑人一樣麼？對啦！這都在你自己頭腦裏。世界上沒有鬼的。

那末有什麼澤夫！你知道什麼緣故？因為你肚子空空，餓得發病似的，纔見神見鬼

起來。餓會影響你的頭腦和你的眼睛。不論那個傻瓜都知道。（於是熱心的辯道）但

是天老爺救救我罷，我不要看見他們，不管他們是什麼！（於是小心地）休息別講

「話！休息！你需要休息。然後再去上路。（看看月）夜晚差不多過了一半啦。早上到海灘！那末你一切都平安啦。」

（從右首前台走進一小隊黑人。他們穿犯人的條子布服裝，他們的頭髮都剃光的，腳上鎖着鐵鏈和鐵球，蹣跚着拖着腿上來。有的拿着鋤頭。有的拿着鏟子。後面跟着一個白種人穿着看牢人的制服。肩上掛一枝溫徹斯脫來福鎗，手裏拿一根粗的鞭子。他做一個手勢，他們都停在路上，恰巧在瓊斯坐的地方對面。瓊斯兩眼一直望着天，沒注意到毫無聲息的一羣人的來到，忽然低下頭來看到他們。他的眼睛突出，他想站起來逃走，但反倒下去，因為他害怕得動彈不得。他禱告，但話又頓住了。）

耶穌我的主！

（看牢人皮鞭一打——沒有聲音的——犯人看見了都開始在路上工作了。他們舞動鋤頭，鏟泥，但他們的工作一點聲音也沒有的。他們的舉動也像前一場的

澤夫是自動機似的——嚴正，遲緩和機械的。看牢人嚴厲的向瓊斯一指，舞動鞭意思叫他加入去鏟泥。瓊斯受了催眠似的站立起來。他服從的咕嚕着。）
是，先生！先生！我來啦。

（他一面拖着脚走過去，一面低聲怒恨的咒罵着。）

咒你的靈魂，總有一天要喫我的苦頭。

（好像他手裏拿着一個鏟，他疲乏的機械的開始鏟泥，丟在路旁邊。忽然間那看牢的人很怒的恐嚇的走近他身邊，他舉起鞭子重重的打在他肩背上。瓊斯疼痛的退縮着，沮喪的蹲伏着。看牢人轉過身，輕蔑的走開去了。瓊斯立刻挺起腰來。兩手舉起來好像他手裏的鏟子是一根棒，兇猛的跳上前去——看牢人還沒曉得。他把鏟子正要打在白人頭顱上的時候，瓊斯忽然明白他手裏是空空的。他失望的叫出來。）

我的鏟子在那裏？快給我鏟子讓我把他的頭劈成兩半！（向他的同伴們請求）爲上

帝的緣故。隨便那一個，給我一把鏟子！

（他們都站着不動，他們的眼睛注視着地。看牢人好像等待着，他把背向着攻擊者。瓊斯受了挫折又害怕又大怒高聲喘着氣，亂摸腰裏的手鎗。）

我打死你，你這白種人的魔鬼，我打死了你死也情願。不管你是鬼是怪，我再打死你！

（他拿出手鎗向着看牢人的背開了一鎗，立刻樹林的兩邊的牆合攏來，路與犯人都在包上來的黑影裏不見了。唯一的聲音是瓊斯發狂的逃避時的樹枝折斷聲，和仍在遠處的鼓聲，不過那鼓聲已增大增快了。）

第五場

一點鐘。一大圓形空場，四周圍着密集的大樹幹，大樹的頂高得台下看不到。中間一大死的樹根，因時間的消蝕，已像拍賣場上的台。月光很分明的射在這塊空地上。瓊斯從左首樹林的密枝裏擠了進來。他狂妄地向廣場的四周望望，眼裏露着害怕。他的褲子已破成一條條的，他的鞋子已破缺變樣，拖在他的腳後面。他偷偷的跑到中間的樹根上，很緊張的坐下來，預備立刻就要逃走似的。於是他把頭捧在手裏，前後搖擺着身子，可憐的哀怨的咕嚕道。

瓊斯 喔天老爺呀，天老爺呀！喔天老爺呀，天老爺呀！（忽然間他跪下來，舉起合攏的手向着天

——聲音是痛苦的哀求）

耶穌我的主，聽我的禱告，我是個可憐的犯罪的人，一個可憐的犯罪的人。我知道我做錯了，我知道我做錯了！澤夫用灌鉛的骰子來欺騙我，

我一時火性發作把他殺了？老天爺呀，我做錯了！到這兒來這班愚笨的黑人推舉我做皇帝，我盡量的欺騙他們。天老爺呀！我做錯了！我知道的！我後悔啦！天老爺呀，饒赦我罷！饒赦這可憐的罪人罷！（於是害怕的請求）天老爺，不要再讓我看見他們！不要再讓他們來近我！再把鼓聲停止了罷！這聲音裏也開始有鬼了。（他站起來，明顯的已得了些禱告的安慰——竭力信任自己）

老天爺從此不會再讓我見鬼了。（他又坐在樹根上）真的人我不怕。讓他們來好啦。但是那些鬼怪——（他打一寒噤——於是看看腳，把腳趾伸進鞋子裏去——嘆一口氣）

喔我的可憐的腳！這雙鞋子除了使脚疼痛，一點用處也沒有了。我還是把牠們脫了罷。（他解鞋帶，拉去鞋——把破鞋拿在手裏，很悲哀的望着牠們）

你們都是真正的最好的紋皮鞋子。現在看看你自己。皇上，你也可以憐到極點了！

（他沮喪的嘆氣，曲着背坐着，眼望着手裏的鞋子，好像捨不得丟掉。當他注意在鞋上的時候，一羣人靜寂的從空場的各方面進來。個個都穿着美國南部十九世

紀中葉的服裝。許多中年人，很明顯的是南部的種植家——農民。還有一個衣冠楚楚很有威權似的人——即拍賣人，有一大羣古怪的旁觀的人，大半是華麗的青年男女，他們到奴隸市場來看熱鬧的。他們不聲不響的打着招呼，不聲不響的談着話。他們的動作很呆板，有規矩，不真實，傀儡戲似的。他們在樹根四周圍繞攏來。最後一羣黑奴由一侍役帶領上來——三個不同年齡的男人，兩個女人一個手上還抱着小孩子在喂奶。他們放在樹根的左首，瓊斯的旁邊。

白種人種植家很稱贊的把他們看一遍。好像他們是牛馬。漂亮的青年男子指指他們，說聰明話。漂亮的青年女子很迷人的竊竊的笑。一切都在靜寂中進行，除了那惡兆的鼓聲，拍賣人舉起手來，站在樹根上。圍觀者走前來。他毫不客氣地碰碰瓊斯的肩，叫他站在樹根上——拍賣台。

瓊斯抬起頭來，看見四圍的人，就想找個空隙逃走，但沒有，他就發狂似的亂跳亂叫在樹根上。站在離他們頂遠的地方，他站着，嚇得麻痺了。拍賣人開始他無聲的

演說，他指指瓊斯，叫種植家自己看。這是個田場中的好手，四肢身體都強壯。雖然是中年，但依然很強健。看他的背，看他的肩膀，看他臂上腿上的肌肉，能做很多很多的工。並且脾氣又好，又聰明又馴良。那位先生願意先開價？種植家舉起手指，開價。他們都很熱切想得到瓊斯。搶價的人很活躍，看客也很有興趣。這些事進行的時候，瓊斯得到了失望時挺而走險的勇氣。他敢向下看，也敢向四圍看了。在他面上沮喪的恐懼漸漸消失了，代以迷惑。又代以逐漸的覺悟——訥訥的說）

白種人，你們在幹什麼？這些是什麼東西？你們大家這樣看我幹什麼？你到底在替我說什麼？（猝然爲怒恨與恐懼所襲擊）這是拍賣場麼？你要把我賣掉像黑奴戰爭之

前的我們祖先麼？（他拉出手鎗，同時拍買者正拍下板賣給一個種植家——他從拍買人瞧到那

種植家）你賣我？你賣我？我表示給你們看我是個自由的黑人，咒你們的靈魂！

（他向拍買人和種植家開兩鎗，打得很快速差不多兩鎗是同時放出來的。這好像是記號，兩邊樹林的高牆合攏來，只剩了黑暗。瓊斯衝出去時的害怕的狂叫聲

天邊外

——和更響更急的樹林的鼓聲。——

二〇〇

第六場

三點鐘。樹林中的一片空地。兩旁的樹枝交叉成一低的天花板，離地約五尺。樹與樹間有爬藤物在半空裏從這株爬到那株，形成好幾個圓拱門。圍繞着空地好像是黑暗吵鬧的舊船的內部。月光完全無洞可鑽進來，只透過一層淡漠悽慘的含糊的光。有一個人喘着氣攀着枝葉，連跌帶爬的在左首進來。瓊斯的聲音在喘氣嘆氣聲中聽得出來。

瓊斯 喔，天呀，我現在怎麼好呢。沒有子彈啦，只有一顆銀的。如果再有鬼來追我，我拿什

麼來嚇退他們呢？天呀，祇有一顆銀彈啦——爲了運氣我得留着，如果我把這

顆打掉了，我也就完了！天呀，這兒多黑呀！月亮那兒去啦？喔，天呀，怎麼今晚過不完

啦！（他在小心地摸着走前來）天呀！這兒是空地啦！我得躺下來休息一會啦。那班黑人

來捉我，我也不管啦。我不能不休息啦。

（他現在已走到前面，他的形體隱隱的可以看出。他的褲子已破得只剩腰間的一塊布了。他撲在地下，面向地，伸直了脚喘着氣，疲乏得動彈不得。漸漸的光亮起來，在瓊斯後面可看見兩行坐着的人形。他們都皺着眉頭，表示失望的態度，背彎曲着，面對面的坐着，他們的背都靠在樹牆上，好像有鐵鏈鎖着。這班黑人都赤身露體，除了腰間的一塊小布。起先他們不響也不動。後來漸漸的開始前後漫漫的搖擺起來，搖擺得全體一致，好像他們在船上隨着船的傾側，擺動身體。同時一聲低而悲哀的怨聲漸漸的升高來，合着遠處的鼓聲，成爲長而戰慄的失望的哀鳴，聲調高到使人不能忍受的時候，便又漸漸低下來到寂靜，但不一會又昇起來。瓊斯嚇了一跳，抬起頭來，看見那人形，便又躺下去，躲過眼睛不敢看。當哀鳴又昇起的時候，驚駭震動他的全身。但第二次他受了神祕的強迫也跟他們一起喊出來。他們的聲音昇高時，他也慢慢的坐起來，跟他們一樣的姿勢前後搖擺。他的聲音達到最高的悲哀，最高的淒涼。光隱去，聲音停止，正剩黑暗。我們可以聽見瓊斯爬

起來，逃走，他的叫聲低下來，漸漸的遠去，深入樹林中。咚咚的鼓聲更響更快，並且有得勝的意味了。）

第七場

五點鐘。一株大樹的下半截，生在一條大河的旁邊。高高的河岸在近後台的前部。河岸那面一汪白水，在月光下，閃閃發光，卻並無波浪，河的遠處隱在藍色的霧幕裏，看不清楚。瓊斯的聲音由左首上來，一高一低的悠長失望的哀鳴，與被鐵鏈鎖住的黑奴們的哀鳴一樣。合着咚咚鼓聲的節奏。當他聲低沉下去而寂靜後，他便走進台上的空地。他面上的表情呆板如石頭，他的眼睛有受困的哀光，他走路的樣子恍恍惚惚的如在夢中。他看看樹，看看石頭的祭台，看看月光蓋滿的河面，他把手摸摸頭，表示昏亂迷惑，不知所之。於是，好像順從某種隱藏的衝動，他用很虔誠的姿態，跪在祭台前面。於是他好像清醒一點了，略略的明白他在做什麼，因為他又挺起身來，向四周驚惶地望了望——嘴裏咕嚕了幾聲不連貫的話。

瓊斯

什麼——我在幹什麼？這是——什麼地方好像是——好像我認識這顆樹——這塊石頭——這條河的。我記得——好像我從前到過的。（顫慄）喔，天呀，我怕！怕！天老爺，救救我這罪人罷！

（從祭台那裏爬開去，他伏在地上，面藏着，肩頭一聳聳的因爲害怕而哭泣。從樹後，好像從樹裏跳出來一樣，一個剛果的巫醫的形體出現了。他是個枯瘦的老人，赤身露體，除了腰間掛着一塊獸皮，獸皮的長毛尾巴拖在前面。他的身上滿塗紅色。兩羚羊角生在頭上，角向上捲，一手拿着骨製的響器。一手拿根魔棒，棒的一端縛着白鷹的羽毛。頸上，耳上腕上踝上都掛着許多玻璃和骨頭的裝飾品。他無聲響的雄視闊步的半跳半走的踱到空地——祭台與瓊斯的中間。於是頓一下脚便開始跳舞與歌唱。好像響應他的號召，咚咚的鼓聲突又猛烈興奮起來，使空氣中充滿了顫慄的音樂。瓊斯抬起頭來，跳起身來，立成半跑半蹲的姿態，這姿態要保持很久，表示他給新鬼迷住而麻痺了，巫醫旋轉着，頓頓脚，搖響手裏的響

器。他的聲音一高一低，古怪的單調的低唱，沒有字眼的斷落界線。漸漸的他的跳舞顯然是啞劇的敘述故事，他的低唱是念咒語，鎮壓住兇猛的某神的求討犧牲。他逃，羣鬼追，他躲，他又逃。他逃得愈急，追的羣鬼也愈近。漸漸的恐懼佔有了他。他的低唱昇到很興奮的音調，中間插了許多羣鬼尖銳的喊叫聲。瓊斯完全受了催眠。他的聲音也參加了念咒語，他用手拍着拍子，上部身體也跟着韻節前後俯仰。這跳舞的精神和意思已深入他的靈魂，變成他的精神。最後這啞劇猝然中止，代以失望的痛呼聲，忽然又代以野蠻的希望。他得救了。罪惡的魔鬼求討犧牲。他們必須得到滿足。那巫醫用魔杖指聖樹，指河，指祭台，最後用兇猛的命令式指瓊斯，瓊斯好像明白了他的意思。要犧牲的是他自己。他沮喪地在地上連連叩頭，他歇私的里的哀鳴。）

可憐我罷，天老爺呀！可憐我罷！可憐我這個苦惱的罪人罷。

（巫醫跳到河岸上。他張開手臂，向深水裏的神叫喚。於是他慢慢的向後退他的

手臂依然伸開。一大鱷魚的頭探上岸來，牠的綠色的眼睛釘住了瓊斯。他迷惑的瞪着牠們。巫醫跳到他身邊，用魔棒碰他一下，做個手勢叫他投向那可怕的鱷魚那面去。他用肚子蠕蠕的移近去，不斷的哀鳴。）

可憐我罷，天老爺呀！可憐我罷！

（那鱷魚把一半的身子上岸。瓊斯蠕蠕的行近他。巫醫的聲音表示着極大的喜歡又高又尖，咚咚的鼓發狂一般的打。瓊斯猛烈的疲乏的痠痛的苦苦的叫求道。）

天老爺，救救我！耶穌基督，聽我的禱告罷！

（立刻有回應給他的禱告，他頓然想到還有一顆子彈。他很快的拉了出來，輕蔑的高叫道。）

銀子彈！你這東西還喫不了我！

（他向前面的綠眼睛開鎗。鱷魚頭沈下河岸去，巫醫跳到聖樹後面不見了。瓊斯

天邊外

二〇八

伏面躺在地上，手臂伸開着，害怕地哀鳴着，鼓聲裏帶着嚴重報讎的意味。

第八場

天初亮。佈景與第二場同——樹林與平原的分界處。最近平原的幾株樹幹已隱隱的看得出來，但樹幹後面仍然是一片黑影。咚咚的鼓聲就在這地方響而顫動。稜姆由左首上，後面跟着一隊兵士和倫敦商人施密塞。稜姆是強壯，猿臉，老年，最能代表非洲野蠻的土人。腰上束着手鎗和子彈帶。他的兵士都穿得破爛的半赤露的黑人。他們都戴着闊邊的櫻葉帽。每個人帶根來福鎗。施密塞跟第一場裏一樣。有一個兵士，分明是追蹤者，在地上銳敏地察看。他咕嚕一聲，指指瓊斯走進樹林的缺口。稜姆和施密塞走過來看。

施密塞

(看了一眼，厭煩的轉開去)

這是他進樹林的地方，對極了。這對你有很多好處呢。

這個時候他早在幾英里路外安安全全的到了海岸了，倒霉的我老早告訴你，要給他溜走的，可不是麼？——浪費了一整晚，打倒霉的鼓，玩愚蠢的魔法！天曉得，一

羣笨驢！

稜姆

（喉間發音）我們會捉住他的。你瞧着罷。（他給兵士一個手勢，他們圍成半圓形蹲下來。）

施密塞

（惹怒的）喂，你倒底要不要到樹林裏去捉他呢？老等着有什麼好處呢？

稜姆

（不動聲色——他自己也蹲下來）我們會捉住他的。

施密塞

（輕蔑的轉開身去）喔！該死！他比你們全隊人都好得多。我看見他就恨他，但我要

幫他說這句話。

（樹枝壓斷的聲音從樹林子裏傳出來。兵士們跳起來，瞄準了鎗。稜姆仍然不動聲色的坐着，但用心的聽。樹林裏的聲音又起。稜姆用手做個手勢。他的兵士們不聲不響的很快的爬入林中去，分散着從各方面進去。）

施密塞

（在靜寂中——輕蔑的低聲說道）我希望你不要以為這就是他呀！

稜姆

（安靜的）我們會捉住他的。

施密塞

倒霉的肥胖的傻瓜！（回想一下——懷疑）不過，說不定會有的。如果他在臭樹林

裏迷失了路，說不定他會不知不覺兜圓圈的。許多人這樣過。

稜姆 (斷然的) 哂——! (幾響來福鎗聲從樹林子裏傳出來，接着野蠻人同聲歡呼起來，鼓聲頓然停止。

稜姆抬起頭來看看白種人，得意滿足的笑。) 我們捉住他了。他死了。

施密塞 (咆哮) 你怎麼曉得是他呢？怎麼曉得他死了呢！

稜姆 我的兵士都有銀子彈。當然把他打死了。

施密塞 (驚) 他們有銀子彈？

稜姆 鉛子彈打不死他，他有魔法。我給他們錢，叫他們造銀子彈。也有很利害的魔法。

施密塞 (才明白過來) 所以你們整晚上不睡？你怕反抗他，一直等到造好了銀子彈，是

不是？

稜姆 (照事實說) 是他有利害的魔法。鉛沒有用。

施密塞 (拍腿大笑) 哈哈！你們都在見鬼呀！(恢復過來——譏刺的) 我賭呢他們打的一定

不是他！

稜姆

(鎮靜的) 現在他們抬他上來了。(兵士們從樹林中出，抬着瓊斯的柔軟身體。他左胸上有一紅

紫色的鎗洞。他已死了。他們抬到稜姆面前，稜姆很滿意的檢視一下。施密塞靠在他肩上一一用害怕的音

調說) 喂，瓊斯，他們對付你的很不錯呀，我的孩子！死得像燻過的鱗魚！(譏諷的)

皇帝陛下，你的高貴的有權勢的神氣。那兒去了？(於是露齒一笑) 銀子彈！但是天呀，

無論如何，你死得也够風光啦！(稜姆做手勢叫兵士們把屍首由左首抬去。施密塞很輕視的向

他說。)

施密塞 你以為你的魔法和打鼓使他迷路跑圈子的麼？(但稜姆並不回答，也好像沒有聽到

這個問題，跟蹤的兵士由左首下。施密塞輕蔑地瞧着他。) 笨得像木頭，統統都是倒霉的黑

人！

——幕落——

附錄 戲劇家奧尼爾評傳

攸勤·格拉士東·奧尼爾 (Eugene Gladstone O'Neill) 於一八八八年十月十六日生於紐約百老匯。他父親叫詹姆士·奧尼爾 (James O'Neill)，是演浪漫英雄派的藝員。他生後的七年跟着父親的戲班子遊歷美國各大城。他母親媿妲·昆蘭·奧尼爾 (Ella Quinlan O'Neill) 伴着他父親走遍各大城，但據奧尼爾說，他母親很厭惡舞臺空氣。奧尼爾的神祕性還是他母親遺傳給他的。他在天主教寄宿學校裏住了六年，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城的柏茲中學 (Betz Academy) 裏讀了四年，後來在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一九一〇年班上讀了一年。因為他在校鬧事被迫休學一年，但一年後他並不回去。他在郵政匯業局裏做了一年書記；後來據他自己說，『發現一樁發洩隱藏着的浪漫情緒的機會』，他跟着一個採礦工程師到西班牙屬的宏都

拉斯 (Spanish Honduras) 去探險。八個月之後，他患了瘴氣的熱病，便不得不送回家來。據他說，『很多苦頭，一點浪漫斯，金錢的利益毫無。』後來他在白姊妹戲班 (White Sister Company) 裏當助理，他的父親跟女演員維奧拉·愛倫 (Viola Allen) 就在這戲班裏當演員。那時他看了許多康拉德 (Conrad) 和傑克倫敦 (Jack London) 的小說，他就起了航海的野心。所以他坐了挪威的帆船到倍諾斯愛勒 (Buenos Aires) 去，在海上六十五天不見陸地，他在倍諾斯愛勒住了兩年（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任職於威思丁屋電氣公司，快速包裹公司，新合縫衣機公司，薪工僅够維持生活。後來他從倍諾斯愛勒到南非洲德爾班 (Durban)，在牛船上照管騾子。他回到倍諾斯愛勒就失業了，住在海濱有時連飯都沒錢買來喫。睡覺的地方都沒有。後來他在英國遊歷輪船上當水手，坐船到紐約，到了紐約他住在詹密牧師家裏。後來在美國出洋輪紐約和菲列得爾菲亞兩船上當海員時，他已經是很好的水手了。這是他最後的海上經驗。甲板生活留下個不可磨滅的印象給他。他在新奧爾良加入了父親的劇團，在美國西部遊歷演劇，

演的戲便是 *Monte Cristo*，他扮演一副角。劇團遊歷到紐英命，全家便在那裏避暑。他們年年如此的，所以他對於紐英命很熟悉，現在他又擔任新倫敦電聞報的外勤記者，常常去參觀法庭，訪問機關，所以對於紐英命更熟悉了。

一九一二年冬他忽然害初期肺病，於是送到康涅狄格州葛牢田的療養院去療養。在醫院裏無所事事，便清理他各種的經驗，決定他將來願意做的事。最早鼓勵他寫作的是電聞報主筆，他現在在病院裏有空暇的功夫去思索要寫的一切東西。不久出了醫院，他就開始寫作。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四年冬天他寫了八本獨幕劇和兩本長劇。內中最值得我們記得的是東航往卡狄埠 (*Bound East for Cardiff*)。當時他看了很多的書，尤其是劇本，一方面他的健康也漸漸恢復過來。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他在哈佛大學培克教授班上學寫戲，得了不少的鼓勵，雖然在當時所寫的戲都沒有什麼特別好的。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六年的冬天他住在紐約的格林維基村 (*Greenwich Village*)，觀察各種樣的人物，本國的和外國的。一九一六年夏他到麻薩諸塞州普洛文斯坦城

(Provincetown, Massachusetts) 去參加普洛文斯坦劇團的演戲；他的東航往卡狄埠就在碼頭戲院 (Wharf Theatre) 裏演出的。

普洛文斯坦劇團是由劇作家和演員合組成功的。奧尼爾如果不碰到這純粹愛好藝術的劇團，當然也會寫劇本的，不過這劇團給他不受任何拘束的自由空氣和鼓勵他作普通商業劇場所不能允許的試驗——這對於他戲劇天才的發展是有莫大幫助的。不過他貢獻給劇團的比劇團給他的還要多，他和劇團的共同努力是美國戲劇史上的重要偉蹟。

一九一四年出版的幾齣獨幕劇，除了東航往卡狄埠一劇外，其餘如渴 (Thirst) 蛛網 (The Web) 霧 (Fog) 警告 (Warnings) 和莽撞 (Recklessness) 都是學習的作品，摸索着找一個適當的寫戲方法，本身是沒有文學價值的。渴和霧兩戲在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一七年的夏天由普洛文斯坦劇團演出。警告比較有價值些。牠的情節是講一個無線電發報生因耳聾而起良心上的痛苦，他對於工作的責任和對於家庭的責任

起了衝突。東航往卡狄埠是他最早的傑作，最早上演的戲，描寫甲板上生活，把真實與想像融和於一爐，沒有人能勝過他。他描寫兩個海上朋友，一個楊克（Yank），因跌傷病勢垂危，另一個德立斯考（Driscoll），愛爾蘭人，忠心地服侍他的朋友，同時其他的水手們都已呼呼入睡了。楊克說他們在世界上週遊了幾次，也看不到什麼好的東西，他就夢想拋棄海上生活回到鄉間去種田。他們甘苦同嘗的友情襯託得非常親切，但描寫苦痛的時候卻並不涉於傷感。奧尼爾從愛爾蘭人血統裏得來的忠心，從美國清教徒傳統得來的道德勇氣，都在兩主角的性格裏具體表演出來。遼遠的歸途（The Long Voyage Home）也是一齣悲劇，一個瑞典的水手奧爾孫（Olson）決心不再喝酒，一心要回本鄉去住在他母親的田地上，但他的雇主拖他下船，那船名叫 Amindra，那船上的水手是出名的兇暴——是海上最壞的一隻船——在路上又給人搶了他的東西，在航行過好望角時有很多的恐怖。最悲哀的一場是他用簡單的話表達出他思鄉的情緒，但觀眾卻已早知道他注定的命運。卡立俾之月（The Moon of the Caribbees）一戲裏生

動的描寫英國海船上的粗鹵生活，尤其是喝酒和玩黑種女人。英水手施密特對於這種惡劣情形在靈魂上非常反抗，但當音樂聲起來的時候，他不能不用喝酒來忘掉這引誘。

危險區內 (In the Zone) 一戲雖在舞臺效果上很好，但戲的價值遠不及卡立俾之月。歐戰正在進行中，有人疑心施密特是一個偵探，水手們便怕遭潛水艇的暗算，以為在他的睡艙裏藏着炸彈。原來他艙裏有一箱一個女子寄給他的信，爲了這個女子他喝上了酒，而他的不得志就爲的是喝酒。他們把他抓住，翻他的箱子，結果變成喜劇。上述的四齣戲：卡立俾之月，遼遠的歸途，危險區內，和東航往卡狄埠，於一九二四年在普洛文斯坦戲院同時上演，成績以最後的一齣爲最佳。人物的描寫印象甚深，尤其是特立斯考，施密特，奧爾孫和楊克四人，熱情的愛爾蘭人，和平的英國人，遲鈍的瑞典人和實事求是的美國人，觀衆們看了都能深記不忘。

還有一齣很好的獨幕劇，名鯨魚 (The)，於一九一七年由普洛文斯坦劇團演出。這齣戲描寫一個人物，捕鯨船的船長，他的鐵一般的意志，任何人任何方法都不能動牠分

毫。他在海上捕捉鯨魚尋了兩年，尙嫌不够，他的妻懇求他回去，他的水手們以暴動來威嚇他，他都置之不理。當他們看見鯨魚的時候，他的妻因爲孤零和冰雪中住得太久而發狂了。這齣戲的用意是表示氣候之能影響人類的天性，當緊張到最高度的時候，牠能引起人類最快最有力量反動。

其他許多獨幕劇都比較不很重要。如早餐前 (Before Breakfast 一九一六

年) 一劇是講一個常常抱怨的妻子把丈夫逼到自殺的路上去，顯然受的是斯德林堡 (Strindberg) 的影響。繩 (The Rope 一九一八年) 一劇也是受的是斯德林堡 的影響。內容講一個不肖的兒子回家來向老父親要錢，老父親掛一根繩子在穀倉裏叫他去上吊，於是他跟壞妹夫暗算老父，設法偷取藏金。有一天他跟小甥女玩耍，教訓她怎樣把錢丟在水裏，她到穀倉去，看見一根繩，拉了下來，不意竟把老父的藏金都拉了下來。於是她偷偷的爬到山壁上去，把藏金一塊塊丟在海中，但同時不肖子和妹夫正在施酷刑於老父，要他說出藏金的地方。這是一齣諷刺劇，諷刺人生的空虛。一九一九年他寫成另一

獨幕劇做夢的小子 (The Dreamy Kid) 一齣黑人生活的戲。這些獨幕劇都是將來同一類的偉大劇本產生的準備。還有一齣獨幕劇十字爲記 (Where the Cross Mas Made) 是一九一八年爲普洛文斯坦劇團秋季公演而寫的，即將來長劇黃金 (Gold) 的一部份。

他後來又跟半職業的劇作人戲院 (Playwrights' Theatre) 發生關係，奧尼爾遂拋棄了獨幕劇，而開始寫正式嚴格一點的長劇。一九二〇年二月二日在麻洛斯各戲院 (Morosco Theatre) 上演天邊外 (Beyond the Horizon) 此劇已由我改譯成中文，曾發表於新月雜誌，在奧尼爾一生事業中最值得紀念的一天。從此之後他已引起了一般劇人的注意，認爲發現了一個有創造天才有力量的新劇作家。表面上看起來，兩兄弟同時愛一女子本是個老故事。但這不是天邊外的主題。馬安華 (原名 Robert Mayo) 現按改譯本稱呼以便讀者與改譯本對照) 是個夢想者，詩人，對於田間厭煩的生活不合脾胃。他常常夢想到看不見的地平線外去冒險，後來他的舅父願意帶他出去，

達到了日夜所禱求的機會。當他是個病弱的小孩子時，他常爲天邊雲彩美所迷惑所安慰，他常常聽見天邊外有個聲音叫他去。但有許多俗事，尤其是兩兄弟同愛一女子的不幸事件把這夢想打破了。那女子麗金（原名 Ruth Atkins）受着一時幻想的支配，在安華臨行前一天竟出乎安華意料之外的道出愛意，因安華及他的全家滿以爲她愛的是他哥哥安榮（原名 Andrew）。安榮知道那女子並不愛他而愛他的弟弟，傷心到什麼似的，所以當他弟弟決心不出去的時候，安榮願意代替他去航海。他們的父親聽說安榮要離開田地，怒不可遏，恨不能打他一頓。後來他們弟兄說再會的時候，他們不但沒有仇意，並且把弟兄的友情更確定得牢穩了；這一場戲同時表現人類的熱情和節制可說登峯造極了，不愧爲近代戲劇中的不常見的傑作。這戲的根本推動力是麗金的致命的戀愛錯誤。安華當農夫是完全失敗，而他的一生便和妻子的爭吵，丈母的怨言和不配做田事的自責作長期掙扎的痛苦生活中消磨過去。他祇有兩樁安慰，一是書，一是他的女兒。麗金後來發現自己並不愛安華而愛安榮，所以她熱切的希望着他回來，當安華譏

諷似的講到安榮的索然無味的信的時候，麗金再也耐不住她的真情，訴說出她愛的是他哥哥安榮。安榮回來了，他分別告訴安華和麗金他對麗金的熱情幾個月後就忘掉了。她聽到了，知道已經絕望，安華聽到了，更爲不安，但安榮感覺到空氣窘迫，第二天就離開了。五年之後，情形壞到絕點。他的小女兒死了，自己害了致命的肺病，但他還希望將來。安榮帶了肺病專家來檢驗過之後，安華知道自己勢在必死，他就偷跑到山邊去，望着從未去過的天邊外。他的最後一段話，依然滿是希望：

「安華 你不必爲我悲傷啦。你瞧見我到底是得到幸福了——自由了——自由了！——脫離了田地去自由了——自由地到處去遊浪——永無窮期的遊浪看呀！在這些小山外邊不是很美麗麼？我能够聽見從前的聲音在叫我去呢——（歡躍地）現在我就要去了！這不是最後的終點，而是個自由的開始——我的航行的起點呢！我到底走上了我航行的路了——到底得到解放的權利了——在那

天邊的外面呢，你應該喜歡——喜歡——爲我而喜歡呀！」

那歡樂希望的精神使天邊外成爲偉大的作品。奧尼爾知道人類最寶貴的是使我們生存的幻想；並且這齣戲完全合於希臘悲劇最嚴厲的試驗，劇終時我們同情於劇中一切受苦的人，把我們的俗慮洗滌乾淨。使我們感到心地純明。劇中人物個個有特性，就是兩位母親也活翊如生，並且他們是喜劇的人物，減少悲劇的慘痛。

此戲共分三幕，每幕兩場，在形式上合乎沿習的和自由的之間。他使形式受戲劇觀念的支配，保持動機的合一。此戲贏得一九二〇年的普列茲戲劇獎金，在芝加哥職業戲院演完之後，各愛美小劇場也爭相競演。奧尼爾自後雖然屢次改變作風，但天邊外至今是他作品中最好的一齣。安華實際上就是他自己，他的愛冒險引誘他到南非洲和南美洲去，因此而明瞭航海的生活。安華說：『叫我去的是美，遠處和神祕處的莫呼喚我去的，』這實在是奧尼爾自己在說話。

克里斯多福生 (Christopherson 一九二〇年) 是跟着天邊外上演的一齣戲，結果失敗，所以後來重寫，改稱爲安娜克里斯蒂 (Anna Christie)，草莖 (The Straw) 也

是一九二〇年寫的，但到一九二一年纔上演。在這一齣戲裏反映着奧尼爾在療養院和當新聞記者的經驗。戲開場時表演歐琳卡莫提 (Eileen Carmody) 的粗鹵的父親的自私和她的情人怕她肺病傳染的膽怯。她已確定害了肺病，不能不離家到醫院裏去療治，在這院裏她愛上了一個同病相憐的斯蒂芬，但是她很失望，因為斯蒂芬並不愛她。在半夜路上的一場，歐琳告訴斯蒂芬如何愛他，但她明知他只能以友誼的情愛她，這一場印象非常之深。最好的是最後一幕，四月之後，歐琳已遷入絕望的病院裏，臺上分兩室，一門隔着，一面是歐琳的病房，一面是外室；斯蒂芬跑來看她，看護要求他假裝愛她使她快樂，他因感激歐琳鼓勵他寫作的熱忱和報答她熱烈的愛，遵看護之命辦去。斯蒂芬進去了，說了一篇謊話，那知道這謊話竟變為事實。歐琳得到了希望，從她的眼裏閃出她天生的美的光來。把斯蒂芬的愛苗燃着了，頓然間擴為熱情。愛情一發生，他立刻明白她的病已是絕望，因此把他陷入愁悶的情態。她在快樂中覺察到她的悲哀命運，他於是不能再撒謊，告訴她現在他又病了，所以將來可以一同出去。他出去了，關上門；最先他請看

護鼓勵他，但後來他責斥她把人類快樂的希望放上一個限制。劇終的情緒和天邊外相彷彿，在歡躍的希望中閉幕。

他把先前用過的材料重寫成兩齣長戲，一齣失敗了，一齣卻大爲成功。失敗的一齣是黃金 (Gold)，是從他早年寫的獨幕劇十字爲記改編的，另一齣是安娜克利斯蒂 (Anna Christie)，從失敗的克利斯多福生改編的，這兩齣戲都是一九二〇年寫成，一九二一年上演。黃金的主人公白脫萊船長因爲他在荒島上發現一箱金飾，以後便念念不忘的想去取。他是個個性很強的人物，等船沉沒了，水手都死光了，他還是癡心妄想的等船回來。獨幕劇的情節比長戲來得緊張，不過長戲裏的第一幕，描寫六隊人在荒島上飢寒交迫，殺死兩個人來充飢，寫得非常有力。白脫萊船長的堅強意志就是全劇一貫的潛力。這齣戲祇演了十個晚上就停止了。

安娜克利斯蒂是講一個瑞典的老水手，他不願意他女兒去受『惡魔般的海』的損害，寄養她在西部鄉間。我們滿以爲她是個純潔的鄉下姑娘，那裏知道她一上場把我

們的幻想完全打破。所以第一幕是奧尼爾所寫劇本中組織得最精緻的一場戲。她父親養着一個老娼妓，女主角上場了，把皮箱一放，馬上就說：『快給我一杯威士忌酒——再放點姜皮酒。』兩女子的談話把往事一一翻案出來，把觀衆先前的設想給現實打得粉碎。那老娼婦說：『你一進門我就知道你。』安娜回答道：『你好聰明呀！我也知道你。你就是四十年前的我。』她到了海上受了海霧的清洗，把醜惡的過去洗淨，重新做人。這個重生出的象徵非常有詩意，感人也非常之深，但結果又從希望裏回到現實，未免使人感到失望。愛她的有兩個人，都願意和她結婚。她把過去的一切事情告訴給他們聽，他們都驚呆了。他們同去喝酒，想把這事忘掉，喝醉了，都簽了名同船準備到外洋去作長期遊歷去。

瓊斯皇 (The Emperor Jones) 已由洪深君與我合譯出來，見文學第二卷第三

期。雖然上演的時間比安娜克利斯蒂早，但牠的寫成的確在安娜克利斯蒂之後。奧尼爾的戲劇藝術在這齣戲裏有顯著的進步。牠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由普洛文斯坦劇團

演出。他不用幕，而改分爲八場。他反對老戲的通例不用獨白，在這本戲裏最感動人的就是用獨白表達出來的戲，使戲一步緊一步的向前邁進。他挑選一個火車裏當侍役的黑人來當主角，他因爲犯了殺人的罪不能不離開美國。他逃到西印度島上去，自立爲瓊斯皇，第一場佈景就在他皇宮裏；他用欺騙方法贏得國皇的尊嚴，宮中有一低微的英國商人施密塞，跟他狼狽爲奸。瓊斯皇既有能力又有膽量，所以能統制着全島。他之所以能得到現有的地位是把他在花車上聽到的乘客的談話應用出來。此外他利用黑種土人的迷信恐懼：有一次一個敵人向他開鎗，鎗彈失了火，他就說祇有銀彈纔能打得死他。施密塞說這是運氣，瓊斯回答說：『我有腦子，我用得快。這不是運氣。』但施密塞跑來告訴他消息；黑種土人已經棄他而去了。於是從遠處的山上傳來冬冬的鼓聲，低而顫動。最初鼓聲跟脈跳的次數一樣，但慢慢的快起來直到幕落。鼓聲的應用在這齣戲裏最能增加戲的效果。牠是一貫的力量，把戲的情節都聯接在一起；牠可以增強人物和觀衆所需要的心情，因爲牠回到原始人表達情感的方法。瓊斯立決離棄皇宮，從大門出去，其勇敢其決

斷，引起我們的敬仰，『瓊斯皇從來處回去，這班黑鬼誰敢阻擋我。』從第二場到第七場我們眼看著瓊斯皇的逃走，在『幽暗的不調和的寂靜樹林中』逃來逃去；在樹林的另一面有他的安身處和外國銀行的藏金，祇要能穿得過樹林去。在樹林中遇到許多神祕的鬼怪。在第二場裏他看到自己想像裏的『小而無定形的恐懼。』他開了一鎗把牠們趕走了。他帶來的手鎗裏裝着五顆鉛子彈一顆銀子彈，那銀子彈是防備被捉時自殺用的。第三場他看見他從前當花車侍役時殺死的黑人澤夫，他跟他講話，實際他在緊張情緒的壓迫下獨自在說話，後來開了一鎗，纔把幻想趕走。第四場謀害看牢的白種人的事又重演一遍，戲劇空氣又緊張起來。第五場他已跑得衣破身瘦，在一片空地上看到黑奴拍賣場，他是被賣的黑奴之一。於是一載黑奴船的幻想出現，他被迫加入他們去划船。第七場他又回到剛果河邊，土人跳着犧牲和死的舞，由巫醫領導着，跳到最緊張的時候，巫醫跳到河邊上把鱷魚神叫喚上來，又做手勢叫瓊斯迎上去給他喫。瓊斯給他催眠了，但他求上帝救他，忽然他想到最後一顆的銀彈。他把鱷魚打死，自己就倒在地上。最後一場

又回到瓊斯進樹林的地方，黑人並沒有追他們，早知道瓊斯會走一個圓圈回到這兒來的。土人們預備了幾顆銀彈預備打他。他們聽到瓊斯倒地的聲音，跑進去開了四鎗，把瓊斯擡上臺來。

奧尼爾真是一個打破傳統形式而主張自由的創造作家。但他的戲劇形式上雖較自由，對於戲劇技巧的普通規則雖則輕視，可是對於戲劇的基本規律卻並不違背。時間的合一律他服從的；地點的合一律他卻違背的；但他以印象的合一律來代替。瓊斯是人類恐懼的戲劇；害怕的情感是一種力量，攙和在各場的戲裏，使他跟自己罪惡的往事，跟他祖先的兇惡的命運，跟幾世紀來的愚蠢，作正面的衝突。

瓊斯的成功使奧尼爾的戲劇家地位從此穩固了。牠在美國到處上演，都給很深的印象於觀衆。扮演瓊斯的都是美國舞臺上的名角：黑人如 Charles Gilpin 和 Paul Robeson，白人如 Rutherford Mayne，都演得出神入化。因為瓊斯雖然是罪犯，但他天性忠誠，他的絕望的反抗命運都能引起觀衆的同情。

不相同 (Different) 跟着瓊斯皇在同年十二月上演，不過遠不及瓊斯皇來得重要。劇情講一個女子對於未來的丈夫有個很高的理想，不幸跟她訂婚的水手，她發現從前也有過曖昧的事情，所以她就拒絕不嫁他。三十年後一個年輕的兵士剛從大戰回來，她因性慾的飢渴，一定要嫁給他。那老水手三十年前的情人，尙未娶妻，看到他的理想失敗，跑到穀倉裏去上吊。不意那年輕兵士拒絕她，她祇好預備也到穀倉裏去上吊。這齣戲完全是摹倣斯德林堡的，但摹倣得很壞，第一幕寫得還好，但這齣戲祇能算是一種失敗的試驗。

一九二二年三月他的最早的人類 (The First Man) 上演。這齣戲在舞臺上完全失敗。那丈夫是人體構造學者，準備出去找尋人類最早的痕跡。他一心工作，什麼事都不管，忽然發現他妻子有孕，大爲不樂，因爲他要妻子做他的助手。因爲丈夫的不樂使全家疑心她與別人有染，後來他妻子生了孩子就死了。丈夫竟由不樂而變爲恨，拒絕去見他新生的兒子。但是當他發現別人懷疑的時候，他便把兒子抱來，交給他的姑母，以釋羣

疑。這齣戲的缺點就是那丈夫的性情似乎太不近人情。以職業與愛或家庭生活爲衝突的兩種對力，本是很好的戲劇材料，但奧尼爾太趨絕端，令人不能相信。這齣戲可以寫得很好，不能成功，未免有點可惜。

毛毛人 (The Hairy Ape) 是一齣象徵戲。楊克，某大海洋船上的火夫，代表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如果沒有好的引導可以破壞世界。他也代表原始人向上的奮鬥，也代表民族生存必須經過的可怕的爭鬥。他的力量可以使船前進，即代表有着推進世界的力量。他最先對於有錢人或懶惰的人並無惡意；他輕視一般騷動的人，因爲他以他的氣力爲快樂——雖然他住在活地獄式的火爐間裏，他以滿足自己的職業來解決人類的問題。但滿足代表停滯，不滿足纔能促動進步。他受到鋼鐵聯盟主人的女兒的輕視。他纔想到向她報讎。他求援於人家，但人家都拒絕他，最後他求助於一大猩猩，把他從籠子裏釋放出來，但大猩猩反先把他咬死了。

一九二三年他寫成銜接 (Welded)，這是一齣夫婦兩方面衝突的戲。他們的痛苦

就因爲他們太相愛了。兩人的脾氣都壞到極點，又爲結婚前往事所騷擾，時常吵架。衝突到激烈的時候，各人用最殘酷的手段互相傷損。妻跑到丈夫最妒嫉的男子那裏去，丈夫去找妓女；但終究兩人是相愛的緣故，不約而同的都回來和解了。

一九二四年春季他把考列律治 (Cojeridge) 的古舟子 (The Ancient Mariner) 改成劇本，上演於普洛文斯坦劇院，雖然不很成功，但這是很好的一個試驗，試驗的結果證明考列律治的原詩頗有戲劇的特性。古舟子站在屋子門口，屋子裏進行着婚禮，婚客來了，他留住婚客，把故事講給他聽。古舟子在前臺講，戲就在後臺演。

一九二五年上演的青年的源泉 (The Fountain) 是一齣浪漫的象徵戲。主角詹安 (Juan Ponce de Leon) 與哥侖布同船到新大陸，不過各人的目的不同。詹安是去找尋青年的源泉的，是爲西班牙的榮耀而去的。當他們看見新大陸時，水手們都跟着哥侖布跪下來，手裏拿着十字架，代表他們宗教的信仰，唯有詹安拿着西班牙的劍。他愛上了舊情人的女兒，他去找尋年青的源泉無非想贏得那女兒的愛情。年青的源泉就是永

存的美，美是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這齣戲頗有詩意，可惜在舞臺上完全失敗。

上帝之子皆生翼 (All God's Children Got Wings) 一劇是一九一三年寫成的，一九二四年五月上演。這齣戲描寫黑種人和白種人混雜婚姻的悲慘結果。黑人詹姆·海立是個受教育的努力的人，他明知道一般人對於異族的成見，很勇敢的和他的白種戀人媿妲陶妮結婚。但他的白種妻子爲環境所威逼，竟成了瘋狂。瘋狂時的獨白是非常真實，不像舊舞臺上的獨白是以傳達消息爲目的，她的獨白是以表白自己個性爲目的。

榆樹下的慾 (Desire Under The Elms) 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演出的。前後演了將近有一年光景，輿論譁然。有人以爲這是一齣有傷風化的戲。那劇情是講一個七十多歲的嚴父娶了一個三十五歲的女子做第三個填房。他的兒子哀朋是第二填房所生，已有三十二歲了，父親的幾十畝田，哀朋早已認作是他的財產了，見父親又娶了一個年輕後母，以爲她是來謀取他財產的，心裏十分憤恨。那後母也想得這些田，她對老人說，也

許她還能替老人生個孩子。老父聽了喜歡極了，答應她如果生個兒子，願將財產全部轉讓給他。於是她陰謀地去誘惑哀朋，果然有孕了，生產之後，老父還當是自己所生。不幸在誘惑的過程中，他們竟真的互相愛上了。哀朋把實情告訴父親，父親卻對他說這完全是他後母的陰謀。哀朋又氣憤又失望，準備離家遠去。後母發急了，爲要表明她的真誠，她將那新生的孩子殺死。哀朋此刻纔相信，但很駭怪，便去奔告警察。最後他自認是同謀，和她一同入獄去。此戲最後一段的殺兒殘酷情緒，很像希臘的悲劇。舞臺的佈置也很別致，四間房子，上下左右，在臺上卻看得清楚，樓下在開跳舞會，慶祝新嗣的誕生，樓上一間裏哀朋憂悶地坐着一間裏那後母在逗着孩子玩。在這樣場面下諷刺的空氣非常濃厚。

一九二六年一月大神勃朗 (The Great God Brown) 在格林威區村戲院上演，是一齣十足象徵的戲劇中的四個主角，各人代表一種人生的不同觀念，隱示人類靈魂中衝突的激流，神祕的潛力。總之，人生是神祕的，我們祇能感覺到神祕，卻不明白神祕的意義所在，他就是要把神祕的人生觀念用象徵來表現在舞臺上。

奧尼爾此時已被大家公認為美國現代戲劇家中特出的人材，他的聲譽也遠播到海外去，所以耶魯大學送給他文學博士的銜頭，因為他能將新的活的形式加在舊而久的藝術身上。

一九二七年他的馬可百萬 (Marco Millions) 上演這是一齣諷刺的浪漫劇，也含有象徵的意義。主角馬可波羅 (Marco Polo) 本是一個著名的東方旅行家，在這本戲裏他是個純粹唯物主義的商人，利是他生存唯一的目的，他願意以冒險生命去求得。有一公主愛上了他，他卻因欲求事業上的成功，不能不拒絕她的愛，他是個能幹的壞人，觀眾當然同情於那公主，但也相當的同情於他。並且這齣戲同時象徵東西方文化的衝突，馬可代表西方，公主代表東方。

同年他寫成拉薩勒斯笑了 (Lazarus Laughed)，也是一齣象徵的戲，在一連串象徵戲中間，從源泉，馬可百萬，大神勃朗而至拉薩勒斯笑了，拉薩勒斯笑了可說是達到了象徵戲的高峯了。這是奧尼爾劇本中最有詩意最有想像的一齣戲。拉薩勒斯從墳墓

裏面回來的時候，他象徵能征服死的愛和快樂。人類在恐懼和自私的面前把愛和快樂都遺忘了。拉薩勒斯的笑並不是譏刺的笑，而是從他心裏深處放出來的，使聽見他笑的人都充滿了快樂。這齣戲不但是高深的詩，並且是好的戲。不過曲高和寡，不為美國觀衆所瞭解所歡迎。

一九二八年他的又一名震一時的奇異的插曲 (Strange Interlude) 上演了內容敘述一大學教授的女兒的一生，她和三個男子發生關係，後來嫁了一個，和另一個發生曖昧，生一個兒子，等到兒子長大了，隨着愛人而去，唯有最忠實的第三人倒始終如一的愛護她。這齣戲贏得一九二八年普列茲戲劇獎金。

一九二九年發電機 (Dynamo) 上演，這是一齣有人欲以科學代替宗教的悲劇。一九三一年悲哀的伊勒克特拉 (Mourning Becomes Electra) 上演，這齣戲描寫潛意識的慾和戀愛的衝突，使家庭裏起了互相慘殺的悲劇。去年他寫成荒涼 (Wildness) 一劇，描寫一個懷疑者重復信仰上帝。牠的演出方法頗為特別，劇中主角用兩人扮演，好

的一方面用一個演員表演，壞的一方面用另一個演員戴上假面具表演。

奧尼爾不但是個戲劇家，並且是個詩人；他的成功不單在舞臺上，他的注意力也不單在舞臺的技巧上，他啓示人類向上的奮鬥，甚至於在罪惡和恥辱中去找光明。他的戲劇藝術是有進步的。不但他的作品前後有一貫的邁進可尋，並且在美國戲劇史是個重要的推進者。莫堤 (William Vaughn Moody) 代表二十世紀爭發表自由的作家，奧尼爾作更進一步的要求。個人不再反抗上帝，命運或環境去發表自己。他要求更大一點的權利。個人要求應用創造的力量去創造自己。所以他的戲裏充滿了生命的創造的力量。雖然他後來用象徵的方法來寫出，但所寫人物無不生動而切合於實際人生。大神勃朗一劇，其吸引觀衆的力量，大半在人與人的鬪爭裏，並不在象徵的意義裏，他用象徵的方法把人類的問題表現出來，但他並不設法解決這個問題。他知道在人類的生命後面，有比人力更大的力量，這力量是什麼人都不能估計而祇能感覺到。

奧尼爾是個神祕主義者。他的神祕主義是克爾特 (Celts) 祖先遺傳給他的，和霍

桑 (Hawthorne) 愛麥遜 (Emerson) 的清教徒的神祕主義截然不同。克爾特民族是富於想像的，他們能設想比實際高尚得多的生活，能有燦爛的想像。他的話是從靈魂深處裏說出來的，最深刻，最動人，最重要。他的長劇都有使人向上和希望的快感——這足夠證明他的戲是真正的悲劇。克爾特的詩人是不悲觀的。在不相同一劇裏，死在面前的時候，他們還是充滿着快樂的情緒。在拉薩勒斯笑了一劇裏，他竟跨過死的限制，而達到『永久和平』的快感。

他的象徵主義也就是從克爾特祖先遺傳下來的。克爾特的繪畫，詩和宗教也都用象徵法來表達出來，他們知道要把神祕主義和實際生活縛緊在一起，必須要用具體的象徵來做聯繫。他的戲都表演以體力來作向上的奮鬥以達到精神的長成。

奧尼爾的戲不容易給人分類。第一齣長劇天邊外和後來的大神勃朗一比，竟是南轅北轍，絕對的不相同。但兩劇中的主角都和普通生活的限制作奮鬥，作明知失敗的向上掙扎，卻是相同。他的戲雖然根是深埋在美國的紐英倫——那是他生長的地方，是他

最熟悉的地方——但劇情本身並不受地方的限制。

他有許多地方很像霍桑，最主要的一點：他們都是美國的詩人，不過用散文來表達人類靈魂裏的美，雖然這靈魂曾受過誘惑和罪惡的鍛鍊，已把人生的萍鏽去除淨盡。他戲中人物的靈魂，或是偉大的，或是渺小的，但決無卑鄙的，無價值的。有的人物我們也許不喜歡，甚至於見了起寒噤——如瓊斯皇——但奧尼爾總描寫得他與衆不同，和那島上的工人截然不同。這不同的特點，像閃光的寶石，他放在人物的性格裏，即使是最低微的人物中；這就是愛麥遜所謂內靈魂的創造，生命力，形成他希望的福音。他雖然把許多戲劇的規則打破了，但他從不打破戲劇基本的定律。他真是個偉大的戲劇家，因為他的作品最合於藝術最大的原理——自由。自由挑選題材，用自由的方法寫出，不過他所創造的人物都是偉大的，他的寫法是誠懇的。

奧尼爾至今還在寫作和進變中，當然不能在此下總斷語。不過在現代美國戲劇界中，他的地位是確定地最重要的；他在不論那一本現代美國文學史中，奧尼爾的重要足

够獨佔一章。他的戲劇材料，不管是取之於紐約的窮人陋巷或是十三世紀的皇宮閨閣，全是浪漫的，但是他的寫法，最早是寫實的，到後來變成象徵的。象徵與浪漫很容易混合起來，祇怕結果會混亂，這是一種危險。將來不管他如何轉變他的作風，他總逃不出是個神秘的富於詩意的戲劇家。

參攷材料

Plays, by Eugene O'Neill.

Best Plays, by Burns Mantle.

Eugene O'Neill, The American Playwright, by Oliver Saylor.

The Playwright Unbound: Eugene O'Neill, by Thomas H. Dickinson.

Eugene O'Neill—A Study by Barrett H. Clark.

Eugene O'Neill, by Ernest Boyd.

Eugene O'Neill, by Clayton Hamilton.

Eugene O'Neill, by Hugo Von Hofmannsthal.

Eugene O'Neill, by Walter P. Eaton.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三版

◆(81322.3)

世界文學名著
天邊外一冊

Beyond the Horizon

定價國幣肆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Eugene O'Neill

譯述者 顧仲彝

上海河南中路

發行人 朱經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

國家圖書館



001707569



5
5

普